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7nB388

神鼎一揆禪師語錄

清　元揆說

成炯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車萬育序
    - 子宜氏序
  - 目錄
  - 住郢州月掌山壽聖禪寺
  - 住安陸府京山縣永隆禪寺
  - 住潭州神鼎資聖禪寺一
  - 住潭州神鼎資聖禪寺二
  - 住潭州神鼎資聖禪寺三
  - 住潭州神鼎資聖禪寺四
  - 明州瑞巖首座寮秉拂小參
  - 天童西堂寮秉拂小參
  - 拈頌古上
  - 拈頌古下
  - 像贊
    - 釋迦文佛像贊
    - 觀音大士
    - 普賢大士洗象圖
    - 彌勒布袋六子戲身圖
    - 荊南新建水月菴…
    - 笑巖寶祖贊
    - 天童三代祖圖贊
    - 弘覺忞禪師真讚
    - 遠菴老和尚像讚
    - 大溈慧山老和尚贊
    - 自贊
    - 沈或彬請讚雙親圖
    - 王石公居士真贊
    - 又自讚
  - 佛事
  - 機緣
  - 詩偈

- 送玅圓覺侄歸南嶽
- 天童道上作
- 種桂次弘覺老人韻二首
- 過洞庭湖
- 雙虹橋偕契先兄晚步
- 壬子除夕
- 黎淳夫內翰讀余詩有懷見招次韻
- 華嚴菴訪中和上人不遇阻雨
- 贈昶菴和尚
- 晤李讓肩進士
- 贈普菴堂恒現上座
- 新秋
- 示樸實禪人
- 寄盤山與峰和尚
- 寄芙蓉古梅和尚
- 壽石霜碧眼和尚六旬初度
- 次韻贈石霜耑使憨峰
- 寄南嶽一雨和尚
- 和余百逵文學遊山二首
- 人日送紺眉漢波二兄赴龍牙安眾
- 贈易九有文學
- 又贈次文震孟先生韻
- 子陵寺懷古
- 和覺範洪禪師竹尊者詩
- 集張郡侯署中道話賦贈
- 瑞巖老人書至并讀膺弟寄懷詩次韻
- 荊南龍山落帽臺
- 月掌即事
- 訪黎淳夫進士
- 淳夫讀玉首座新秋百詠有作次韻
- 挽黎淳夫中翰
- 余居放鷹臺田已颺寄詩見懷次韻
- 李盛生鄧旦生諸子過訪贈詩即韻答之
- 遊大蹟山贈九山禪師
- 題觀音巖
- 壽湘陰陳邑侯瑤鶴
- 湘陰邀契先和尚回山次韻
- 次韻答方大也居士

- 再次前韻招方大也來山
- 寄大龍崇山和尚
- 對菊懷友
- 遊玉池山
- 遲漢波兄不至
- 唐邑侯偕廖千能先生蔣孝廉入山紀賦
- 唐邑侯見和用前韻再答
- 廖千能明府見和用前韻再答
- 蘇祗先天牧昆仲諸文學來山和詹教授詩見贈次答
- 重訪中和上座於新搆田園精舍次壁間韻
- 諸葛祭風臺次石碑韻
- 山樓
- 登金山作
- 應月掌請曉發荊南
- 寄楊觀吾居士
- 菴中同張維時坐雨
- 次韻答丁晉臣明經三首
- 隨菴和尚舟抵星沙書來四絕次韻
- 爆竹頌示眾
- 募齋僧
- 募修石橋
- 募供佛燈
- 募知浴
- 禪子募三衣乞偈
- 募油鹽供眾
- 募修造
- 募裝大佛金身
- 示昱堂炯首座
- 示慧鋒鎧維那
- 示月濤粲書記
- 示洞野先監院
- 示弘宗誓書記
- 示迪山品維那
- 示等菴定首座
- 示勗韜俊監院
- 示鐵山智上座
- 示節菴祿書記
- 示道權法維那

- 示修木林書記
- 示簡文印書記
- 示覺乘印知藏
- 示昱林知知藏
- 示隱中顯書記
- 示越倫曠知藏
- 示宗朗心知藏
- 示非石琇監寺
- 示六標蓮侍者
- 示密弘煥居士
- 示省凡越居士
- 寄若松法侄
- 送洞野先都寺住永隆
- 送月濤粲書記回淛東
- 贈覺印法侄繼住可菴
- 題畫
- 寄漢波和尚繼席龍牙兼壽六旬初度
- 贈湛修和尚中興泐潭
- 寄贈劉子肇經元
- 贈陳席待經元
- 示易和生居士
- 示易瞻雲居士
- 示文彪學侍者
- 示鑒融宗知藏
- 示道開蓮知藏
- 示素輝明知客
- 示麗天淨侍者

◦ 書復

- 復黎淳夫諸縉紳護法
- 復含玉監院
- 與林漢清居士
- 與永隆昶菴和尚
- 與荊南心印大師
- 與張成遠居士
- 復永隆昶菴和尚
- 復玉泉蓮月和尚
- 與李讓堅進士
- 復丁清遙文學

        - 與子淳法侄禪師
        - 復眾檀越護法
        - 與湘陰陳邑侯瑤鶴
        - 與郢州眾居士
        - 復湘陰陳公瑤鶴
        - 復方大也居士
        - 與瑞巖丁山和尚
        - 與南嶽一雨和尚
        - 復易九有文學
        - 復羅晉永文學
        - 與水隆先長老
        - 復福嚴式菴和尚
    - 行實
    - 壽塔銘
    - 法語
        - 示昱堂炯上座
    - 序跋
        - 麗宗和尚語錄敘
        - 紺眉和尚語錄序
        - 神鼎誌略序
        - 三書合刻序
        - 三書合刻後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神鼎一揆和尚語錄序

列祖提綱，宗風遐播，故古人惟尚見地，今人多尚文辭。見地者，透徹源頭，迥無泥滯；文辭者，胸臆卜度，未出常倩。如圓悟、大慧、中峰諸老，善說法要，獨步當時，皆宗門傑出哲匠，所謂人天眼目，正大存焉。

一揆和尚乃弘覺　國師之嫡孫，遠菴禪師之法嗣，識見超卓，道眼圓明，闡法於大湖南北，聲盈寰宇。初住郢州月掌，次遷永隆，今現繼席神鼎，歷年彙集語錄一十二卷。剞劂既成，門人輩持以問序，余即捧讀，則知和尚說法有排江倒嶽之勢，棒喝有轟雷掣電之機，迅機圓活，如珠走盤，青山白雲，開遮自在，脫略窠臼，不與時藝同流，誠末法中模範，則又今時之傑出者也。略舉大綱，庸為厥序。

賜進士出身、戶科給事中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南楚車萬育謹撰。

神鼎昂叟揆禪師語錄序

夫人之名世而不朽者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是也。蓋正心、誠意、治國、齊家、敷政、設教，皆出於六經、四書，其旨如日麗天，固無俟于所謂立言者。至見於著作，若繩述之文、詠歌之詩，可以考得失、垂鑒戒而興起善端，顯則用之　朝廷、施諸天下，隱則繼道脈、傳異代以鳴一時之盛，斯非古人立言之遺意哉！今神鼎一揆禪師派出彭城，吾鄉望族，幼事儒業，通貫經書，慨變滄桑，放情林壑，逮蹟商山之高志、靖節之遺風者耶！繼膺緇服，訪道四方，機契天童，潛符密印，得真傳於臨濟，遂遯世以安禪。夙慧靈根，真續南宗衣缽；開堂演法，已徵頑石點頭。道臘既高，居然古佛。予性最拙，然好覽群書，誦有餘閑，問翻內典，及閱《楞嚴》、《法華》二經，窺探真理，機玄語暢，如獅子輥毬，隨意所轉，全無滯礙，明心見性，豈外斯乎？深有合于誠意之旨，因竊好焉。後壯遊四方，足跡半天下，每覽名勝，必訪遺賢，雖車殆馬煩，未常知倦。今秋，禪師出語錄全帙一十二卷示予，挑燈夜讀，萬籟寂然，如飲醍醐，如經棒喝，而明河低戶，霜氣流空，不覺塵紛頓掃，心境俱清，怳如昔時之讀《楞嚴》、《法華》也。染指法味，何幸如之！稍謝塵緣，一親鑪鞴，升堂入室，諒不以門外漢而目之也。信乎有德者必有言，吾知能傳於後世者不朽矣。懸筆數言，得無佛頭著穢也歟！

康熙己卯秋九月，古越柴蓁子宜氏拜撰。

一揆禪師語錄目錄

序
第一卷
　住郢州月掌壽聖禪寺上堂小參晚參
　住安陸府京山縣永隆禪寺上堂小參晚參
第二卷
　住潭州神鼎資聖禪寺上堂小參晚參
第三卷
　住潭州神鼎資聖禪寺上堂小參晚參
第四卷
　住潭州神鼎資聖禪寺上堂小參晚參
第五卷
　住潭州神鼎資聖禪寺上堂小參晚參
第六卷
　明州瑞巖首座寮秉拂小參
　明州天童西堂寮秉拂小參
第七卷
　拈頌古上
第八卷
　拈頌古下
　像讚
第九卷
　佛事
　機緣
第十卷
　詩偈
第十一卷
　書復
第十二卷
　行實
　壽塔銘
　法語
　雜著

一揆禪師語錄目錄終

一揆禪師語錄卷一(師諱元揆)

嗣法門人成炯等編

住郢州月掌山壽聖禪寺

師於康熙癸丑春，在荊南圓通受請，於四月初二日入院，眾請開堂。
山門。「廣大解脫門，直截通天路，無入而不自得。豈待停思顧佇，把手牽人，難同行，不同步。」
佛殿。「非佛佛非，曲順時宜。八花毬子上，曷更繡紅旗。新長老把不住，且圖唱拍相隨。」展具便拜。
伽藍。「正而聰，直而明。同聲相應，條令斬新。要看龍虎慶風雲。」
祖堂。「分皮分髓，三日耳聾，斗量不盡，互相脫空，莫怪操戈入室，卻緣狹路相逢。大眾！還見祖師麼？」乃炷香，云：「錦上鋪花又一重。」
據室。「因我得禮你，不用展炊巾，者裏撩起便行，早是不快漆桶。要見當家種艸，待我上山斫棒來。」
拈疏。「不負靈山付囑，今朝覿面相呈。言言錦心繡口，自然流出胸襟。若欲重宣此義，諸人塞卻耳聽。」
拈法衣。「權掛垢衣云是佛，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卻穿珍御復名誰？十聖三賢測度不得。新月掌因甚又無繩自縛？若不入水，爭見長人？」便披。
法座。「諸法空為座，四大為床座，眼便手親，能有幾個？要踏毘盧頂上行，燈王座上看謀略。」驟步便陞。
拈香。祝　聖罷，復懷中拈出云：「此一瓣香，昔年吳山楚水東擲西拋，末後太白山中冰霜歷盡，直得皮穿骨露，斧劈不開。今日一爐燒卻，奉為浙江寧波府太白山天童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遠菴僧豐大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是義如撾塗毒鼓，聞者皆喪。莫有返魂香散，絕後再甦底衲僧麼？出眾相見。」僧問：「擊大法鼓，吹大法螺，獅子奔騰，虛空合掌，未審是何祥瑞？」師云：「抉開浩瀚曹源水，一滴新翻濟北波。」進云：「四眾瞻仰，為求發明本地風光。如何是本地風光？」師云：「杲日麗中天。」進云：「此是隨機善巧，未審最上一乘如何指示？」師云：「此去郢州九十里。」進云：「與麼則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師云：「闍黎聞底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便打。僧以坐具打圓相云：「爭奈者

箇何？」師便喝，乃云：「靈山奧旨，少室真機，飲光熱瞞，百萬人天。斷臂阿師，徒言得髓，三世諸佛不知有，金不博金；狸奴白牯卻知有，突出難辨。一向恁麼去，要且無合煞釋迦出世、無合煞三七思惟祖師西來、無合煞九年面壁。新月掌今日路見不平，楔以楔出、毒以毒攻。不動舌根演一句，三藏絕詮；不施寸刃露一機，斬釘截鐵。凡聖根株自盡，佛祖窠臼掀翻。直將枯木撒華，春回七澤；更使寒冰發焰，月遍三湘。龐家大小任風流，觀察使君咸奉重。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則且置，曲順時機一句作麼生道？」靠拄杖，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謝詞不錄)復舉：「臨濟大師初住河北，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等須成褫我。』二人便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上來曰：『和尚前日道甚麼？』濟便打。三日後，克復上來曰：『和尚前日因甚麼打普化？』濟亦打。」師云：「寰中天子、塞外將軍，雖則風行艸偃，其奈傷鹽費醬。山僧亦欲於此建立天童宗旨，不用口勞舌費，自然玉振金聲、龍驤虎驟，無論有成褫、無成褫，各各三十棒。未入寺已前早已分付，要且迴避不得。為甚如此？兵隨印轉，將逐符行。」結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當晚，小參。「拋離兩浙佳山水，一杖來披南楚雲，誰信業風吹到此？荒涼祖院要人承。既爾將錯就錯，應合遇緣即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一莖艸上現瓊樓玉殿，未是作家；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豈稱本色？平步登高易，從空放下難，只要人人鑊頭邊翻轉劫初田地、腳跟下識得祖父田園，山僧原本契書敢不兩手分付？諸人要識原本契書麼？但將飯向無心碗，自有人攜折腳鐺。」
開爐，檀越請上堂。問：「結制開爐，重光祖席，第一義諦，乞示斬新。」師云：「鑊湯無冷處。」進云：「此是第二了也。」師云：「你作麼生道？」僧打圓相呈之，師云：「落二亦落三。」進云：「莫瞞學人好。」師云：「放汝三十棒。」僧云：「特謝供養。」師云：「知痛癢始得。」乃云：「月掌山中大開鑪韝，不用添煤聚炭，那論玉石金鉎？大千世界收攝於一塵中，有情無情普應一彈指頃，撥動寒灰冷焰，直教大地通紅，任是鐵額銅頭，到此如何措足？趨泊不得處，骨露皮穿；迴避不及時，焦頭爛額。有甚如來禪、祖師禪可待？金剛圈、栗棘蓬可存？佛病、祖病一併銷鎔，聖解、凡情一時瓦解，直饒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歷代祖師於中頭出頭沒，正好捉來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為甚如此？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上堂。「一聞千悟底，貪程何太速？多聞不悟底，癩馬繫枯樁。前不搆村、後不迭店之時，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正當迷

悟兩忘、功勳俱泯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下座。
晚參。問：「把住即不問，如何是放行底句？」師拈拄杖云：「喫得棒也未？」進云：「靈山拈花，此間用棒，是同？是別？」師云：「同行不同步。」進云：「雪峰輥毬又作麼生？」師云：「山僧沒者閒家具。」進云：「和尚恁麼也只道得一半。」師云：「你又作麼生？」僧一喝，師便打。問：「世尊初生，指天指地，和尚出世，有何法施？」師云：「獰拳辣掌。」僧便喝，師云：「你也亂喝那？」乃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劈不開，和盤托，最現成，無間隔，不求諸聖，不重己靈。好箇無事道人，好與三十棒，免墮解脫深坑，放下屠刀，我是千佛一數；好箇性燥漢子，好與三十棒，免見驚群動眾。諸人若也知得棒頭落處，便知自己落處；識得自己落處，山僧令不虛行；其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復舉：「開山智淵禪師因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如何是一色？』淵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僧云：『既不如是，如何曉會？』淵云：『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師云：「開山雖為慈悲之故，要且熱瞞者僧。山僧則不然，或有問：『如何是一色？』但向他道：『龍蛇混雜，凡聖交參。』更問：『如何曉會？』向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且道：古月掌今月掌？是同？是別？」
舉無欺玉講主立僧上堂。問：「洞上宗乘即不問，臨濟家風事若何？」師云：「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動斗牛寒。」進云：「秖如道：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門具三要。如何是第一玄？」師云：「特石裹絲綿。」「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喪盡五千言。」「如何是第三玄？」師云：「腳瘦艸鞋寬。」「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海闊從魚躍。」「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拈卻炙脂帽。」「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望空休禱告。」進云：「三玄三要蒙師指，西來祖意乞重宣。」師云：「苦痛刻舟人。」乃云：「經是佛語，禪是佛心，逐塊之流，打作兩橛，何況尋行數墨，棘句鉤章，負笈擔簦，覓心覓性，大似水中撈月，入海算沙。何故？虛空講得經，亮座主狐疑不決；三心不可得，周金剛掘地覓天。所以此事不可以有心求、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寂默通。不見僧問演祖云：『一大藏教只是箇切腳，未審切甚麼字？』祖云：『缽羅孃。』諸仁者！要知字義分明，問取堂中第一座。」
晚參。「月掌無賴村僧，一味麤疏潦倒，全無佛法為人，使人東撮西討，有時提白棒逼露柱生兒、有時山門頭按牛頭喫艸、有時用烏豆換人眼睛、有時將斷貫索穿人鼻孔。衲僧家從來鼻孔撩天，因甚被人穿卻？還有不遭毒手者麼？」良久，云：「蝦跳不出斗。」

冬至，請上堂。座元問：「檀信設齋，為眾請法，求福即是？求慧即是？」師云：「闍黎道取一句看。」座便喝，師云：「此喝甚不當。」座又喝，師云：「作家，作家。」座云：「和尚是何心行？」師云：「不消一拶。」乃云：「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天運循還之候，陰陽遷變之時，否極泰方來，通因窮則變，人畜艸介悉稟威靈，含識有情咸遵化育。然則化育之本、遷變之原，鮮有委悉之者。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審如是，則總被寒暑煎逼，唐喪光陰。若是伶俐漢，向陰陽未判、世界未形以前著得隻眼，便見白鼠推遷，銀臺不變，寒暑不能侵，生死不相涉，可與趙州把手共行，是則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也。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說戒，請上堂。問：「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未曾道著一字，檀越設齋請法，和尚說箇甚麼？」師云：「知音徒側耳，打艸又驚蛇。」進云：「合取口好。」師云：「話頭也不識。」僧云：「罪過，罪過。」師打，云：「放過不可。」乃云：「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是最初一步？昨晚山僧拄杖子發菩提心，洗心懺罪，得清淨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慧心開朗，忍俊不禁，[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優波離尊者出來道：『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何得生大我慢，不矜細行？』山僧向道：『尊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轉三毒為淨戒，運六識作神通，回煩惱為菩提，即無明成大智。且道什麼人分上事？』尊者聞之，歡喜踴躍，歎未曾有。」驀拈拄杖，召眾，云：「還識山僧拄杖麼？」卓一卓，云：「良馬已窺鞭影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請上堂。問：「法幢鐘鼓塵埋久，龍象奔趨一日新，此日陞堂行祖合，頭頭法法盡皆春。如何是水到渠成句？」師云：「領取鉤頭意。」進云：「一彩兩賽。」師云：「莫認定盤星。」進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師云：「換卻人眼睛。」乃云：「目前無法，掩耳偷鈴；意在目前，喚鐘作甕。不是目前法，拋卻真金尋瓦礫；非耳目之所到，越格還他獅子兒。獅子哮吼，百獸腦裂即且置，即心即佛也不得、非心非佛也不得又作麼生？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

請上堂。問：「雲門道：『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是箇饅頭。』此理如何？」師云：「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進云：「秖如大士三十二應化度有情，畢竟在那一應為最？」師云：「猿猴探水月。」進云：「未審千手千眼那隻是正眼？」師便打，乃云：「道不遠人，而人自遠；情不附物，與物何傷？庭前柏樹森森，不改歲寒之色；檻外瞎驢隊隊，依然形直影端。碧眼胡西來大

意，不敢囊藏；小廝兒正法眼藏，將謂滅卻。恁麼會去，恰認著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不恁麼會，無毛鐵鷂驀過新羅。總不恁麼時如何？[感*鳥][感*鳥]鳥，守空池，魚從腳下過，[感*鳥][感*鳥]總不知。」

請上堂。「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與麼與麼，眼裏容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四大海；不與麼不與麼，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東弗於逮打鼓，西瞿耶尼上堂。山河大地盡轉法輪，土木瓦石放光動地。不是神通玅用，亦非法爾如然。且道承誰恩力？少間施主有齋，諸人各各手中缽盂切忌覆卻。」便下座。

佛成道，請上堂。問：「昔日世尊夜睹明星成等正覺，還端的也無？」師云：「金貂何足狗尾續？」進云：「未審智慧德相與妄想執著相去多少？」師打，云：「你試分疏看。」僧云：「即此一棒，瞎卻天下人眼睛去在。」師云：「今日又瞎一箇。」問：「向上一事，水泄不通；一線放開，葛藤露布。如何是獨脫無私句？」師云：「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進云：「秖如文殊、普賢別展機關時如何？」師云：「燒火掃地，少伊不得。」問：「然燈過去，釋迦現在。如何是現在底？」師云：「淨地上那容撒屎撒尿？」乃舉世尊悟道因緣，云：「智慧德相，添鹽著醬；妄想執著，龜毛兔角。卻笑老瞿曇太煞費捫摸，整膏肓，以八法神針；起沉痾，施伽陀玅藥。殊不知？藥效病夫叢，喫鹽添得渴。而今道泰時清，乾坤空闊，不必續鳧截鶴、夷嶽盈壑，但教藥病一時除，萬里天邊飛一鶚。」

除夕，小參。「臘月三十日到來，業識忙忙底無本可據，烹露地白牛分歲，訝郎當箇漢脫空賺人。王老夜燒錢，多虛不如少實；韓愈送窮鬼，豈免怪力亂神？灼然今夕是何夕？論實不論虛，大抵肘後有符，便乃臨危不變，還他腳跟線斷，自然落日推門。其或未然，來日拜賀新年，汝等諸人切忌撞頭磕額。」

元旦，上堂。問：「新年佛法意如何？歌管村城樂事多，滿耳曲中誰解聽？聲聲演出玅伽陀。請問和尚：如何是玅伽陀？」師云：「切忌打之遶。」進云：「或遇露柱發笑又作麼生？」師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進云：「恁麼則月掌堂前分白雪，梅花片片發幽香。」師云：「換卻鼻孔，打失眼睛。」乃云：「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是第二句。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是第二句。乃至四七二三開士，千七百箇古錐，搖脣鼓舌，盡力提持，亦秖是第二句。然則第一句今日揆長老又如何舉揚？」驀豎拂子，云：「大眾見麼？

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新年。」擊禪床，下座。
上元，解制，上堂。問：「結制、解制即不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上元定是正月半。」進云：「既然如是，因甚箇箇奔南走北、東卜西鑽？」師云：「不到烏江不盡頭。」進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師云：「上座不妨領話。」一僧出眾，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是何消息？」僧一喝，師便打，云：「杜撰禪和。」乃云：「節屆三五，聖制告圓，時至理彰，兩彩一賽。好事堆堆疊疊，一燈燃出百千燈；光輝剎剎塵塵，萬井笙歌咸鼎沸。是乃燈明佛出頭之日、圓通門大啟之時，得路便行底，南天台、北五臺、江西、湖南便恁麼去。若也眼[目*荅]眵地，新條細柳年年碧，惱亂春風卒未休。」
開爐，上堂。居士出，以坐具作圓相，便喝，師云：「作麼？」士無語，師云：「蝦跳不出斗。」便打。問：「《金剛經》三十二分，那一分最密？」師云：「料掉沒交涉。」進云：「豈無省要？」師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僧擬議，師云：「飯袋子不打，更待何時？」便打。乃云：「死柴頭，無煙火，堆堆孟浪禪，凍殺百千箇，山僧隨摟搜，死馬醫求活，深掘地爐坑，生柴帶葉斫，凡聖總一爐，一齊生煆過，脫卻骨臭衫，截斷知見縛，敲卻枷、打卻鎖，直得淨裸裸、光爍爍，管取寒者溫、渴者飲、饑者餐、困者臥，若然白汗出通身，莫教從前辜負我。」下座。
檀信請上堂。「法輪未轉食輪先，大施門開無壅塞，於食等者法亦然，何須長老重饒舌？而今錦上又鋪花，毒以毒攻楔出楔，達者聊聞掩耳歸，眼睛何待重添屑？不著屑，得一橛，那一橛，如何說？海底泥牛痛著鞭，火中木馬流鮮血，不於此處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請，上堂。問：「居士齋僧請法，和尚利眾上堂，未審說甚麼法？」師云：「塗毒鼓一撾，遠近聞皆喪。」進云：「古人已說多矣，今朝更說何為？」師云：「一番提起一番新。」僧云：「與麼則大眾信受奉行去也。」師云：「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如何是心？」師云：「布衫方做成。」進云：「如何是佛？」師云：「抱贓莫叫屈。」進云：「如何是物？」師云：「拄杖光兀。」進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云：「耳朵兩片皮。」僧一喝，師便打。問：「驪龍頷下珠，電激雷轟，如何取得？」師云：「鈍置殺人。」進云：「風清月白時，還有西來祖意也無？」師云：「有棒不打死漢。」乃云：「龐公難，開口見心肝；龐婆易，滿目無人識。不難不易小靈昭，由來解鼓粥飯氣。李家父子別行藏，不向他人行舊處，護持淨戒若明珠，出乎

其類拔乎萃，不離當處展神通，香飯頻頻作佛事，拈來酥酪攪長河，信手黃金變大地。羅睺羅兒與一文，白牯狸奴俱獲利，殷勤更請說伽陀，諸供養中法供最。如斯善力不思議，世出世間希有事。大眾且道：希有事從甚處發生？要會麼？父子不傳真玅訣，兒孫大小各風流。」

晚參。「結制半月來，衲僧瞥未瞥，令出斬新條，霜風寒凜冽。衝寒鴈數聲，真機渾漏泄，句句喚人歸，人心渾似鐵。對一說，倒一說，男兒皮下誰無血？五湖煙景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得後如何？烏龜證作鰲。」

請上堂。問：「《楞嚴經》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和尚如何指示？」師云：「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進云：「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作麼生？」師云：「兔子喫牛奶。」乃云：「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將謂多少奇特？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人人鼻直眼橫。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豈可釘椿搖櫓？古今天地、古今人倫，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即今三通鼓罷，諸人簇簇上來，又覓甚麼碗？」拈拄杖，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昱堂炯維那領檀越請上堂。問：「鐘鼓已鳴，人天普集，現成公案，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云：「不是知音徒側耳。」進云：「如何是海底泥牛啣月走？」師云：「別寶待波斯。」進云：「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師云：「拔出腦後箭。」進云：「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師云：「炤顧舌頭。」進云：「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師云：「看腳下。」乃云：「隨色摩尼珠走盤，形山獨露任君看，罔象無心黃帝重，卞和有智楚王嫌。」驀拈拄杖，云：「爭似山僧拄杖子，信手拈來不作方便，有時分文不值，有時價重連城，有時華王座上直教佛祖立下風，有時十字路頭指點行人驀直去，轉落落、活潑潑，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扶過斷橋，伴歸明月，直得三十年不少鹽醬。且道從甚處得來？」卓一卓，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請上堂。「佛子住佛地，蒼龍那許澄潭滯？即是佛受用，焦磚打著連底凍；常在於其中，錦上鋪花又一重。經行及坐臥，鐵壁銀山須透過。今此現前一會，若僧若俗、若男若女，是住佛地也；饑餐渴飲、起坐安眠，即是佛受用也。信得及，常在於其中也。且鐵壁銀山又如何透得？何似生遼天鶻、萬里雲只一突？」

說戒，上堂。問：「受戒登壇，斷除鬚髮，心空及第，斷箇甚麼？」師云：「師姑只是女人做。」進云：「斷後如何？」師云：「千年桃核舊時仁。」進云：「雲開明月朗，春至百花鮮。」師云：「醉後添杯。」乃云：「不登壇而知是般事，高沙彌也則門外

打之遶；識機變而就下平高，盧行者由來入水見長人。乘急戒緩底，只解步步登高；戒急乘緩底，不解從空放下。與人天為標準，於險處作津梁，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若是滯相拘名，不免洞山道：『地獄三途未是苦，袈裟下失卻人身始是苦。』咄！老洞山寐語作麼？汝等諸人惺惺著，他時後日莫被人瞞。」

上堂。問：「昔日法華會上龍女獻珠得成佛，今朝月掌檀那設供得箇甚麼？」師云：「連城添五彩。」進云：「爭奈時人不肯承？」師云：「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僧云：「出頭天外看。」師云：「鈍置閣黎。」乃云：「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豎拂子，云：「且道是一？是二？是多？是少？」擲下，云：「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夜深誰共御街行？身惹御爐香滿袖。」

上堂。問：「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因甚頭白齒黃底不知有？」師云：「鐵蛇橫古路，一馬生三寅。」僧云：「看腳下。」師云：「親言出親口。」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倚門傍戶可憐生。」「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擎下大雄山下虎。」「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烏豆拈來換眼睛。」「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利劍逼人寒，那論佛與祖？」僧云：「謝師答話。」師打，云：「杓卜聽虛聲。」乃云：「藥山久不上堂，至今受屈；月掌連朝陞座，有理難伸。出匣劍為不平，缽盂豈特安柄？說而不說，若將耳聽終難會；不說而說，眼裏聞聲始得知。一向和水合泥，須防泥裏有刺。若乃羚羊掛角，獵犬何處尋蹤？直饒良馬見鞭影而行，也遲八刻。然則畢竟如何見得諦當去？不貪香餌味，始是碧潭龍。」

冬夜，小參。「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叵耐庭前柏樹子卻喚作祖意西來，不惟達磨、趙州一齊轉身不得，亦使我赤縣神州、大乘根器死獦狚地。今晚揆長老起死回生，為古人雪屈，且貴大家知有。」驀拈拄杖，云：「暑往寒來，陰消陽長，春了夏，夏了秋，轆轤機，不停留。」卓一卓，云：「等閒如不會，白卻少年頭。」

冬至，請上堂。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不取正覺？」師云：「不妨疑著。」進云：「摩登伽一婬女，因甚得證道果？」師云：「優曇火裏鮮。」進云：「阿難乃破戒比丘，因甚得成記莂？」師云：「莫謗阿難好。」乃舉：「僧問古德：『陰伏陽回，日長一線，未審佛法長多少？』德云：『長一線。』又僧問古德：『長多少？』德云：『一線長。』」師云：「一具棺材兩箇死，漢月掌別無所長，寧可將身入地獄，終不瞎箇師僧眼。還委悉麼？長一線，一線長，訝郎當漢謾商量，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上堂。問：「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意旨如何？」師云：「你還有眼麼？」問：「明明一去，了了常知，因甚入驢胎馬腹？」師云：「自作自受。」進云：「還有救得底麼？」師云：「出得頭來是幾時？」乃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甚閒家具？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念念迦文出世、時時彌勒下生，驢鳴犬吠啟圓通，水鳥樹林宣玅諦。正當恁麼時，威音王以前還有者箇消息也無？」良久，云：「真淨界中纔一念，閻浮早是八千番。」

上堂。橫按拄杖云：「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若謂風頭稍硬，又豈容暖室商量？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魚，龍門難度，莫有透網金鱗，興波作浪者麼？」炯維那出眾一喝，師云：「鷂子過新羅。」炯拂坐具，師一喝，炯禮拜歸位，師云：「不是龍門客，徒勞遭點額。」

上堂。問：「頂天立地，日月橫擔，拔出虛空骨髓，是甚麼人境界？」師云：「腳跟下泥深三尺。」僧旋遶一匝，師連打三下，僧禮拜而退。乃云：「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我此一眾金剛王劍、倚天長劍，各各懷佩一口，時時光射斗牛，輝騰宇宙。大丈夫氣宇如王則不無，秖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悔？」起身，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下座。

請上堂。問：「鐘鼓交參即不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云：「雨來山色暗。」進云：「畢竟一歸何處？」師云：「雲淨月彌新。」問：「達磨西來，分皮分髓，和尚此間分箇甚麼？」師云：「有願不撒沙。」進云：「無價寶珠阿誰欠少？」師云：「猶帶瓦礫在。」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此理如何？」師云：「言不虛發。」進云：「纔出母胎，便指天指地，獨自稱尊，還有悟也無？」師云：「卻恨雲門棒頭短。」進云：「後向雪山六年苦行，又悟箇甚麼？」師云：「忍俊不禁。」乃云：「昨夜三更，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拄杖，貶向二鐵圍山。敢問大眾：佛見、法見尚遭貶斥，世俗塵勞諸見還免此過麼？或有箇禪和子道：『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腳跟下早已泥深三尺。更道：『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生心受食，淨名早訶，直饒不見一法，猶有大過患在。去此二途，作麼生與山僧相見？香象渡河截流機，堪惜男兒眼[目*荅]眇。」

上堂。問：「一切有為法皆是聲色邊事，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村裏瞎驢解曳磨。」進云：「看破了也。」師云：「作麼生？」僧便喝，師云：「山僧看破你也。」便打。問：「施主設齋，和尚陞坐，佛法大意如何指示？」師劈頭便棒，乃豎拂子，云：「即此

用，離此用，烈燄爐中飛彩鳳。離四句，絕百非，當陽拈出大家知。雖然，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知之一字，眾禍之門。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擊拂子，下座。
佛成道，上堂。問：「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師云：「罕逢穿耳客。」進云：「秖如睹星悟道又作麼生？」師云：「重栽眼上眉。」問：「六根門頭，那門明見佛性？」師云：「一時塞卻。」進云：「將何吐氣？」師云：「蒼天，蒼天。」問：「世尊睹星得證道果，未審和尚以何為證？」師云：「山僧有眼不曾華。」乃舉：「世尊悟道因緣，月江印禪師拈云：『釋迦老子與麼道，大似蟭螟蟲向蚊子眼睫上做窠，向十字街頭叫道：土曠人稀，相逢者少。檢點將來，也是噇酒糟漢。』天童本師和尚云：『黃面瞿曇，平地坑人，大小月江盡力扶持，也只救得一半。若是天童智慧德相，眾生妄想執著，二俱拈過。何故噁？白淨地上豈可撒屎撒尿？』」師云：「月掌有七十二棒，分作三分，為甚如此？要會麼？大海龍王行雨潤，遮身向上數重雲。」
上堂。問：「摩尼寶珠即不問，如何是諸佛面孔？」師云：「兩耳垂肩。」進云：「塞滿乾坤去也。」師云：「亂統作麼？」乃云：「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談，為求識者。艸根下撥得一箇半箇，堪作甚麼？三十年張弓架箭射得半箇聖人，何勞掛齒？雖然如是，不入虎穴，爭得虎子？直須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若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卓拄杖。
除夕，小參。「普天之下以今日為除夜，且道除箇甚麼？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年亦不曾盡，歲又何曾窮？若恁麼除，到盡未來際有甚了期？須是我衲僧家一除一切除，無明煩惱不可不除、鄉關恩愛不可不除、四大五蘊不可不除、生死涅槃不可不除，其餘佛祖玄妙、聖解凡情、大地山河、色空明暗，何有一法可當情？」拄杖子道：「長老！一切俱已都除，將甚麼與大眾分歲？」乃呵呵大笑，云：「者木頭猶有者箇在。」
元旦，上堂。問：「舊歲昨日去，新年今日來，如何是不新不舊底佛法？」師云：「村歌連社鼓，喜殺小兒曹。」進云：「未審無夢無想主人公畢竟在甚處安身立命？」師云：「丫角童兒雲裏唱。」進云：「有夢有想又在何處？」師云：「騎牛覓牛苦殺人。」問：「家有陳糧剩粟，為甚學人受饑？」師云：「卻怪山僧不得。」僧云：「不怪時如何？」師一喝。僧云：「喝後如何？」師打，云：「不識東斗漢。」問：「過去佛法即不問，新鮮佛法請師宣。」師云：「拄杖子今日開封。」進云：「東家鞠躬，西家唱惹。」師云：「你也隨列不唧溜。」進云：「直得大千世界同轉法輪去也。」師云：「牽枝引蔓，轉見不堪。」僧云：「不因貧徹骨，爭

得領春風？」師云：「未信你在。」乃云：「舊歲是誰舊？新年是誰新？識得誰新舊？無古亦無今。說甚萬物一體、天地同根？四時遷變不得，日月未喻其明，無孔鐵鎚有甚辨別處？」拈拄杖，云：「爭似者條榔栗木，一番提起一番新。」卓一卓，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喝一喝，下座。

解制，退院，上堂。問：「把住放行即不問，通身手眼因甚出圈圚不得？」師云：「爭奈腳下不騰雲？」進云：「不住青霄內。」師云：「你試[跳-兆+孛]跳看。」僧喝，師云：「也出圈圚不得。」乃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山僧住時諸人去，怪諸人不得；諸人住時山僧去，怪山僧不得。住則同住，彼此鈍置；去則同去，隨人起倒。不去、不住即且置，任運縱橫一句又作麼生？」起身，云：「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嫩雀空啾啾。」下座。

師退居極樂禪院，洞徹監院率緇素戒弟子、遠近檀那請上堂。師登座，云：「開口成雙橛，無言落二三，獨超物外底衲僧出眾相見。」僧問：「大啟法筵，闢人天路，未審極樂寺裏還有為人處麼？」師云：「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進云：「與麼則落第二頭也。」師云：「闍黎試向第一頭道看。」僧便喝，師云：「落七落八。」問：「纔離月掌，又上鷹臺，不動腳跟則且置，如何是得玅回途句？」師云：「虎逢山勢長威獰。」乃云：「當陽一著，八字打開，亙古亙今，靈然不昧，風吹不著，雨灑不溼，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諸佛以此出世，祖師以此西來，不將別法示人，貴在赤肩擔荷。若也擔荷得去，如遠客還鄉，推門落臼，變穢邦為淨土，無易無難，化火宅作清涼，無偏無黨，直下與祖佛不別。水到渠成即且置，不涉功勳一句作麼生道？金雞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卓拄杖，下座。

住安陸府京山縣永隆禪寺

入院，上堂。是日沙彌剃落，指法座云：「此座高廣，聖凡罔測，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且道是何人境界？」曳杖便陞。拈香祝　聖罷，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昔年靈瓏巖畔橫不得、豎不得，直至如今埋沒不得，第二回拈出熱向爐中，供養天童堂上遠菴僊大和尚，用酬法乳。」就座，白槌竟，僧問：「出家如初，成佛有餘，還端的也無？」師云：「誰敢恁麼道？」僧便喝，師云：「你喝山僧麼？」僧云：「賊過後張弓。」師云：「也不得放過。」便打。問：「鐘未鳴、鼓未響，還有佛法道理麼？」師云：「燈籠笑露柱。」進云：「直得文殊、普賢讚嘆不及。」師云：「貶向二鐵圍。」山僧云：「未審過在甚麼處？」師云：「立地死漢。」僧

喝，師云：「棺材裏睜眼。」問：「月掌山中雷音大震，永隆堂上法雨洪施，未審是一是二？」師云：「人居大國方知貴。」進云：「學人到者裏如何曉會？」師云：「水到瀟湘一樣清。」僧打圓相，云：「總不離者裡。」師云：「非汝境界。」乃云：「三界無安，誰省黃糧一夢？一乘有路，還期特達之人。苟非良馬見鞭影而行，盡同鈍鳥焉翔乎天外？不見崔趙公問徑山國一禪師云：『弟子欲出家，得否？』國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敢問大眾：將相所為既非大丈夫事，莫是鬚髮剃除、袈裟著體是大丈夫事麼？一任鑽龜打瓦。莫是陋巷不騎金色馬，迴途卻著破襴衫，是麼？一任鑽龜打瓦。莫是雲無心而出岫，鳥知倦而飛還麼？一任鑽龜打瓦。莫是佛祖位中留不住，行於異類且輪迴麼？一任鑽龜打瓦。然則畢竟如何？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下座。

小參。「諸方十月開鑪，永隆愜在冬月，非不曲順時宜，大都看孔著楔。僧堂放下煖簾，地爐不在深掘，柴頭品字些微，旋掃霜林黃葉。任從雪老冰枯，只要煖氣相接，各各照顧眉毛，莫教薪盡火滅。九旬日用如斯，直教凡聖路絕，但能死卻偷心，管取證龜成鰲。」

請上堂。問：「鑪鞴弘開，鍛凡鍊聖，秖如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未審鍛箇甚麼？」師云：「鏘錘搦出黃金汁。」進云：「恁麼則雲開月現，塵淨光生。」師云：「且喜領話。」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居士問：「水到渠成，風行艸偃，今朝檀越設齋俵嘲，未審有何功德？」師云：「水漲船高。」進云：「恁麼則亙古亙今去也。」師云：「將謂你是箇俗漢。」問：「古剎重興，全提祖令，如何是佛法第一句？」師云：「眨上眉毛。」進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云：「劍去久矣。」進云：「西來大意，是一？是二？」師云：「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乃云：「機先一著，突出當陽，匝地普天，了無遮障，萬象森羅彰法印，十方世界洞無垠，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倫，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現前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見聞不昧，了了常知，一一天真、一一靈玅，達磨不從西天帶來，唯指人人本有，者條通天大路，只要各自知歸，歸即且置，不動步而達本鄉、滅化城而登寶所一句又作麼生？」拈拄杖，云：「手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下座。

請上堂。「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大眾！作麼生是法最底道理？今日羅氏檀越捐金辦供、齋僧行嘲，是汝諸人缽裏飯、桶裏水，各各飽齁齁地，不可不法、不可不最也。若到衲僧分上，天地懸殊。莫

是如來禪、祖師意、德山棒、臨濟喝是最麼？且喜沒交涉。莫是金剛圈、栗棘蓬是最麼？你諸人要且吞不下、跳不出。然則如何即是？彫弓已掛狼煙息，美食元非中飽人。」

晚參。「畫地為牢，試玉須經火；磨磚作鏡，打艸要驚蛇。良馬見鞭影而行，鈍鳥豈翔乎天漢？雖則石中有玉，其如玉本無瑕。臨濟在黃檗喫三頓痛棒，至今有屈難伸；雲門遭睦州拶折一足，到底恩歸有地。秖如水隆拄杖子，終日與諸人眉毛撕結、鼻孔相觸，莫有親遭毒手底麼？」眾無對，師云：「山僧失利。」

請上堂。問：「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為甚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師云：「看你向何處跡跟？」進云：「雲從龍，風從虎，又作麼生？」師云：「一釣便上。」進云：「眉橫眼上乾坤大，腳踏須彌日月低。」師打，云：「知痛癢始得。」乃云：「連日風頭稍硬，無位真人凍裂皮膚，卻歸煖室商量，又是鬼窟活計。百尺竿頭進一步，罕遇其人；萬人叢裏奪高標，不妨好手。」驀豎拄杖，云：「有麼？有麼？」復云：「洎合停囚長智。」

上堂。「法輪未轉，食輪先轉，一日缽盂兩度溼，食輪轉也。作麼生是法輪轉處？若以伐鼓敲鐘長老橫說豎說即是，未免深屈永隆；若道不是，又辜負永隆。作麼生定當去？」良久，云：「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寥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

上堂。問：「擊鼓陞堂即不問，如何是佛？」師云：「鼻孔大頭向下。」進云：「如何是法？」師拈拄杖，云：「七棒對十三。」進云：「如何是僧？」師云：「此眾無枝葉。」進云：「如何是自性三寶？」師云：「從頭七八。」進云：「與麼則萬法歸一也。」師云：「且道一歸何處？」僧便喝，師云：「孟八郎漢。」問：「如何是大地無艸？」師云：「腳下漫漫。」進云：「如何是大悟無道？」師云：「且莫瞌睡。」乃云：「鐘作鐘鳴，鼓作鼓響，穿過髑髏，一槌兩當。若謂是觀音入理之門，孟八郎漢承虛接響，露柱穿靴南嶽去，燈籠沿壁上天台，不作佛法商量，亦非世諦流布。忽有箇漢出來道：『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時如何？』山僧劈脊便棒。何故？有功者賞。」

成道，上堂。「午夜明星現，瞿曇病眼開，無端清淨域，惹出禍根來。西天四七禍根，東土二三禍根，天下老和尚禍根，山僧今日要將二千餘年禍根一齊斬斷，免致殃害平人。且道拔劍相助，誰是其人？」拈拂子擲下，云：「分付堂中鎧上座，住山斧子莫藏鋒。」下座。

上元，解制，上堂。「一結一切結，納須彌於芥子；一解一一切解，擲大千於方外。收放在我，用舍臨時，皆吾心之常分，非有假於他術。不見道：平地上死人無數，出得荊棘林是好手。即今解制

斯臨，處處管絃沸月，村村燈火燒空，日月燈明，如來藏身無地。於斯見得，不獨出荊棘林，一期之內功不浪施；其或未然，依舊東家點燈，西家暗坐。」

（門弟子海印　成名　成心，領南嶽方廣眾弟子，同刻第一卷。）

一揆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一揆禪師語錄卷二(師諱元揆)

侍者圓誓記錄

住潭州神鼎資聖禪寺

師於康熙辛酉秋，自郢州永隆赴浙江瑞巖省覲，即首座寮受請。次年二月十二日入院，契先符和尚率眾請主院事。
山門。「大開甘露門，出入得自在。偉鳳及祥麟，切忘存知解。擬議思量，且居門外。」
佛殿。「本無名字，方便呼之。紫磨金色，土上加泥。且道禮拜即是，不禮即是？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展具便拜。
伽藍。「十八位與二豪貴，風虎從兮雲龍會。新長老，展瓣香，靈山舊話從頭敘。」
祖師。「斷神光一臂，吐黃檗之舌，毒氣入人深，冤豈無入雪？今朝鼻孔一時穿，莫道鼻頭痛不徹。」
據室。「此是從上煆煉聖凡、打鳳羅龍之所，須是有丹山之鳳、瀚海之龍始得。若是羽毛相似，頭角依稀。」卓拄杖，云：「假雞聲韻瞞人，未可糢糊放過。」
拈疏。云：「黑底是字，白底是紙，文彩全彰，周公之禮。若欲對眾宣揚，又是重遭惡水。」
同門疏。「靖退云小節，大事有因緣，感同人之心血，傾肝膽之真言，諦聽直須諦聽，流傳切忌訛傳。」
法座。「諶老三十年處此座，諸方將謂高而無上，廣不可及。新長老到來，只是舊時底。且道以何為驗？看取令行時。」曳杖便陞。
拈香。云：「此一瓣香，尊乎舉世無倫匹者，貴也民無得而名焉。熱向爐中，奉為當今聖主祝延睿算，恭願天下歸仁，皇風與玄風並扇；萬邦一治，化日與佛日同輝。」次拈香，云：「此一瓣香，靈根本固，枝大葉繁。熱向爐中，奉為蒲朝百辟、合省尊官，伏願為邦家霖雨，地久天長，作法社金湯，增延祿算。」復拈香，云：「此一瓣香，昔年金粟會裏拄地撐天，末後太白山中七葦八裂，今第三回拈出，熱向爐中，端中供養前住此山、次主天童法席、現在中興瑞巖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遠菴老和尚，用酬法乳。」就坐，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觀即落第二，攢眉又落三，異目超宗者，如何共指南？」問：「洪鐘在虡，有扣則鳴；寶鏡臨臺，遇形則鑑。某甲上來，請師一鑑。」師云：「匝地紅輪誰著眼？」進云：「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師云：「切忘喚鐘作甕。」進云：「現在四眾臨筵，請師再垂方

便。」師云：「終不節外生枝。」進云：「大眾沾恩，學人禮謝去也。」師云：「伶俐衲僧，一撥便轉」。問：「人天交接，祖印高提，四眾雲臻，請師垂示。」師云：「有眼者見，有耳者聞。」進云：「建法幢，立宗旨，普利群機，如何演唱？」師云：「春至百花開爛熳。」進云：「可謂太白燈傳光遍界，重輝神鼎照無私。」師云：「且喜闍黎共證明。」僧一喝，師便打。進云：「棒頭點出無私旨，四眾均沾雨露恩。」師云：「知恩即得。」問：「清風匝地，天雨飄香，瑞氣臨門即不問，聯芳續焰事如何？」師云：「山僧今日開堂。」進云：「掀天揭地，總是衲僧常分；四六尖新，亦乃諸方舊套。惟有汾陽十智，乞師答示。」師云：「又理者葛藤作麼？」進云：「某甲看來，和尚到者裏也是土上加泥。」師云：「你又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問：「臨濟家風即不問，神鼎大用事如何？」師云：「還具眼麼？」進云：「衝開碧落千峰秀，撥轉乾坤萬國新。」師云：「閒言語。」僧便喝，師亦打。乃云：「曹源一滴，瀾翻濟北之波；掣電之機，倒行吳越之令。諶老曾行此令，掀翻海嶽於茲山；吾師復抉其源，白浪滔天於此地。直得精奇衲子望風乞命，乃佛乃祖到此攢眉，可謂先後同途，古今一致。要識古今一致麼？」拈拄杖，云：「今朝令出新條，大啟潑天門戶，放出白拈之手，劈開疊紗重玄，使人人證其知，窺見室家之好，各各廓其見，洞明列祖典型，正顯祖席有光，人居大國方知貴，便見洞庭無蓋，水到瀟湘一樣清。續焰聯芳即且置，穩坐家堂一句又作麼生？焚香歌盛世，一曲萬年歡。」起身，云：「元揆寡陋庸才，山林廢器，只宜長林豐艸，粥飯長隨，況茲祖庭名勝，巨任匪輕，自揣何能，敢充斯選？毋乃同條誼篤，抑亦師命難辭，諸檀特達之高懷、法社耆英之雅誼，同聲勸勉，推卻固難，祝聖開堂，勉從斯舉，藉斯毫末善利，上祝永固皇圖，次及在筵諸上善人，塵塵剎剎助轉法輪，世世生生揮戈佛日，壽山高峙，福海汪洋。久立，珍重。」復坐，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與麼為人，非但瞎卻者僧眼，瞎卻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師云：「二大老一挨一拶，有放有收，大似仲氏吹塤、伯氏吹篪，雖則曲調尖新，其奈傷鋒犯手。爭如我契先法兄在座別展一機，不讓三聖之作略？雖然無語，其聲如雷。敢問大眾：因甚又放過新長老作者場狼藉？要知麼？伯牙縱有高山調，不是知音也大難。」復結槌，下座。

當晚，小參。「十年賡罷郢陽春，神鼎今翻曲調新，不是渠儂恣賣弄，沒絃琴上覓知音。覓知音，撥艸尋，山僧此來與眾兄弟牧南泉牛，肩九峰犁，曳楊岐耙，開百丈田，炊脫粟飯，唱村田樂，佛法二字從教日炙風吹。忽有箇漢出來道：『將謂新翻別調，依然下里

巴謠。』不覺噓一噓，向道：『禾黍不揚艷，競栽桃李春，翻合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師至湘陰，眾善信就下院設齋，請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昨日煙霞嶺上，今臨萬頃瀟湘，杖頭忍俊不禁，指點不思議事。八景樓玲瓏八面，祖師心印全彰；花柳巷十字縱橫，古佛家風宛爾。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因甚有眼不見、有耳不聞，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卓拄杖，云：「千言萬語無人識，惱殺沉湘屈大夫。」下座。
佛誕，請上堂。僧問：「神峰聳翠，倒瀉雙溪，不容色，見聲求，如何是佛？」師云：「眼裏著沙不得。」進云：「滿日說不出，如何是法？」師云：「驗在目前。」進云：「達磨未來東土，神光不往西天，如何是僧？」師云：「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進云：「今日世尊降誕，居士設供齋僧，有何福德？」師云：「種麻得麻，種豆得豆。」進云：「和尚受人天供，將何報答？」師云：「山僧結舌有分。」進云：「某甲即不然。」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輕打我，輕打我。」師云：「吾不如汝。」乃云：「九龍吐水浴藍園，毒氣彌增八識田，香水一年澆一度，洗清或可在驢年。雖然水不洗水，要且水亦是塵，神鼎今日香湯杓柄一概屏絕，指天指地休挂齒脣，不許雲門剽竊，而今道泰時清，檀越入山修供，喜煞無位真人，突出日面月面，堂堂逸格超倫，諸人還見麼？」豎拂子，云：「十二處忘閒影響，三千界放淨光明。」
小參。問：「把住放行即不問，獅子出窟便驚人時如何？」師云：「惡發作麼？」進云：「鼻孔撩天，怪他不得。」師云：「且信一半。」進云：「本地風光阿誰欠少？」師云：「幾人平地喫交來？」乃云：「昨夜三更失卻牛，多少尋牛底不識路頭者，徒向溪東溪西長嗟短嘆，綠楊影裏頓足傍惶，直饒力盡神疲、水窮山盡，則愈趨愈遠，永不能得。唯善尋者必不然，細審跡步之去向，雖不即獲，便知不遠，荊棘林中直須下腳，平田淺艸一目了然，忽若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鼻頭繩索不愁不入手，既得入手則喜出望外。汝等諸人還有善尋牛者麼？得來不費纖毫力，最苦騎牛更覓牛。」
師誕日，謝兩序齋，上堂。「四大一幻身，年經四十九，伯玉云知非，狸奴亦知有。山僧至小知，飯來但溼口，腳瘦艸鞋寬，衣穿露兩肘。不羨釋迦先，那攀彌勒後？洗腳上床眠，面南看北斗。湖海諸高士，深山撕聚首，口夕扣玄微，褰衣一抖擻。中下不足論，上達知音否？若更問生緣，山藤劈脊摟，棒下證無生，一舉四十九。」
龍牙中巖和尚到山，引座，上堂。「古者道：『除卻黃龍頭角外，其餘盡是赤斑蛇。』在今天下赤斑蛇布滿寰區，幸有真龍現前，頭

角穎異。試看雲行雨施，俾潤枯槁。大眾各各照顧袈裟角著。」
弘覺忞師翁忌日，拈香。云：「獦獠邁種，慣逞顓頇，殃害兒孫無數，徒誇對御談玄，不肖會遭鈍置，難辭者片栴檀。若謂承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正是閩廣鄉談，兒孫安可錯流傳？」
天童密雲悟祖忌日，拈香。云：「桐棺山頂豁雙眸，攪擾叢林四十秋，兩腳捎空歸太白，惡聲流布遍閻浮。神鼎愚孫欲為掩卻，寧免火上添油休，幾箇而今解雪讎。」
中元，小參。「瞿曇為母陞忉利，天宮之樂不是久居；目連為母遊地府，黑暗倒懸是大可畏。脫輪迴苦趣，越三界樊籠。雖然，孝之所至非世所及，要亦人人知有，未出常情。尋常衲僧家彈指超彌勒、動步越釋迦，祇如各各本生父母還度脫得麼？還識得渠麼？若也識得，不忻天堂，天堂羈不得；不怖地獄，地獄豈能安？能生成萬物，與物無傷；能長育群萌，群生有賴。若能如是，不獨今生，直得多生父母、曠代冤親、三界二十五有含識群靈一時得解脫果、證涅槃樂；其或未然，梧桐一葉飄金井，一度西風一度愁。」
勗韜監院為師預祝五旬，請上堂。問：「爐煙靄靄，瑞氣氤氳，大座當軒，要津把斷。作麼生是把斷句？」師云：「寶劍光寒。」進云：「作麼生是轉身句？」師云：「禮拜著。」進云：「作麼生是者邊句？」師云：「突出難辨。」進云：「作麼生是那邊句？」師云：「歸堂去。」進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又作麼生？」師云：「少神作麼？」僧云：「謝師答話。」師云：「聽事不真。」問：「郢州白雪師親唱，神峰法席又重新，如何是神鼎境？」師云：「山深水寒。」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高著眼。」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如何是直切為人句？」師便打。乃云：「一向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突出日面月面，逢人撒土撒沙，立方外乾坤，展衲僧巴鼻，者邊那邊應用無礙，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直得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祇如無作無生，諸仁向甚處著眼？打麵麥，還州土，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開爐，小參。「神鼎火爐，不屬開閉，隨家豐儉，寒暑一如。鍊佛祖以鉗鎚、煆聖凡以鑪鞴，荊棘林重栽荊棘、枷枷上重著枷枷，諸方老凍儂只要和麩糶麵，不顧人食飽傷心，逼蛇化龍、證龜成鱉，用盡弄猢猻伎倆，各各眼睜睜地，亦似開眼尿床，大丈夫肯受他人處分，未為好手。山僧抑不得已，曲順時宜，也不續鳧截鶴、夷嶽盈壑，寬著程限，大開東閣，死盡偷心若冷灰，一聲豆爆乾坤闊。」
請漢波霄大師為座元，上堂。問：「臨濟有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具三要，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云：「莫被葛藤絆殺。」進云：

「如何是一句中具三玄？」師云：「果然跳不出。」進云：「如何是一玄中具三要？」師云：「我者裏一要也無。」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洗腳上床眠。」「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屋漏見青天。」「如何是第三玄？」師云：「誰知被底穿？」「如何是第一要？」師云：「猢猻戴紙帽。」「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堪驚亦堪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亂向者裏叫。」進云：「三玄三要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鐵棒撐驢眼。」僧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打，云：「猶欠者棒在。」問：「撾鼓陞堂即不問，徹底掀翻事若何？」師云：「七棒對十三。」進云：「祖師鼻孔一脈流通，因甚有臨濟、曹洞？」師云：「江南地暖，塞北天寒。」進云：「棒喝交馳，如何迴避？」師云：「著忙作麼？」進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師云：「照顧鼻孔。」乃云：「睦州接大樹于黃檗，覆陰天下，眼裏有珠；仰山陞兜率、說伽陀，拶入聖位，猶在夢裏。若是過量人，能行過量事，跨飛龍天漢，鼓陸地波濤，如鸞鳳衝霄，不留其跡。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就下平高，為物作則，乃可眼目人天，儀範末學。按下雲頭即且置，要更進步於百尺竿頭，須到座元寮為汝深錐痛拶。」

說戒，上堂。問：「人天交集即不問，月映千江事若何？」師云：「有眼者見。」進云：「昔日世尊四十九年說法，未曾說著一字，和尚今日又說箇甚麼？」師云：「不惜兩行眉。」進云：「多虛不如少實。」師云：「錯下名言。」問：「昨日今朝事不同，如何是親切為人底句？」師云：「覿面更無私。」進云：「登山須到頂，如何是最初一步？」師云：「闍黎足下自分明。」進云：「與麼則長安風月家家照去也。」師云：「且喜領話。」乃云：「未有世界早有此性，風吹不動天邊月；世界壞時此性不壞，雪壓難摧澗底松。恁麼見得徹去，則諸人戒體本自圓明、本來清淨，染汙不得；既汙不得，則優波離尊者要且不甘；既不甘，向甚處與他相見？河裏失錢河裏摝。」

晚參。問：「昔日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云：『屍在者裏，人在何處？』一女云：『作麼？作麼？』意旨如何？」師云：「鬼家活計。」僧便喝，師便打。問：「參禪打坐圖箇甚麼？」師云：「將勤補拙。」進云：「恁麼一切平常去也。」師云：「接竹點天。」問：「達磨不來東土，還有法可傳也無？」師云：「石中有玉。」進云：「如何是所傳底法？」師云：「沙裏無油。」乃云：「眉毛撕結，家貧遭劫；鼻孔撕觸，含冤叫苦。燈籠露柱，語耳忻忻；無位真人，淚下如雨。退無門、進無路，左無聊、右無措，恁麼時總是涅槃堂漢也。還有得路通霄、死中得活者麼？」省知藏一喝，師

云：「棺材裏撐眼。」良久，云：「獃郎猶向火邊蹲，奼女已歸霄漢去。」
麗宗和尚入塔，諸門弟子請上堂。問：「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如何是歸根的句？」師云：「被你道著。」進云：「未審和尚今日陞座說箇甚麼？」師云：「錦上添花。」問：「法界不容身，因甚可菴和尚今歸神鼎？」師云：「冤有頭，債有主。」進云：「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起，又作麼生？」師云：「非汝境界。」乃云：「法身等虛空，應物如水月，睹斯光者，除熱惱而獲清涼、廓情懷而消愁戚，無幽不燭、無水不含，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睹；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如是，則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即且置，秖如道：老僧不在明白裏，向甚處與可菴和尚相見？要知麼？牛頭沒去馬頭回，覿面誰能著眼窺？正法眼滅，瞎驢兒孫，輩輩驗家肥。」
心珠禪德請上堂。「吾本來茲土，傳法度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老臊胡！塞卻口門九年，舌頭拖地千載，將謂有法可傳，元來熱瞞我赤縣神州大乘根器。」驀拈拄杖，云：「神鼎好事不瞞人，主山高玄通鳥道，案山低橋鎖雙虹。左青龍，萬松嶺頭龍吟枯木；右白虎，煙霞嶺上豹變文章。無差互，絕囊藏，柏樹庭前重指注，何煩勸請更敷揚？」
瑞巖老和尚遺書至，設供拈香。指真云：「者老漢言滿天下，道播寰區，戈戟叢生，遺害不淺。今已浙江遷化，便見波旬鼓舞，人天慘悽。大眾且道：先師即今在不在？若道在，則先師受屈；若道不在，則神鼎受屈；若道無在無不在，帶累先師又入輪迴去也。蒼天，蒼天！」
冬至，上堂。「陰極陽生日，日日東出；迷極悟生日，日日西沒。覓陰消處不可得，陽從何長？尋迷起處不可得，悟作甚麼？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截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即化，是阿誰分上事？」卓拄杖，云：「日輪當午照，猶待曉雞啼。」
晚參。「選佛場中，選僧作佛。佛自西天老比丘，此土阿誰不具足。具足具足，神鼎不欲。不欲何心，選佛作人。若是其人，眼裏何曾容得塵。」
說戒，上堂。揮拂子，云：「幸自可憐生，猶要箇護身符子。高沙彌腳跟未曾點地，老丹霞也只掩耳偷鈴。盧行者將錯就錯，乘優波離寶筏，向曹溪浪裏鼓棹颺帆，道：『善來諸仁者，洗腳已上船，照顧金剛劍，莫教墮重淵，刻舟求也實堪憐。』」
佛成道，上堂。問：「山門、佛殿、廚庫、僧堂，未審明甚邊事？」師云：「看你分疏不下。」進云：「未離兜率，已降皇宮，因甚麼又在雪山六年？」師云：「屙屎見解。」進云：「破戒比丘

不入地獄，清淨行者不生天堂，此理如何？」師云：「古人不謾言。」乃云：「道本無形無名，何曾有壞有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聃管見也；一以貫之，忠恕而已，仲尼管見也；發真歸元，世界消殞，釋迦管見也。三箇漢，虛空釘撅，隔靴抓癢，若是睹星悟的，熟睡饒譫語。畢竟如何？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復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不問者箇道。』州云：『你問甚麼道？』僧云：『大道。』州云：『大道通長安。』」師云：「大道通長安，時人被眼瞞，盞子撲落地，打破常住磚。」

晚參。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拄杖長七尺。」進云：「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云：「腳跟下痛與你一頓。」進云：「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你問來不得不答。」乃云：「一九二九，沙飛石走，一時艸木叢林盡作獅子哮吼。芝公忍饑受凍，不暇說禪；悅公化米化薪，千生萬受。若待桶箍爆散時，知羞識醜也是癡狂外邊走。」

除夕，小參。「北禪分歲，烹露地白牛；雪巖效顰，宰獨角泥牛。說食飽人不得，畫餅豈可充饑？那堪雲門餅、趙州茶，粘牙搭齒，咀嚼無味？既不可走作諸人，又豈宜把玩歲月？今日論實不論虛，山前兩箇焦尾大虫，年窮歲畢，窮厮煎、餓厮炒，晝夜跑哮，秖要諸人各各據虎頭、收虎尾、捋虎鬚。若能如是，不枉神鼎門下稱禪客；其或未然，今朝臘月三十，莫道神鼎不為人好。」

元旦，上堂。問：「大雪紛紛下，柴米都增價，未審新年頭佛法是甚麼價？」師云：「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進云：「將謂無人著價。」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僧便喝，師云：「再喝喝看。」進云：「不貪香餌味，始是碧潭龍。」師打，云：「神鼎發箇好市。」進云：「任公竿子還重握，為覓金鱗上釣臺。」師云：「重說偈言。」乃云：「鐘依舊響，鼓依舊鳴，眾依舊集，座依舊陞，山門依舊向南開，天地依舊覆載，日月依舊照臨，山河依舊平等，人物依舊光亨。」驀拈拄杖，卓一卓，云：「誰知者漢不依舊，掀翻窠臼又重新。」

晚參。「連朝爆竹喧轟，禁城莫禦火攻。走出西河獅子，殄滅長沙大虫。主山神、主林神、主空神一時奏與帝釋，謂是把關使者牆塹不固。推勘將來，元知道泰年豐。何以見得？李公喫酒醉張公。」為空默上座對靈小參。「生為死之因，死為生之本，透出兩重關，缽盂重安柄。者裏見得徹去，則聖凡不二、隱顯同途，無生死處示現生死，百花叢裏過；無去來中示有去來，一葉不沾身。其來也，雲生碧嶂；其去也，月落寒潭。正恁麼時，秖如那吒太子骨還父、

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為母說法。上座到者裏如何與他相見？無影樹頭金鳳舞，不萌枝上玉花飛。」
解冬，上堂。問：「文彩全彰即不問，解期一句請師宣。」師云：「放你三十棒。」進云：「結制已前斬釘截鐵，解制已後如何保任？」師云：「皮下不可無血。」進云：「恁麼則梅放一枝天下春也。」師云：「漏逗不少。」問：「一雨普滋即不問，枯木逢春事若何？」師云：「好箇消息。」僧打圓相，拂袖便行，師驀頭便棒，乃云：「還丹一粒，點鐵成金，一冬那有者閒工？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從來不打者鼓笛。無賓主句，文彩全彰，枯木逢春，花開滿目。拄杖子道：『今日解制，我此一眾一冬幸不空過。何也？此眾無枝葉，惟有諸真實。』」乃擲下拄杖，云：「者木頭猶挂脣齒在。」
契先和尚至，引座，上堂。舉：「文殊請世尊再轉法輪，世尊云：『吾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是吾曾轉法輪耶？』」師云：「者老漢抱贓叫屈，我青陵法兄昔年於此倒握吹毛，摧伏魔外，肆無畏舌，大闡一音，也道不留元字腳。今幸象駕到來，有冀法雷再震。諸人至誠懇請，倘蒙屈曲垂慈，必得聞於未聞也。」
晚參。「久雨不晴，設遇杲日當空，猶是階下漢。久迷不悟，果然擊碎蟠桃核，只是舊時仁。莫有識得舊時人者麼？直饒識得，何異階下漢？」
師至青陵，請上堂。「端的得回汗出，寶王剎現毫端，堂堂大座當軒，說甚化城寶所？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不資餘力，變荊棘林為釋梵龍天之宮，法隨法行，以脫粟飯為酥酪醍醐之味，無佛處示佛、無祖處現祖，此是我堂頭法兄之餘勇也。神鼎劣弟幸獲觀光，承命俾陞此座，直得借婆衫子拜婆年，也要大家知有。大眾！且道知有箇甚麼？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佛涅槃，上堂。「色見聲求，是行邪道。那堪摩胸告眾，要人觀紫磨金色之身。是正道？是邪道？咄哉瞿曇！郎當不少，即今不屬有無。大眾還見麼？晴光轉綠蘋，淑氣催黃鳥。」
永隆昱堂、慧鋒二長老供法帔為師祝壽，請上堂。「大眾會麼？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喚什麼作法？今者郢州一會諸上善人，以山僧年登半百，不忘向染法味，全超不借，力在逢緣，指端上運合千差，針縫邊打成一片，不是吳綾蜀錦，亦非白玉黃金，直得羅紋結角處日月無光，金碧交輝時乾坤失色，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且道因誰致得？二株嫩桂飄香遠，葉葉騰芳歲月長。」
清明，上堂。「鶯梭日逐大忙生，織就天機錦繡春，何事佳人不解惜？遍尋芳艸哭新墳。好傷心，不傷心，將謂眾生苦，更有苦眾

生。大眾且道：如何免得？」卓拄杖，云：「莫待老來方學道，新墳多是少年人。」
晚參。「三春已盡，夏景斯臨，香嚴擊開漆桶，靈雲打失眼睛，玄沙寂子據款結案，致令千古有屈難伸。且道屈如何伸？」眾無語，師云：「禍不入慎家之門。」
佛誕，上堂。豎拂子，云：「纔見毘藍出頭，又向雙林縮頭，詎料百千年後撞著韶陽對頭？爭如者裏罷卻干戈百艸頭，夜來明月落溪頭，便見戴角擎頭、鐵額銅頭、普天匝地、法法頭頭，若喚作佛，頭上安頭。畢竟如何？總為戰征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
瑞巖先老人週忌，拈香。「去年今日一段義，青天白日人誰識？今朝對面不相逢，蓋色騎聲秖者是。」
師誕日，上堂。「淨法界身，本無出沒。三世凍儂，歷代開士。甚麼物恁麼來？大悲願力，示現受生，救得眉毛完全。者幾箇？無生猶是末，何況有生？到者裏，諸天散花無路，鬼神窺覷無門。雖然，對面不相識，千里卻同風。誰是同風者？眼卓朔，頭鬅鬆。」
端午，上堂。「五月五，懸艾虎，驅百病，蕩邪路。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得南嶽信報道：湖南境內，瘟癀所司，得乘其便，人民死者不可稱可。符使不靈，執蒲劍，跨艾虎，倒退三千，卻來問云：『此山得保無虞者，不審修何行？習何業？用何玅術？』山僧笑而不答。木上座在傍忍俊不禁，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山僧驀口一摑，不覺吐舌。大眾！還知落處麼？疑則禍生。」
自修禪人請上堂。問：「鐘聲纔動，請法殷勤，大眾雲臻，如何指示？」師云：「曲不藏直。」進云：「未明心地法，難過趙州關。如何是趙州關？」師云：「十字縱橫。」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切忌訛言。」乃云：「當陽一著，迥絕遮攔，不屬盈虧，若為修證？修證不無染污，不得腦門著楔也。如牛駕車，打車打牛，四稜踏地也。所以，五千餘卷無非黃葉止啼，八萬四千法門總是繫驢橛子，須是獨超物外、生鐵鑄成底，乃能不重己靈、不慕諸聖，奴呼菩薩、婢視聲聞，然後興無緣慈、作不請友，運出自己家珍，大作金牛佛事。正當因齋慶讚，又且如何話會？木札羹與鐵釘飯，不是飽餐人不知。」
弘覺忞師翁忌日，拈香。「棄儒冠而喜緇衣之宜，究產難因緣而撞彩瞥地，何其居寰海而赫赫聲馳，入皇宮而耽耽虎視？徒謂是玅喜重來，明教再世，又奚能彷彿其萬一？要識者老子落處麼？大虫舌上打鞦韆，蟭螟眼裏放夜市。」
立秋，謝雨，上堂。「片葉飄庭際，肅清三伏火，雲一雨便知秋，消盡人間熱惱。長連床上不可熱殺閻黎，枯木巖前不可坐殺閻黎。

熱不殺，坐不殺，體露金風一色秋，眼光爍破四天下。」
天童密雲悟祖忌，拈香。「中龍池毒，現闡提身，抵死力戰，伏諸魔軍，一怒而天下懼，吳越之令再行，斬頭截臂之徒一一自領出去而後已。且道今日是肯伊不肯伊？」插香，云：「罪不重科。」
中秋，上堂。以拂子打圓相，云：「是月有晦明，此月無圓缺。曹溪話與靈山指，掉棒打不著；南泉玩與寒山比，水中撈不著。可憐明眼衲僧，向此光不透脫。若透脫，襲襲天香雲外飄，時時桂子月中落。」
重陽，上堂。「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陶潛對黃花而醉，靈雲見桃花而悟，迦葉見拈花而笑。三箇漢得即得，其奈破花換卻眼睛，轉身不得。若在今日，山僧熱炙盞子，點茱萸茶，令他各各知有。且道知有箇甚麼？重陽九日菊花新。」
開鑪，小參。「見成鑪鞴，舊案重圓，無煙之火，烈燄互天，燒殺不知其幾，誰能解救頭然？果是精金，自不變色。莫有精金麼？試拈出看。如無，山僧不惜兩莖眉去也。」卓拄杖。

（比丘玉可　心禪　偉如　咸潤　戒弟
子成潔　自度　子祥　佛頂　同捐刻
第二卷。）

一揆禪師語錄卷二終

侍者成法記錄

住潭州神鼎資聖禪寺

上堂。「神光失卻一臂，雲門拶折一足。喚作為法忘軀，寧免求榮反辱。大抵河裏失錢，不離河中撈摝。梅花撲鼻馨香，寒耐一番徹骨。君不見，卞氏璞三獻，曾經遭刖足。屈屈堪述，斷絃須是鸞膠續。」
小參。「立地待你搆去，皮下不可無血，露柱咬定牙關，燈籠冷笑不徹。且道：笑阿誰？笑諸人耶？笑自己耶？笑山僧耶？你也理會不得，我也理會不得，留與擔板禪和，日用中證龜成鱉。」
晚參。「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山僧夢中說夢，諸人夢巾聞夢。聞說分明，如夢斯覺。夢覺覺非，覓甚麼碗？」喝一喝。
冬夜，小參。「今日初三，明日初四，陽從何長？陰伏何之？與天地而同根，會萬物為一體，釘樁搖櫓漢，有甚共語處？須知一人不在此限。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還見傅大士麼？初三初四月如鉤。」
至節，上堂。問：「冬至時添一線長，未審水牯牛鼻孔長多少？」師卓拄杖。進云：「除卻者箇又作麼生？」師便打。進云：「可謂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靈豈藉四時遷？」師云：「鼻孔謾撩天。」僧便喝，師又打。進云：「德山棒不須拈出，臨濟喝撥置一邊，去此二途，乞師指示。」師云：「去此二途問將來。」進云：「轉見不堪。」師又打。乃舉：「溈山示眾云：『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山云：『情知你答者話不得。』香嚴云：『某甲偏答得。』山如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山云：『賴遇寂子不會。』」師云：「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若是神鼎門下，放過不可。頌云：晷運推移化日長，香嚴寂子太郎當，花枝無奈爭春早，惹得遊蜂著底忙。」
晚參。「杲日當空，堅冰不解，非一日之寒；靈光獨耀，有眼如盲，非一日之病。有般底便道：『冰只在水，光只在眼，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免喚侍者速與冀箕笤帚。會麼？剖出無瑕方是玉，畫成有足即非蛇。」
說戒，上堂。「戒急乘緩，溈山落節於寒拾；乘急戒緩，老盧奪標於黃梅。甕裏不曾走鱉，衣中誰識有珠？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也須是箇人始得。然雖如是，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釣船不犯東西岸，始信篙人用意良。」

佛成道日，上堂。問：「古今無欠缺，歷劫絕盈虧，未審正覺山前悟箇甚麼？」師云：「築著，磕著。」進云：「和尚猶是重添註腳。」師云：「你作麼生？」進云：「日午覓金烏。」師云：「兔子不離舊窠。」僧便喝，師便打，僧云：「不得艸艸。」師云：「你但喫棒著。」進云：「雪上更加霜。」師云：「也不辜負你。」問：「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既是度人已畢，因甚麼又向雪山六載？」師云：「好人不肯做，剛要屎裏臥。」進云：「世尊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即今和尚說法，還許學人解悟麼？」師云：「不許。」進云：「且喜龍吟霧起家家雨，虎嘯威獰浩浩風。」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雖瞞。」乃橫按拄杖，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要知不平事麼？佛道懸曠，久受勤勞，乃可得成黃面老子，六年餓得眼花，一睹明星而悟，其奈南泉以道喚作平常心，米胡以悟道為落第二，山僧將者幾箇老骨撾縛作一束，送在洞庭湖裏。諸人要見南泉則易，見米胡則難；見米胡則易，見神鼎則難。要見神鼎麼？」卓拄杖，云：「三十年後。」
除夕，小參。「衲僧家見義不為，何勇之有？多少英靈漢，從年頭至年尾，被一隊山精鬼怪、埜狐狼東撞西曳，不得自由。山僧以大圓鏡而炤破之，不施寸刃而折服之，直得藏身無地，抱屈含冤。忽有箇傍不甘底道：『長老今朝臘月三十日也，何得為他閒事長無明？』但向道：『山僧住持事繁。』」
元旦，上堂。「甲子年，正月一，從頭號令斬新出，普天一致太平春，埜老不知堯舜力。只此不知與不識，玅德空生，讚嘆不及。」
晚參。「直鉤釣獰龍，曲鉤釣魚鱉，離鉤三寸，道將一句來。」粲書記云：「不貪香餌味，始是碧潭龍。」師驀頭便棒，粲禮退，師云：「還有麼？」眾不出，師云：「不堪點額。」
上元，解制，上堂。「把住片雪點紅爐，熱發作麼？放行嫩柳垂金線，熱發作麼？兩頭坐斷，死水平沉，別具金剛眼睛，自是輝天鑑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若是冷水浸冬瓜，緇田無一簣之工，鐵圍有百刑之苦，莫言不道。」
佛涅槃，上堂。「摩胸告眾，槨露雙趺，將謂人天百萬，一時眼裏無珠，致令二千年後被人看破。老胡目道向甚處看破？微雨灑花千點淚，淡煙籠竹一堆愁。」
師至湘陰縣觀音會，眾信請陞座。問：「世尊在世，無四眾弟子不說法，今日四眾雲臻，未審和尚說箇甚麼？」師云：「天無私蓋。」進云：「恁麼塵塵剎剎盡證無生也。」師云：「文不加點。」進云：「秖如文星橋與八景樓終日對談何事？」師云：「將謂無人證明。」進云：「我面前無你，你面前無我，誰為說者？誰是聽者？」師云：「何得當面諱卻？」進云：「埜色更無山隔斷，

天光直與水相通。」師云：「且喜領話。」問：「不昧本來身，如何是法身邊事？」師云：「枯椿繫癩馬。」進云：「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云：「你問阿誰？」進云：「四眾幸蒙師指示，從今法法本無差。」師云：「知心能幾人？」乃云：「十字街頭伸佛手，幾個知歸？笙歌叢裏啟圓通，還期達者。二臂、四臂，八萬四千母陀羅臂齊舒；千眼、五眼，豎亞一隻摩醯正眼洞照。爍破昏衢之暗，豁開劫外之機，化穢邦淨土一如，攪酥酪醍醐一味，要令未得者得、未證者證。秖如大士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諸人作麼生與他相見？」卓拄杖，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始得知。」

佛誕，上堂。「來此世界八千番，將謂忘卻，出頭便作獅子吼，誑謾閭閻，賺他一類逐鹿之夫，普天匝地，自古至今，各各心憒憒、口悱悱，欺胡瞞漢，逐惡隨邪，大似曳尾靈龜，潑油救火。神鼎恁麼道，諸人還甘麼？若也甘去，則從上無過；若也不甘，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然雖如是，不因紫陌花開早，爭見黃鶯下柳條？」

遠菴老和尚忌日，拈香。「巴陵三轉語，鈍置相顢頇，神鼎無一言，坐斷千峰寒。且道還愜先師意麼？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開爐，小參。「爐頭熱鬧，諸人慣便，諸方本分鉗鎚，箇箇望風乞命，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便見南來北來，不將黃葉止啼，真語者、實語者，只貴說到行到。若是接響承虛，不免露柱攢眉、燈籠發笑。」

上堂。問：「不圖熱鬧門庭，只要流通正眼。熱鬧門庭即不問，流通正眼事若何？」師云：「逢人切莫錯舉。」進云：「如何是正眼？」師云：「高聲著。」進云：「幾年流浪奔波若，今日歸家唱凱歌。」師云：「猶在門外之遶。」問：「當陽一著即不問，金鐘玉版事如何？」師云：「眼中不著屑。」進云：「如何是金中玉？」師云：「你是土壍子。」進云：「如何是玉中金？」師云：「一鎚粉碎。」僧擬議，師便打。乃云：「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明眼衲僧何處摸索？擬待為眾道破，其奈多口阿師在傍連忙搖手道：莫！莫！你道莫甚麼？留與長連床上禪和，九十日內橫咀豎嚼。」

小參。問：「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口挂壁上，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云：「若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進云：「人人本具，因甚要紅爐煆煉？」師云：「你是鈍鐵。」僧禮拜，師便打。問：「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琉璃已破，金鳳子即今在甚麼處？」師云：「鈍置殺人。」進云：「恁麼傷心江上客，不見故鄉人。」師云：「你見箇甚麼道理？」進云：「若有道理所見，打折拄杖有分。」師云：「山僧沒氣力打你。」乃云：「直鉤釣獰龍，曲鉤釣

魚鱉，不是太郎當，只為婆心切。切！切！不顧腳下泥深三尺。」拈拂子云：「山僧垂鉤也是曲是直，只饒辨得曲直分明，也是死水中物。畢竟如何？果是碧潭龍，不貪香餌屑。」

冬至，上堂。問：「陽回大地，燄發冰河，直切提持如何指？」師云：「石筍抽條長丈二。」進云：「只如天地未分、陰陽未判，和尚又作麼生？」師云：「虛空安耳穴。」乃云：「陰伏陽回，萬物萌動，漢宮女則日添一線長，水牯牛欄中常甘水艸，作世法商量也得、作佛法商量也得，獨有神鼎拄杖子道：『不得，不得。』且道因甚如此？撐天拄地先天地，不屬陰陽造化工，直下點開千聖眼，觸翻蚯蚓化獰龍。」卓拄杖，下座。

晚參。「休去歇去，又用開口作麼？但願空諸所有，出得荊棘林，還落屎窖裏。慎無實諸所無，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成道新鐘發聲，上堂。「豁開夢眼，大闡一音，天龍寂聽生歡，地獄停酸息苦。其奈瞽者不知午夜虛明，聵者那覺晴空霹靂？」驀拈拂子擊香臺，云：「明星現也，法音震也，其或尚留觀聽，不免鐘聲披七條，時時為汝徹困。」

晚參。「馬祖鹽醬不少，神鼎鹽醬俱無，不是門庭迥別，要免遞相塗污。山僧恁麼道，早是潑第二杓惡水了也，何況較量豐嗇者乎？急著眼，謾躊躇，若箇男兒不丈夫。」

除夕，小參。「三百六十箇閑窠窟，今朝為汝等一時破除。」卓拄杖，云：「委悉麼？香嚴老子向者裏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便窮到無卓錐之地，連錐也無，直得淨裸裸、赤灑灑，無可把得。到恁麼田地，亦未是衲僧極則，如何免得臘月三十日到來不著忙去？要得相應，須向山僧未開口前一回瞥地略較些子；脫或未然，相逢不遇調羹手，辜負梅花又一年。」

元旦，值雪，上堂。問：「千七百則陳爛葛藤不勞拈出，作麼生是斬新一句？」師云：「天無私蓋。」進云：「舊歲殘花萎，新春瑞艸芳，如何是不遷底意旨？」師云：「地無私載。」進云：「與麼則和尚坐致太平也。」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乃云：「歲朝春，黃河清，真罕遇，聖人生。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地平如掌，瑩潔如銀。林下道人若為話會？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樂昇平。」

解制，上堂。「長期短期，以悟為期。大象不遊免徑，大海不宿死屍。只許老胡會，不許老胡知。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

清明，掃諸祖塔，上堂。「春日晴，春花明，春禽瑣碎，春水鳴琴。無縫塔中祖師忍俊不禁，突出百艸頭上，指點安心法門，塞乎天地，充滿乾坤。若也觸途成滯，便見屍橫萬里，白骨堆山。大眾！還見祖師麼？淚血染成紅杜鵑。」

上堂。「今日是佛生日，為他人喝彩，終無了日。不是佛生日，乍可違條，不可越例。雲門一棒不違條也，藥山一杓不越例也。神鼎不打者鼓笛，違條越例總不干及。為甚如此？祖父閒閒，兒孫得力。」

結夏，小參。「護生禁足，衲子家風；殺盡安居，道人活計。既殺盡，何為護生？既護生，豈宜殺盡？者裏別具眼腦，便見開一片畬、種一籮粟，仰山夏不空過；日中一食、夜後一寢，溈山夏不空過。既不空過，莫是有為麼？辜負仰山。莫是無為麼？辜負溈山。如何得不辜負去？不見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

遠菴老和尚忌日，拈香。「來神鼎，為破天荒；主天童，令行吳越。數十年，風行楚浙，毒遍寰區，只知結盡冤讎，不顧惡聲流布，帶累神鼎不得自由。今當者老子三週忌辰，不免將伊鼻孔扭捏作一分香。大眾！且道是酬恩雪恨？是外揚家醜？雖然，父為子隱則得，子為父隱則不得。」

解夏，小參。「黃龍潭裏下三百六箇吊筒，蝦亦不遇，勞而無功。翠巖一夏與師僧東語西話，救得眉毛、缺落牙齒。爭似神鼎者裏，禁足不憐鵝護雪，安居不驗蠟人冰，直教天台日日普請、南嶽時時遊山，朝耕隴上雲、暮種巖前月，終不將珍珠作豌豆糶卻。何為如此？祥麟止有一隻角。」

中元會，弟子沈君弘追薦，請上堂。「一靈真實性，隨類現千般；離合縈歡戚，歸元悉坦然。所以，鏡像空華，徒勞把捉；碧潭明月，撈摝方知。無功用解脫門、不思議三昧力，不出乎江南兩浙、春寒秋熟而已。若乃推倒涅槃城、踏翻生死海，塵塵遊大寶王剎、步步越華藏毘盧，謂是徹證無生，也是兒孫邊事。大眾！正恁麼時，且道俞氏善人即今在甚麼處？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晚參。「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馬載與驢馱，癡狂外邊走。累人伸驢腳，累人展佛手，仔細思量著，使人笑破口。眾中有解笑者，是山僧同參。有麼？比擬張麟，兔亦不遇。」

九日，上堂。問：「今日重陽九月九，家家歌飲茱萸酒，秖如林下道人如何話會？」師云：「俗氣不除。」進云：「正山明水秀之際，乃橙黃橘熟之時，如何是應時節一句？」師云：「闍黎猶向者裏著倒。」進云：「千林黃葉歸根去，萬里青天迴一輪。」師云：「海中果子樹頭心。」乃云：「節屆重九，俗尚登高，即俗明真，不妨愜好。然而諸聖道高、凡夫貢高，縱有志高、心高，爭似衲僧眼高？神鼎門下要亦未為極致。何故？平步登高易，從空放下難。或有道：長老說高說下，莫是為人處麼？但向他道：自笑年來無合煞，平高就下教兒曹。」

晚參。「臺山路上，婆子逞盡風流；鄂渚渡頭，梢公撈蝦摝蜆。渡得一箇，喚回半箇，接響承虛，堪作甚麼？更惜嵩山破灶墮，未必人人辜負我。雖然，覿面堆堆，幾箇迷逢達磨？」
開爐，上堂。「磨磚不成鏡，坐禪不成佛，冷水浸東瓜，大家撕淈[泳-永+盾]。別有好商量，節目更節目，一聲豆爆冷灰中，六六元來三十六。」
晚參。「隔山見煙便知是火，惜取眉毛好；樹動有聲便知是風，照顧腳下好。眉毛腳下，風火不停，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
冬至，謝自覺、松友二上座緣幹回齋，上堂。「陰消陽長，有功者賞，拄杖抽條也，直聳上三十三天、遊遍四天下，直得冰河發燄、鐵樹開花，驀於十字街頭撞著普化掣風掣顛，布袋長汀橫拖倒曳，一時荷負歸來，並作飯香佛事。因齋慶讚即且置，如何是者隊漢著力底句？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遠塵上座請上堂。「無賓主句火爐邊，文彩全彰不用宣，大藏五千詮不及，禪流安可妄流傳？把定封疆，將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和盤托出，便見飯籮邊坐，餓殺者多。詎知舒卷自由，全心即佛；運心平等，全佛即人？」驀豎拂子，云：「向者裏知解稍存，飲水也須防噎。還委悉麼？陶潛不預東林社，今昔蓮宗枉挂名。」
臘八，上堂。「睹星悟心，聖賢無兩心；得道失道，天下無二道。無二道，明相告，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歲夜，小參。「一年今日盡是為歲窮，卓錐無地也是為人窮，人窮有錐在，歲窮有日在，只饒身世杳忘、佛法俱泯，敢保亦未徹在。何故？若要明辨端倪、體取面目現在。」
元旦，上堂。「新歲行新令，剛要說新語，山僧從是思惟，終不以巧妙言辭、尖新語句落賺諸仁。若是拈頭作尾、拈尾作頭，延一日為一劫、促一劫為一日，也是尋常作略。如是，則年依舊、月依舊、大眾依舊、拄杖依舊。」卓一卓，云：「換斗移星只等閒，英雄肯落他人後。」
解制，上堂。「三冬無煖氣，俗氣未曾除。除得俗氣，猶是婆氣。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是甚麼氣？莫認定盤星，領取鉤頭意。」
清明，小參。「笑卻成哭，哭也堪笑，不薦本有爺娘，伶俜甘作不孝。若也孝，腳頭步步長安道，稍涉遲疑隔萬山，依然白骨堆青艸。」
中秋，易九有文學請上堂。「大顛扣齒，文公徹見根元；黃檗安名，相國推門落臼。承當過量事，須還過量人，發明過量機，施設過量用，不資餘力，左右逢源，捲舒立方外乾坤，縱橫挂域中日月，於不思議處因行掉臂時，迴出一輪，光吞萬象，非圓非缺，無

物比倫，任是靈山話底、曹溪指底，何似水中撈摝得底？且道因甚得到與麼地？月中仙桂和根拔，非比尋常第一枝。」
晚參。「電捲星馳，到即不點；纔涉思惟，點即不到。及乎坐斷兩頭，劈開向上一竅，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門具三要，且道是甚麼竅？檢點得出，不謬為神鼎禪客；其或未然，鄭州梨、青州棗，大抵勿過出處好。」
小參。「離心意識參，澄潭不許蒼龍蟠。絕凡聖處學，豈特無繩而自縛。進前則垜生招箭，退後則墮坑落塹。左不得、右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恁麼得，猶添腦後三斤鐵。畢竟如何？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開爐，上堂。問：「十方聚會即不問，選佛場開事若何？」師云：「今日結制。」進云：「如何是普利人天句？」師云：「痛棒熱喝。」進云：「秖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是何作用？」師云：「知心能幾人？」進云：「恁麼則當陽舉示分明極，動地風光遍界彰。」師云：「衲子難瞞。」問：「如何是有句無句？」師云：「絲來線去。」進云：「如何是如藤倚樹？」師云：「抱贓叫屈。」進云：「秖如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云：「笑倒傍觀。」問：「萬松嶺上雲靄靄，神鼎爐內燄騰騰，且道是何祥瑞？」師云：「眼中莫著屑。」進云：「雨灑深林聲瀝瀝，浪滔天上白漫漫。」師云：「換卻你眼睛。」問：「背覺合塵即不問，背塵合覺事如何？」師云：「甚處去來？」進云：「一念回光即同本得。」師云：「禮拜了退。」進云：「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處學，未審參見阿誰？學箇甚麼？」師云：「曾問幾人來？」問：「獅子出窟時如何？」師高聲云：「道甚麼？」進云：「未出窟時如何？」師云：「看你分疏不下。」進云：「已出未出時如何？」師便喝，乃云：「不寒不熱火爐，不儉不豐床榻，且喜南來北來，缽囊次第高挂，無賓主句重提，未免深錐痛拶，虛空摟出骨筋，旋把龜毛倒拔，還他鐵額銅頭，於此倒戈卸甲，相將坐致太平，一曲高歌哩囉，若也守轍循途，一任鑽龜打瓦。」
晚參。「結制半月，瞥也不瞥；瞬目揚眉，大巧若拙。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山僧有箇切近法門，不免以資傍瞥。」乃屈指，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愜值諸人打七。會麼？面赤不如語直。」
晚參。「鍋是鐵鑄，飯是米做，十箇五雙，咸善分布。飯不是米，鍋不是鐵，十箇五雙，如癡如兀。山僧雪上加霜，終不將龜證鱉。」以拄杖卓一卓，云：「不於者裏究根元，直待當來問彌勒。」

冬至，上堂。問：「(冬至)陽回即不問，古鏡重輝事若何？」師云：「天左旋，地右轉。」進云：「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且道和尚為人在甚麼處？」師云：「領取鉤頭意。」進云：「直透龍門雲外客，肯遭點額弄潮回？」師云：「險。」問：「陰伏陽回，今時邊事，一爻未動以前還有商量也無？」師云：「乾三連，坤六斷。」進云：「時節已蒙師指示，宗猷大闡請師宣。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山僧有棒，不易拈出。」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須知痛癢始得。」進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打，云：「放過不可。」進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禮拜了退。」進云：「恁麼則舉動無非華藏界，大千迸出不傳機。」師云：「相逢者少。」乃云：「群陰剝極，一氣潛回，葭管灰飛，萬物萌動。岸容待臘，將舒柳眼之青；山意衝寒，欲發梅腮之笑。天何言哉？不失序也；地何言哉？發育物也。於斯見得，卻被物轉，有甚共語處？若能轉物，即同如來，直須撥動天關、掀翻地軸，把住則六陰充塞、日月無光，放開則大地陽回、花生碓嘴，水牯牛乘時頭角崢嶸，馬駒兒奮迅踏殺天下。正恁麼時，且道承誰恩力？」揮拂子，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推？」

小參。「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衲僧家豈是三家村裏打月令底念話杜家？一日缽盂兩度溼，折腳鐺子提上挈下，卻倩阿誰？金剛圈作麼跳？栗棘蓬若為吞？室中無立雪之操持、槽廠無負舂之實履，可悲可痛。有般漢便道：『歸家不問程途事，美食元非中飽人。』雖然，金剛王劍要且不甘。何故？太平寰宇斬癡頑。」

臘八，上堂。問：「明星現時，世尊悟道。道本不迷，悟箇甚麼？」師云：「黃河三千年一度清。」進云：「四十九年說法，不曾說著一字。此意如何？」師云：「五百載聖人出。」乃云：「昔之星、今之星，光無二現；古之眼、今之眼，見無兩般。無兩般，聖不加增、凡不加減；無二現，古今日月、依舊山河。忽若風雨晦冥，向甚處與釋迦老子相見？若也見得，本無悟、亦無迷，迷悟由來第二頭。如何是第一頭？雲淨長天月一鉤。」

托缽歸，晚參。「歌管樓前薦得，只在途中；喪車幕裏知歸，不離家舍。城裏佛，山裏佛，撞頭磕額是何物？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入荒田不撿，信手卻拈來。人人飽足觀光，一一珠回玉轉，莫嫌井深，休怨綆短，但知得妙迴途，說甚窮坑難滿？」

除夕，小參。「歲歲結交頭，一年分一度，神鼎無可分，打鼓重剖露。不烹露地牛，不跨大雄虎，剔起無盡燈，截斷千差路。來年何處來？去歲歸何處？塵劫一念觀，了無去來住。頭頭解脫門，卓卓象王步，今日與明朝，六六三十六。」

元旦，上堂。問：「陳爛葛藤即不問，新年佛法事如何？」師云：「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樂昇平。」進云：「獅子遊行芳艸綠又作麼生？」師云：「縮頭去。」進云：「踏翻日月，撥轉乾坤去也。」師云：「莫鹵莽好。」問：「雪月舒光，為甚碧潭無影？」師云：「覷著則瞎。」進云：「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落新舊底句？」師云：「早落新舊也。」進云：「秖如古人三句明甚麼邊事？」師云：「三句外薦取。」進云：「千聖共傳無底缽，大家齊樂太平年。」師云：「又恁麼去也。」乃云：「喜慶大年朝，豐占事事饒，天饒蓋，地饒載，日月饒照臨，山饒高，水饒深，洞庭饒浩渺，直得八百里波濤與萬松嶺風濤日夜對談實相，演出無量微妙章句，不出者箇饒字，詮釋盡盡，致令大地眾生有情無情，獲無量樂，證無量果。桃符神聞得道：『長老！色色現成，何用你大驚小怪？』阿呵呵！怪不怪，溫故知新奚分外？」

晚參。「少林分皮分髓，南嶽得眉得心。老盧不會不得，臨濟點將火焚。牧羊憐蘇武，望漢笑李陵。聖不慕他，靈非重己。三尺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元宵，解制，上堂。「上元燈，元宵節，明暗雙雙箇時節，放出無毛蜚大虫，踏翻劫外光天月。正當乾坤失色，燈月潛輝，明暗雙忘，若為辨主？須彌南畔打三更，北俱盧洲日卓午。」

祈雨，小參。師云：「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拄杖子慈悲去也，化作大龍，普施霖雨。是雨不從身出、不從心出，不自雲生、亦非空有，以不思議力時行雨事，成熟穀稼，澤潤枯槁。大眾！還識山僧拄杖麼？」卓一卓，云：「霹靂過頭，切忌瞌睡。」

長沙文學易九有居士請至福嵩建中元會薦亡，上堂。問：「應供自恣即不問，幽冥普利事如何？」師云：「風若恬，林自直。」進云：「未出神峰時，居士與和尚刀斧劈不開，及到福嵩，還立賓主也無？」師云：「仲尼已見溫伯雪。」進云：「即今大座當軒，和尚有何垂示？」師云：「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進云：「秖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從上以來如何授受？」師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進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寬？」師云：「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乃云：「若論此事，大檀越未建壇場時薦得多少分曉？更待山僧搖脣鼓舌又多少節文也？久參上士，直下知歸，稍涉遲疑，不免葛藤矢上加尖去也。頂[寧*頁]眼豁，真照無邊，及第心空，通霄有路。破生死昏衢之暗，一明一切明；截煩惱結使之根，一斷一切斷。靈不重己，聖不慕他，全體露堂堂，真機活卓卓。到者裏，坐斷十方，還同點額；密移一步，始見飛龍。不起滅盡定，示現諸威儀，不捨凡夫法，勤修殊勝行。以此利生，無生不利；以此資福，何福不資？正當茲普度道場，座前大

儒請主為薦哀哀父母之罔極、瑟琴好合之鸞侶，以及冥冥幽囚者眾，懺其罪、釋其愆，息苦停酸，當處解脫者。秖如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諸仁若為懺得好？若也懺得，不獨今生父母，直得累世姻親一時罪畢。有般漢便道：『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何異潑油救火？』雖然如是，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且功不浪施一句作麼生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復舉：「秀才閱《千佛名經》，問長沙岑和尚云：『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岑云：『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還曾題否？』才云：『不曾題。』岑云：『得閒題取一首好。』」師云：「老大宗師善應來機，不合己所不欲而施於人。秀才小出大遇，曷勝風騷？其奈鼻孔卻在他人手裏。是事且置，大眾要會小出大遇事麼？不遇中郎鑑，還同野舍薪。」

(門弟子明秀　成曠　同捐刻第三卷。)

一揆禪師語錄卷三終

一揆禪師語錄卷四(師諱元揆)

侍者成俊記錄

住潭州神鼎資聖禪寺

度僧，請上堂。問：「深入雪山即不問，金刀斷髮事如何？」師云：「金回冶色。」進云：「即今請法如何指示？」師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進云：「與麼則人人本得去也。」師云：「阿誰欠少？」問：「一子出家，九族升天，因甚目連母墮地獄？」師云：「莫謗古人好。」進云：「未審麻三斤、乾矢橛還出脫得也無？」師云：「淨地上不許放屙。」乃云：「踏碓傳衣，夜半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堂前鏟艸，知機只得其用、不得其體。若也體用雙兼、染淨一致，說甚我猶昔人非昔人，何異迷頭而認影？秖如全體作用似虎靠山又作麼生？鹽車累驥足，千里謾追風，欲展摩霄翅，迴光鳥出籠。」

晚參。「聲色非惡，見聞豈駃？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一一通途合轍，不須造作安排。不安排，多少龍睛鶻眼，甘心徒自活埋。莫有不在此限者麼？」眾不出，乃云：「露柱穿靴南嶽去，燈籠戴帽上天台。」噓一噓。

佛像圓成，請上堂。問：「樹凋葉落即不問，體露真常事若何？」師云：「風吹石臼念摩訶。」進云：「不以色見聲求，未審光明如何指示？」師云：「淨地不生閑艸木。」乃云：「生死海中有佛則不迷生死，只得其體、不得其用；生死海中無佛則無生死，只得其用、不得其體。若是體用一致、權實雙彰，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便見百福莊嚴、相好具足，今者澤公居士是其人也。作麼生是他施受之處？休將度量人天果，永佩金剛最勝身。」

結制，永隆先長老退院還山，請上堂。問：「新開鑪韝，別展鉗錘，鍛煉聖凡即不問，萬靈仰賴事如何？」師云：「昨夜三更半，石人鬥禮拜。」進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且道長安在什麼處？」師云：「腳頭腳底。」進云：「恁麼則四海浪遊客，歸家罷問程。」師云：「冬行春令。」僧云：「謝師答話。」師云：「聽事不真，喚鐘作甕。」乃云：「一不做，二不休，收得安南服，猶懸塞北憂。神鼎拄杖子見義勇為，分身百億，奇勳大建，曲奏凱旋，喜得狼煙息，弓槊壁上懸也。汝等諸人因甚又抑逼山僧作麼？然雖如是，莫嫌負屈藏頭角，好聽春雷換甲鱗。」

小參。「如雞抱卵，煖氣相接始成鶵；如貓捕鼠，心眼不專徒費力。心眼專，煖氣接，子啐母啄時，恣餐爪下食。設遇掉頭不顧，

猶挂脣舌，畢竟如何？癡人面前說夢不得。」
晚參。「敲空有響，擊木無聲，耳聽終難會，眼聞始得親，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星即且置，還有識鉤頭意者麼？」眾不出，師云：「八兩元來是半觔。」
冬至，上堂。問：「群陰剝盡，一氣潛回，以何為驗？」師云：「兔角長三尺。」進云：「冰河燄發，枯木花生，為是陰去也？陽回耶？」師云：「添得時人眼裏花。」進云：「更有一人道：『陰亦不去，陽亦不回。』和尚以為何如？」師云：「蝦跳不出斗。」進云：「秖如朕兆未分以前又作麼生？」師云：「鷂子過新羅。」進云：「與麼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師云：「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問：「乾峰上堂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意旨如何？」師劈頭便棒。進云：「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是何道理？」師云：「孟八郎漢。」進云：「乾峰云：『吩咐典座來日不得普請。』還端的也無？」師云：「已遲八刻。」乃云：「一陽已發生，從今便數九，九九八十一，蝦跳不出斗。榜揭僧堂前，指點離窠臼，誰知癡鈍流，枷上重添杻？是豈老婆心？垂慈成漏逗，打鎖與敲枷，山僧仍縮手。更問如何若何，且待諸人知羞識醜。」
入新方丈，授權書記衣拂，上堂。「居天下之廣居，阿誰無分？正諱祖之正位，傍若無人。行不傳之大道，平等分付。大眾！既是不傳，又分付箇甚麼？克紹厥家英俊子，豈同門外之遊人？」
臘八，上堂。「正覺山前一段義，囫圇無縫遭狼藉，只知曲屈為群生，詎料而今成特地？午夜明星特地、智慧德相特地、妄想執著特地，忽有道：『即今神鼎鼏？』山僧今日失利。」
托缽歸，晚參。「山僧前日失利，擬待今朝拔本，誰知鹵莽禪和，各各擔雪填井？秖知倒捋虎鬚，將謂關門不謹，直饒滿載歸來，各與三頓苕柄。且道：是賞？是罰？待山門前石蝦蟆解語，卻向你道。」
易九有文學施造本山大佛二尊，金像成兼大殿上梁，上堂。「優填假目連神通，只造得三十一相。梁武以僧繇妙手，難描寶誌真儀。斯皆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色相境界，如將螢火熱須彌山，終不能得。爭似我大檀居士不資餘力，隨念而成二大如來，巍然出現，相好具足，金碧交輝，儼然多寶迦文分座說法華時也。直得字義炳然，人天莫測，恭敬圍繞者咸謂希有。世尊苟非五百授記之數，焉能運此檀度神奇？又非優填、梁武所能跂及。雖然，未可以人天小果而擬之也。且道他極則在甚麼處？傳家權作修身本，法海塵塵作棟梁。」

除夕，小參。「北禪分歲，烹露地白牛；今時叢林，畫葫蘆炤樣。只知飯飽弄箸，逐惡隨邪，那辨義出豐年，儉生不孝？今我者裏白牛、泥牛、溈山牯牛、老子青牛，隊隊頭角崢嶸，各各水足艸足。雖然，爭奈鼻孔盡屬他人？莫有不甘者麼？今朝臘月三十，切忌東觸西觸。」

元旦，上堂。「新年佛法有，鏡清曾失利；新年佛法無，明教亦失利。亦無亦有，非有非無，別有機用，總在半途。」橫按拄杖，云：「三箇童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

解制，上堂。「痛棒熱喝，曲盡婆心。敲開象骨新髓，拶得獰獅血淋。寒山撫掌不歇，衲僧有理難伸。前途設遇杜撰，巡官把住驢腳，莫道神鼎辜負。咄！咄！切忌抱贓叫屈。」

小參。「炎蒸酷烈，赤日如焚，晝夜靡寧，可勝煎逼？更傳烽煙四起，遍地甲兵，便見石鞏張弓、慈明按劍、道吾舞笏、秘魔擎杈，互興定亂之謀，不免為太平奸賊。神鼎坐致太平，其奈諸子幼稚無知，耽戀火宅，嬉戲不求出離，記得有問寒暑到來甚處迴避，向鑊湯爐炭裏迴避，利刀割肉渾閑事，毒口傷人恨爭消？」

師至龍牙，舉紺眉和尚繼席，請上堂。問：「祖席重輝即不問，作家相見事如何？」師云：「汝不是其人。」進云：「昨夜山頭金鳳舞，今朝杲日麗天輝。」師云：「切忌牽枝引蔓。」進云：「如何是汾陽三訣？」師云：「山僧一訣也無。」進云：「百丈香爐作禮，撞倒釋迦又作麼生？」師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進云：「與麼則三賢十聖途中客，大座誰能辨主人？」師一喝，乃云：「牛眠法座，夢感金湯，始信叢林有主；把住驢腳，父業子承，也須弟應兄呼。從來靖退小節，當期大事因緣，況此名勝祖庭，豈容魔得其便？今則法雷已震，猊座重敷，昂昂頭角崢嶸，一一金聲玉振，不用赤旛旗布，武略文韜，自然殄滅妖氛，波旬遁跡。譬如獅子筋琴，撫之則眾音絕響；如塗毒鼓，擊之遠近聞者皆喪。設有問：『神鼎如斯三昧因何致得？』又作麼生？還委悉麼？我堂頭法弟曾親見先師來，各各翹勤問取。」

小參。「開爐之始，法令之初，烈燄不容蚊泊，紅爐豈鑄囊錐？人人有滄海之珠，一鎚粉碎；各各抱荊山之玉，奚堪汙目？諸方只貴富有餘，神鼎直教窮徹骨。為甚如此？若非換骨洗腸，爭見超宗異目？咄！」

上堂。問：「結制開爐，煆凡煉聖，古人樹下安居，向甚麼處結制？」師云：「眼上更栽眉。」進云：「祖師西來，直指單傳，如何是的的大意？」師打，云：「喫得棒也未？」進云：「和尚不要壓良為賤。」師云：「也不辜負你。」進云：「大意已蒙師指示，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底事？」師云：「何得當面諱卻？」進云：「天

上無雙月，凡間只一師。」師云：「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問：「乾矢橛、柏樹子拈向一邊，化外來賓如何相見？」師卓拄杖。進云：「打鼓弄琵琶，風流出當家，秖如沒絃琴、無腔曲作麼彈唱？」師云：「罕遇知音。」僧擬議，師便打，乃云：「一向鬧浩浩，臨濟、德山應接不暇；一向靜悄悄，面壁老胡了無合煞。鬧浩浩處靜悄悄，大海宜乎折箸攪；靜悄悄處鬧浩浩，古廟香爐漏逗了。漏逗了，如何曉？體取無生無不生，莫徒門外打之遶。」

晚參。「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是即了沒交涉；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將謂多少奇特；終日拈香擇火，不知拈香擇火。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卓拄杖，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晚參。「揚眉瞬目，著甚來由？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三度六十，打折驢腰。雖然負屈含冤，且喜皮膚脫落。曾經巴峽猿啼處，銕石人聞也斷腸。」

小參。「日午金烏，何處尋覓？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殘羹餿飯，阿誰肯喫？堪笑堪憐，抑抑逼逼，餓殺不知其幾。餓不殺，逢人任索撩天價。」

冬至，上堂。問：「燄發冰河即不問，條抽石筍事如何？」師云：「眼裏瞳人吹尺八。」進云：「洞山掇退果桌，慈明揭榜僧堂，又作麼生？」師云：「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進云：「月頭賣被買牛，月尾賣牛買被，者頭水牯牛不屬貴賤，因甚買來賣去？」師云：「大丈夫兒合自由。」進云：「與麼則四稜踏地，頭角崢嶸去也。」師云：「一任[跳-兆+孛]跳。」問：「空劫已前，本無名相，如何是金剛正眼？」師卓拄杖，云：「會麼？」進云：「生緣已後，萬物齊彰，如何是真如大道？」師云：「山僧從不捏目生花。」乃云：「冬到寒食時，一百單五日，靈明本有底，歷劫曾何異？慚愧老嵩山，長年只面壁，賺他逐塊流，錯會西來秘，不錯會濟濟，瞎驢趁大隊。」

佛成道，上堂。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有道可成？」師云：「十八、十九，癡人夜走。」進云：「秖如巖頭道：『德山未會末後句。』此理如何？」師云：「咬人屎橛，不是好狗。」乃云：「明星豁盡三祇功，大象那遊兔徑中？幸有一雙清白眼，何堪話柄妄流通？雖然，正覺山前，如水歸水；現前一會，似空合空。諸仁若也尚留觀聽……」驀豎拂子，云：「錦上鋪花又一重。」

除夕，小參。「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到得亦須透得，直饒到得透得，敢保老兄未徹。大眾！且道淆訛在甚麼處？金輪天子同，艸店家風別，無智人前莫說，照顧頭破額裂。」

元旦，上堂。問：「舊歲已去，新歲又來。未審衲僧門下還有新舊也無？」師云：「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進云：「恁麼則綿綿一段無今昔，迥出威音那畔春？」師云：「重說偈言。」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是易曉涅槃心？」師云：「太平無象。」進云：「如何是難明差別智？」師云：「足下無私。」僧云：「與麼則鼓腹謳歌去也。」師云：「好與三十棒。」乃云：「一人有慶，時清道泰。桃符神荼故鼎新，金剛與泥人揩背。擦穿無量妙門，現出百千三昧。直得真俗混融，何止兩彩一賽？湯德銘於日新，禹聞善言則拜。林下道人何所為？數聲清磬是非外。」
元宵，立春，小參。「春風一夜來，花開世界起。」驀豎拂子，云：「看，看！花開也，世尊拈底、五葉分底、南泉指底、靈雲悟底總在者裏。於斯明得，不用五彩畫牛頭、黃金為點額，鞭起溈山者一頭，耕轉劫初田地，便見雷動中天、雲行雨施，普天同慶、五穀豐登，管絃沸、月頻宣，和氣靄然、燈火燒空，奪盡夜寒之色。好時節，迦葉門風渾漏洩。」擊拂子，下座。
解冬，上堂。問：「聖制告圓即不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云：「石長無根樹。」進云：「如何是玅玄無私句？」師云：「山藏不動雲。」進云：「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云：「拄杖長七尺。」進云：「且道此三句明甚麼邊事？」師打，云：「向者裏薦取。」進云：「恁麼則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念話杜家。」問：「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大家在者裏。」進云：「如何是箇箇學無為？」師云：「曾作甚麼來？」進云：「如何是此是選佛場？」師云：「更疑甚麼碗？」進云：「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云：「禮拜了退。」進云：「與麼則頭頭得證無生法忍也。」師云：「鈍置殺人。」問：「結制一期即不問，解制一句是如何？」師云：「八字打開。」進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且道學人本分事作麼生？」師便打。進云：「秖如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時如何？」師云：「鈍漢。」進云：「與麼從今認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去也。」師云：「切忌隨流。」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云：「神鼎者裏不似諸方。」進云：「如何是轉位就功？」師云：「參取洞下知識去。」進云：「如何是功位齊彰？」師云：「大家在者裏。」進云：「如何是功位俱隱？」師云：「禮拜了退。」乃云：「朽木不可雕，一冬燒不盡，精金不變色，烈燄轉光輝。光輝光輝，直須與我颺向糞堆艸堆，一任枯木寒灰，若是寶惜，不肯放下。」卓拄杖，云：「腦後依然欠一鎚。」
結制，小參。「把住驢腳，敲骨取髓，不惜老婆心，為憐三歲子，雖作死馬醫之，不免壓良為賤。今則敕點飛龍，寬著程限，朝斯夕

斯，星馳電捲。莫待死挨三頓，臨濟有屈難伸；吹滅紙燈，德山未脫情見。當機覿面若遲疑，十萬八千未是遠。」
上堂。「南方來者與下載，寒時寒殺闍黎。北方來者與上載，豈可枷上更添杻。別有超方作略，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設或奴郎不辨，黍粟不分，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又是黑牛臥死水。且道神鼎為人在甚處？參。」
晚參。「玄沙三種病，黃龍三重關，病多諳藥性，醫精病愈繁，關險人難透，心堅石也穿，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虛空無朕跡，大道絕遮攔。也堪笑，也堪憐，貼天飛遍無毛鷂，最惜靈龜脫殼難。」
冬至，小參。「陰陽有消有長，不屬陰陽是阿誰？靈根不變不遷，須向遷變裏會取。」拈拄杖，云：「一陽生也，拄杖抽條也。」卓一卓，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添得廬陵米價高。」
新戒幽、麗、昀三弟子請陞座。問：「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乃聽教參禪，正當不前不後，持戒即是？參禪即是？」師云：「好狗不喫油，癡啣燈盞走。」進云：「五戒不持，人天路絕；五戒若持，為甚麼人天路絕？」師云：「金剛杵碎鐵崑崙。」進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師云：「話墮也。」乃云：「隔壁釵釧聲，聞即名破戒；香嚴聞擊竹，頓爾破重玄。所以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根塵同元，縛脫不二。於不二法中，不可多處添些子；同元境內，不可少處減些子。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夫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即今飽足，觀光兩彩，一賽一句又作麼生？天寒日且短，三人共兩碗。」
臘八日，易檀越飯僧得子，請上堂。問：「儒釋弟子供佛及僧，未審和尚將何供養？」師云：「莫怪棒頭靐。」進云：「如何是佛？」師云：「眼不見鼻孔。」進云：「如何是法？」師云：「莫更別求。」進云：「如何是僧？」師云：「禮拜了退。」進云：「世尊成道度人已畢，為甚麼眾生更多？」師云：「杲日正當空，不照覆盆下。」問：「居士設齋請法，未審和尚以何法施？」師云：「岳陽船子洞庭波。」進云：「剎竿頭上風車子，明眼宗師用不同。」師云：「接響莫承虛。」進云：「莫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師云：「夢裏唱巴歌。」問：「智慧德相本自圓成，六年苦行為行何事？」師云：「入水見長人。」進云：「恁麼則大地含靈齊成正覺去也。」師云：「接竹點天。」進云：「只如雪覆千山，為甚孤峰不白？」師云：「不是尋常上石堆。」乃豎拂子云：「看看，明星現也、覺華開也，於斯見得，善財不用南詢參遍知識、維摩不起於座展盡神通，以香飯飽多人、以法財利一切，直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禾山打鼓讚嘆不及、雪峰[毯-炎+昆]毬

指註不到。今幸我密弘居士赤手全提，食輪、法輪等轉，古話、今話重圓，未聞者聞、不到處到，遍大宗剎佛事週隆，便獲玉麟現瑞、貴胤鍾祥。且道神鼎如何與他因齋慶讚？即得父子不傳真秘訣，兒孫振振世其家。」

除夕，小參。「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任運只如斯，蝦跳不出斗。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若不如此，千門無壽藥，一鏡有愁懸。」

元旦，上堂。「三十六旬之始，掀翻條令斬新；七十二候之初，依舊陳年曆日。日日是好日，佛法子無多，時清休唱太平歌。」

上元，解制，上堂。「普天一月明，莫能及幽暗；一燈能破暗，無以映千江。蒺藜杖頭邊，煥現一輪滿；無幽而不燭，有水盡皆含。得其用，則任扶過斷橋，伴歸明月；失其體，則為殃為害，徒使伶俜。高著眼，莫逡巡，各各光明無少剩，看時不見暗昏昏。」

開爐，兼韋馱羅漢開光，請上堂。僧問：「塵塵浩浩即不問，且道如何是結制底事？」師云：「淨地不生閑艸木。」進云：「寶相莊嚴，輝煥一堂，以何為正？」師云：「從君打瓦更鑽龜。」進云：「達磨西來，重重露布了也。」師云：「已遲八刻。」進云：「與麼則一句迥超無量劫。」師云：「再念一聯。」乃舉法昌開爐上堂語畢，師云：「老法昌傍若無人，望空啟告，不謬為大脫空。山僧者裏不然，神鼎今日開爐，老衲精奇箇箇圓成，十八應真開點光明，入座韋天赫濯厥靈，切為諸人怠墮。雖然本有靈光，也要從頭點破。豁開千聖頂[寧*頁]，說甚三乘四果？」卓拄杖，云：「棒頭忍俊不禁，隨例敲枷打鎖，秖如大功不宰又作麼生？心空及第見根元，莫道從前辜負我。」

晚參。「河裏失錢河裏摝，幾堪笑也幾堪哭，木人嶺上唱哩囉，石女溪邊連叫屈。何事屈？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咄！咄！咄！」

除夕，小參。「歲遇今宵畢，衲僧赤骨歷，貧來錐也無，煞好者消息。無端王老夜燒錢，引得閑神競抑逼，究玅窮玄，咬人火急，大似拋卻真金，遍尋瓦礫。撿點將來，著甚死急？爭如家堂穩坐絕思惟，擬議從教門外立？」

元旦，上堂。「斗柄回寅，桃符革故，人物氣象咸新，古佛家風露布，八萬四千法門廓爾洞開，千七百箇古錐藏身無處沒，藏處絕回互，處處逢渠不識渠，笙歌盡作太平曲。」

解制，上堂。「把住應無端，蓋為老婆心切；放行全意氣，其如朽木難雕。不入者保社，擔起睦州板；過得荊棘林，還淹蘧麮裏。且道利害在甚處？不是知音徒側耳。」

福嵩建中元會，眾姓請上堂。問：「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本來具足無染，為甚麼又有地獄輪迴？」師云：「怪得阿誰？」進云：「龐公道：『不以萬法為侶。』意作麼生？」師便打。僧云：「不遇中郎鑒，還同野舍薪。」師云：「喪車後藥囊。」問：「禪非意想，道絕功勳。獨脫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金風吹玉管，幾箇是知音？」進云：「如何是神鼎起行句？」師云：「未問已前答汝也。」進云：「如何是途中受用句？」師云：「不堪舉似君。」進云：「如何是福嵩奇特句？」師打，云：「會麼？」進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少林如何又有直指？」師云：「莫傍祖師好。」乃云：「眾罪如霜露，慧日即消除。大眾！還知慧日麼？不自天生，如天普蓋；不從地涌，似地普擎。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只在當人六根門時時烜赫，腳跟下朗徹十虛。所以，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生死始則觸途成滯，累劫沉淪；輪迴息則平步青霄，當下解脫。以此破諸闇，無闇不明；以此利群靈，無一不利。譬如筍抽寒谷，非陽和之發生；魚躍冰河，非網羅之力致。誠感而遂通，法不思議故。秖如今此勝會道場一期佛事，又且如何舉揚即得？仲尼曰：『吾禱久矣。』」復舉：「昔有二禪伯持論次，一人云：『生死海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一人云：『生死海中無佛，則無生死。』二人同質一老宿法座，云：『誰親？』宿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者則公案，古人善應來機，其奈不能剖二人之固執。山僧據款結案以釋群疑，一人事上有餘，理上不足；一人理上有餘，事上偏枯。撿點將來，二俱徐六擔板各見一邊，爭似現前諸高檀大哀曠濟，合興同體之悲、報本之德？意在溯其源、清其流，使其子孫克紹箕裘、純其祖武，直得理事俱備，裕後光前。大眾！且道是有佛耶？無佛耶？自力耶？假他耶？治世耶？出世耶？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斯功德。」

結制日，惟空二上座募鞋齋僧，請上堂。「熊耳失卻隻履，古今無處尋覓。衲僧一雙具足，各各無欠無餘。只此無欠餘底，合各自知來處。若知來處，不妨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便見普慧雲興，普賢瓶瀉，打開寶藏，運出家珍，一缽和羅，大作佛事。脫或未然，荊棘林中須赤腳，皮穿骨露始應知。」

冬夜，小參。「六陰已極，一陽復生；六塵不惡，一鏡圓明。」驀豎拂子，云：「看，看！石笋抽條也，會見高枝引鳳雛；花開鐵樹也，馨香取次戀遊蜂。不屬造化功、陰陽遷變力，衲僧家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秖如頂天立地底人向者裏因甚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待汝諸人打破鏡來即向汝道。」

晚參。「破鏡不重照，眼堪作甚麼？光不透脫底，依然門外立。直饒入得門來，要須辨主始得。還辨主麼？」卓拄杖，云：「平生肝

膽向人傾，咄哉漆桶胡不快。」
臘八日，杲輪上座同新戒弟子等請上堂。「雪山星現眼開，將錯就錯；行者傳衣衲戒，錦上添花。盡道布縵天網，打衝浪魚，爐韝之所多鈍鐵，良醫門裏病入叢。然雖如是，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智慧愚癡通名般若。秖如藥忌併除，又且如何話會？雪盡一輪紅杲杲，何山松柏不青青？」
除夕，小參。「一年今又盡，為人須徹困，不打葛藤禪，飯香炊別甑。恣餐特達流，為憐頭尾正，此眾無枝葉，真實無少剩。佛法子無多，臨機見豪俊，若更覓幽玄，缽盂待安柄。」
元旦，上堂。「鼎新革故，世諦常論；無變無遷，今時蹊徑。咳唾雲從龍，掉臂風從虎。須知道人行履處，艸偃風行得自由。正恁麼時，如何見得？斬新日月輝千界，特地乾坤透劫前。」
解制，上堂。「歲歲上元正月半，解開布袋甚分明，本光瑞現燈明佛，爍破昏衢遍剎塵。遍剎塵，聽叮嚀，莫教纖埃翳眼睛。」
開爐，上堂。「已過關者不入斯限，青州棗子囫圇吞嚥；未過關者不受熱瞞，莫教撞著杜撰巡官。恁麼、不恁麼，總得、總不得，不免烈燄紅爐，那顧焦頭爛額？不是無端抑逼人，曾為浪子偏憐客。」
了悟上座入塔，其徒冰鑑請小參。「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全超百億，一句了然，八萬劫生，空亡可畏。信是生鐵鑄就，還他呼喚不回，煉就一具黃金，僧繇描貌不得。秖如到家消息，甚處見他即是？臘月藕花香遍界，靈光炯炯貫家山。」
永隆勗長老設齋請上堂。僧問：「蛟龍喜升，泥鰍喜伏，螃蟹喜橫行，既是水族一類，因甚其性不一？」師云：「怪氣何來？」進云：「大師設齋供眾，和尚陞座有何利益？」師云：「眼上添眉。」進云：「盡大地是箇饅頭，如何吞吐？」師云：「看你伎倆已盡。」乃云：「人從廣南來，卻得幽州信，報道五湖派合，六國風清，狸奴白牯唱哩囉，羅猴羅兒咸鼓舞，舉足下足，合轍同途，者邊那邊，全賓全主。今日神鼎又且如何話會？昨夜北山大蟲咬殺南山猛虎。」
湘陰縣衙陳公子省凡居士請上堂。問：「居士設齋請法，臨筵四眾瞻依，向上宗乘即不問，煆凡煆聖事如何？」師云：「一棒一條痕。」進云：「與麼則三盞酒裝公子面，一枝花插美人頭也。」師云：「笑倒傍觀。」乃云：「道無向背，弘有卷舒，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慧劍運於掌握，千聖齊立下風，胸中流出一機，不獨萬靈罔測，直使三乘膽顫，十地魂驚，帝釋攢眉，修羅息戰。若也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何謂也？不見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苟能如是，則不懺罪而罪滅

河沙，越化城而便登寶所。秖如應物無私，甚處見他端的？即是錦衣公子貴，林下道人高。」復舉：「三祖僧粲大師問二祖云：『弟子身纏風恙，乞師懺罪。』祖云：『將罪來，與汝懺。』粲云：『覓罪性了不可得。』祖云：『與汝懺罪竟。』大眾！古人拔出眼中屑，抽卻腦後釘，雖證得罪福皆空，視身無我，撿點將來，未免猶在半途。今者座前陳公子入山飯僧，請法懺罪，誓明生死大事，冀其進道無魔，且喜身力強壯，氣宇如王，既無罪性可覓，山僧亦不好肉剜瘡，豈不出他古人頭地？為甚如此？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除夕，小參。拈拄杖，云：「結交頭，一句子，和盤托出來，不惜拖泥水。佇思停機，對面千里，快鷂俊鷹趁不及，迅雷豈待掩雙耳？」復卓一卓，云：「急薦取，知音何用頻為舉？」

元旦，自覺監院募供法衣至，上堂。乃云：「元正啟祚，慶無不宜，衣好是新底，人好是舊底，老盧把住曹溪後，須信人人總有之。大功不宰，大化無為，拈來不費纖毫力，不是苦心人不知。」解制，上堂。「結卻布袋，何處叫屈？更待解開，還遭活埋。不結不解是活埋，不去不住是活埋。踏翻關捩子，透過祖師關，猶是堆上見堆，土上添土。要識山僧落處麼？從來不打禾山鼓。」

（門弟子成林領刻弟四卷。）

一揆禪師語錄卷四終

一揆禪師語錄卷五(師諱元揆)

嗣法門人成定等編

住潭州神鼎資聖禪寺

昱林禪徒廣東募鑄千僧大鍋，到山啟建華嚴勝會，巴陵張仲公開鍋齋僧，請上堂。「生鐵鑄成大器，廣南源遠流長，一塵內有大經，剖出一真法界。無盡福德藏，重重解脫門，彈指悉圓成，不費纖毫力。滿盤金牛大飯，不勞香積擎來，八十一卷真詮，一一金春玉應。於斯見得諦當，舉足下足無非華藏海，全體全用總是舍那身，人人飽足觀光，各各得大受用。其或尚留觀聽，試看巴陵檀越大有因緣，於此會中炊香表嚫，借使善財寶藏器器皆盈，猶是當人身外物也。且道如何是他極則？還委悉麼？五十三人咸在席，全身頓入大毘盧。」

長沙文學易九有請上堂。問：「明鏡當臺即不問，本來面目請師宣。」師云：「日輪當午照，猶待曉雞啼。」進云：「千僧幸集華嚴會，請師一句利群機。」師云：「山僧有口挂壁。」乃云：「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床座遍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三世諸佛無法可傳，此處無銀三十兩；歷代祖師無生可度，俗人沽酒三升。功不浪施即且置，不涉功勳一句又作麼生？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茲辰迺密弘居士飯僧為子報恩，兼施血書華嚴經入山供奉，俾此會中知識三七展演，一字一滴血，法施利無涯，未見者見、未聞者聞、未度者令度，直得天龍寂聽而生歡、含識承斯而普洽，傳法也、度生也、報恩也，又是錦上鋪花。若是因齋慶讚，待諸人手中缽盂安箇柄來再向汝道。」

師六旬，兩序慶祝請上堂。問：「如何是心地戒？」師云：「眼中有翳須挑撥。」「如何是無相戒？」師云：「鏡上無塵不用磨。」「如何是有相戒？」師便打。問：「寶華王座渴仰人天，向上宗乘請師指示。」師云：「掃卻門前壍[土*(天/韭)]著。」乃云：「者箇若是頭上安頭，丹青鈍置老僧繇；者箇不是斬頭覓活，阿誰不具超方作？是醍醐，是毒藥，和羅一缽饌雲堂，鼻孔人人盡穿卻。且道因誰致得？休向樽前唱鷓鴣，座中儘有江南客。」

新戒眾弟子請上堂。「為法檀度？為法戒度？優波離日切冰競，碧眼胡一言不措，於事法界理上偏枯，於理法界事上不足，直饒理事無礙、事事無礙，若到衲僧門下總未可在。為甚如此？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會期滿散，湘陰陳令尹暨夫人飯僧，公子省凡居士供法衣，上堂。問：「擊鼓陞堂行祖令，神峰施設又重新，如何是重新底句？」師云：「連城何用重添彩？」進云：「一週佛事今圓滿，再請一言轉法輪。」師云：「天錦何勞更著花？」問：「如來禪祖師意拈向一邊，華嚴期毘尼戒撥置一處，今日護法臨筵慶誕如何指示？」師云：「更待華鋪錦上那？」進云：「千齡寶掌非堪羨，百二頭陀不足論，畢竟和尚壽量多少？」師云：「切忌彫鐫。」進云：「踢翻花甲子，海屋更添籌。」師云：「接竹點天。」問：「三七勝會斯晨畢，四眾雲臻慶法筵，幾簇紫煙籠寶座，一輪杲日燦中天。接物利生句且置，壽峰人境乞師宣。」師云：「玉樓人醉杏花天。」進云：「庭前鳳竹竿竿秀，檻外虯松箇箇青，如何是壽峰境？」師云：「不可節外生枝。」進云：「橫按莫邪揮佛祖，倒拈白棒打人天，如何是壽峰人？」師云：「何得當面諱？」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無。」進云：「三角金烏子夜躍，八楞玉兔午天昇，未審神通玅用法爾如然？」師云：「從教打瓦更鑽龜。」進云：「超今越古惟師手，千聖還須立下風。」師云：「伶俐衲僧一撥便轉。」進云：「謝師答話。」師便喝，乃拈衣示眾云：「還委悉麼？三泛重溟傳得來，即此物非他物；老盧六傳而把住，即此物非他物。傳來則壓良為賤，人人依舊赤骨窮；把住則恩大難酬，箇箇短長無少剩。既無少剩，則比比男子因甚伶俜辛苦向外馳求？今幸大心檀越信手拈來，山僧持向人天眾前平等分付，還有欠少者麼？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道權法維那為母斷七，請小參。「昊天罔極，曷報劬勞？深恩一念無生，頓脫糾纏之苦。如斯話會，蓋為曲順時宜，藥病對治句，黃葉止兒啼，卻少者般毒氣不得。為甚如此？不見道：本無有縛，何處求脫？直饒道箇生死一如，縛脫不二，猶挂脣齒在。到者裏，母乘子力早已超昇，子道成焉，殊不愧也。說甚蓼莪之章，望空啟告，招魂紀夢，捕影勞形？其或未然，微雨灑花千點淚，澹煙籠竹一堆愁。」

福嵩中元會圓滿，九有易居士請陞座。居士問：「大矣哉！甚奇特，空王欲使群生得。既是空王，得箇甚麼？」師云：「料掉沒交涉。」進云：「光輝一萬八千土，土土皆作黃金色，福嵩為甚又是土泥？」師云：「眼裏無筋一世貧。」進云：「昔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古德又云：『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和尚今歲大誕，二者何居？」師云：「切忌打之遶。」進云：「中元普度，四眾臨筵，三途脫苦，人天協慶，未審是一？是二？」師云：「玉女已歸霄漢去，不須惆悵五更風。」進云：「如此則是棒頭指出無私旨，大地俱沾雨露恩去也。」師云：「但自不忘羊，何須泣

岐路？」乃云：「百千結使釋何從？一句了然超百億。且道是甚麼句？今此一會，七軸蓮經已展、十全懺法已修，了然之句試拈出看。若謂言言見諦、句句超宗，未免瞞頇佛性、儱侗真如，更道不在者兩頭，則違背靈文，獲罪不淺。若也旨外明宗，不向言中取則，則諸人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七卷、十卷，以此報本，無本不報；以此資冥，無一不資。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且道以何為驗？聽取一偈：三度於茲振法筵，風行艸偃利無邊，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湘都有達賢。」

師至大溈掃塔，當山堂頭翔長老率兩序耆舊請上堂。「出山髮尚青，還家身已老，我猶昔人非昔人，大似大蟲戴紙帽。諸上座！若為明辨昔非昔好？若謂昔自是昔、今自是今，童髦容殊、觀河不改，只是箇定性聲聞，有甚轉變之處？更道昔不異今、今不異昔，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愜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到者裏，坐斷古今、全機展拓，不妨神鼎遇箇同參；其或未然，君之西秦、我之東魯。然雖如是，幸有本山堂頭天翼禪師，乃先師冢孫，山僧到來且喜風規靄著、龍象雍容，豈可連城更加五彩？且道甚處見他標格？嫩桂香清優缽水，一枝秀出玉芙蓉。」

開爐，上堂。「寒則圍爐，熱則揮扇。天真佛內裏打坐，老趙州卻不相賺。眼裏著不得，通身擔板臨河叫，渴底堆堆無限。薦不薦，莫似青州棗子囫圇吞嚥，閻羅面子青如靛。」

冬夜，小參。「六陰今已伏，來日一陽生，便見碓嘴開花，寒冰發燄，萬卉芬芳。從茲伊始，汝等諸人心華發明，不妨應時及節。山僧恁麼告報，也是抑而為之。忽有箇漢出來道：『能為萬象主，不屬四時推。又作麼生？』快刀割肉渾閑事，惡口傷人恨爭消？」

晚參。「心月孤圓，覆藏不得，謾云在天在水，再三撈摝，方知撈摝不得。不撈而得，誰知一貫兩箇五百？設有得，亦非真。要見真實處麼？」豎拂子，云：「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歲夜，小參。「古者道：『我若舉揚宗教，法堂前艸深一丈。』呵呵！天下衲僧有眼腦者，爭肯向他艸窩裏沒頭沒腦？神鼎從來舉揚宗教，直得大地無寸土。既無寸土，諸人向甚處立地？果能無卓錐地、連錐也無，不妨洗腳上船；其或未然，今朝臘月三十日，莫道無事好。」

解制，小參。「百匝千重，入作不徹，何妨歇卻馳求？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豈特將心待悟？一擊忘所知，一椎百雜碎，一毫穿眾穴，一口吸西江，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道！道！出門切忌埋荒艸。」

臘八日，六休老宿遣徒孫簡仁登戒設齋，請上堂。「午夜露寒星，瞿曇豁雙目。一根既還元，六處齊休復。奇哉！今者資陽那邊大有人得其名、得其地，證此三昧，于佳山秀水、臥月眠雲、火種刀耕受用不盡，使其徒屬到此登壇納戒、揮金辦供、飽食雲堂，可謂別峰相見也如水歸水，千里同風也似空合空。今則戒品已具、請法已週，且道轉身就父一句又如何分付？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結制，小參。「華不生空，枉翳病夫之目；禪非意想，演若徒自迷頭。艸鞋走殺衲僧，蒲團坐殺長慶，山僧忍俊不禁，重重劈腹剜心，喚回主人公，醒醒離窩臼。秖如脫略窩臼又作麼生？咄！咄！咄！英雄豈落他人後？」

小參。「夢裏拾黃金，阿誰用得著？衣中無價寶，何更受孤窮？一鎚粉碎，不值分文，果能徹骨窮來，管取歸眾穩坐。眾中莫有真實窮困者麼？窮則任窮，坐即任坐，切忌臨河仍叫渴。」

除夕，小參。「舊歲欲去，未去是誰去？新歲欲來，未來是誰來？去來無朕跡，人自強安排。」驀拈拄杖，云：「山僧者箇諸人作麼安排？是新？是舊？是去？是來？安排得出，則能為萬象主，不屬四時推；安排不出，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元旦，上堂。「三百六十朝，今日從頭起。循環歲歲同，歸元性不二。恁麼會去，衲僧門下有甚交涉？山門頭合掌沒交涉，佛殿裏澆香沒交涉，佛法商量沒交涉，世諦流布沒交涉。有交涉，獅子嚬呻無畏音，機輪妙轉風雷舌。」

解制，小參。「結也，滴水滴凍；解也，瓦解冰消。尋常不結不解，郎當頂笠腰包。更有一人不識好惡，把撩天拄杖，跨三腳驢子，遶四天下，日行幾遭？阿呵呵，煞徒勞。」卓拄杖，云：「何如者裏賦逍遙？」

開爐，上堂。「南方來者與下載，鶴頸何能短？北方來者與上載，鳧頸豈能長？神鼎不解續鳧截鶴、夷嶽盈壑，只要平實商量。世界火爐闊狹即且置，火爐頭無賓主話作麼生商量？擬議白雲千萬里，休嫌劈脊棒頭長。」

小參。問：「洞下正偏即不問，臨濟賓主請師宣。」師云：「沒者閒工夫。」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汝好自薦取。」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何因得出門？」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高著眼。」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速退，速退。」進云：「和尚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為甚麼又勞明日打七？」師云：「汝又覓甚麼碗？」進云：「如何是迷中悟？」師便打。進云：「如何是悟中迷？」師又打。僧喝一喝，歸位。師云：「強作主宰。」問：「明鏡當臺，照徹無私。且道：

無陰陽地作麼生照？」師云：「汝還具眼麼？」進云：「紅爐大冶，陶鑄聖凡。如何是陶鑄聖凡底消息？」師云：「汝是塊頑鐵。」進云：「作家宗師，口吞佛祖，眼蓋乾坤。且道：如何是蓋乾坤底眼？」師云：「非汝境界。」進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是差別事？」師便打。僧云：「某甲從來疑著。」師復打，云：「也少者棒不得。」乃云：「拶碎虛空撲落地，須是其人；推倒銀山鐵壁時，還他好手。說甚疑團破也、紅線斷也，推勘將來敗露現也、不敗也？豈容覿面逞瞞頇？要見精金鎔大冶。」

歲夜，小參。「有乘必除，有除復乘，日上月下，亙古亙今，諸方老凍儂盡向此時分歲隨摟打摟庸，豈知河北小廝兒驀忽晴空轟箇霹靂靂，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新舊歲君退身無路、進趣無門，是汝諸人還知有者消息也無？若也未知，記取今朝臘月三十日。」

元旦，立春，上堂。問：「新歲逢春即不問，佛法新令事如何？」師云：「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進云：「大地渾成銀色界，山河化作淨琉璃，且道即今是何祥瑞？」師云：「換卻你眼睛。」問：「爆竹一聲催臘去，未審從甚處去？」師云：「暖日爍開岩畔雪。」進云：「梅花幾點送春來，未審從甚處來？」師云：「何山松柏不青青？」進云：「且道不來不去時如何？」師云：「雲過樹頭溼。」乃云：「歲朝春，真罕遇，百歲難逢，今朝愜爾，咸彰本有，靈光露布，劫初田地不萌，枝上花開世界起，無影樹頭果滿菩提圓，且道衲僧門下又成得甚麼邊事？」驀噓聲，云：「春朝打噓，悉利悉利。」

上元解制，余次軻齋僧，請上堂。問：「撾鼓陞堂即不問，臨濟四喝請師宣。」師云：「山僧者裏一喝也無。」進云：「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云：「照顧頂門。」進云：「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便打。進云：「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艸？」師云：「還知痛癢麼？」進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且去，別時來。」進云：「四喝已蒙師指示，聖制告圓事如何？」師云：「山門外領紙。」進云：「如何是他人住處我不住？」師云：「無地頭漢。」進云：「如何是他人行處我不行？」師云：「白雲萬里。」進云：「不住不行是如何？」師云：「莫釘樁好。」問：「解制結制即不問，臨濟宗旨請師分。」師云：「切忌打葛藤。」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袈裟搭左肩。」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且站過一邊。」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抱屈叫青天。」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便喝。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更要第二杓那？」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去！汝不會我語。」進云：「三玄三要蒙師指，向上一著事如何？」師云：「且向下會取。」進云：「不到座

前申請益，徒聞千里有知音。」師云：「杓卜聽虛聲。」問：「把住放行即不問，向上宗乘乞師指示。」師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窠。」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無汝出氣處。」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甚處與山僧相見？」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屍橫遍野。」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速禮三拜。」進云：「高山流水調，今幸得欽聞。」師云：「切莫承虛。」問：「結制即不問，解制事如何？」師云：「八字打開。」進云：「芒鞋生瑞彩，缽袋起清風。」師云：「走殺閻黎。」進云：「寒風凜冽，雪雨載途，如何是出門句？」師云：「照顧腳跟。」進云：「湘上清風煖，人間淑氣增，未審神鼎道氣增了多少？」師云：「莫謗神鼎好。」乃云：「老宿道：『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至哉斯言！其奈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今者現前余次軻為父披緇納戒，請法齋僧，是則子道成也，父心寬也，要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何謂也？燈月交輝，輝煌不夜，爭如自己靈光？神仙秘訣，父子不傳，須信人人本有。本有則日用不知，光明則面前有三尺之暗，者裏豁開頂門正眼，高懸肘後靈符，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自然舉一明三，目機銖錙，人人父母深恩，各各同時報足。其或未然，新條細柳年年綠，惱亂春風卒未休。」

佛誕日，李維則六旬薦親，請上堂。問云：「昔日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還端的也無？」師云：「切忌訛言。」進云：「纔生便指，天上下惟吾獨尊，還是神通玅用？是法爾如然？」師云：「忍俊不禁。」進云：「後向雪山睹星悟道，未審悟箇甚麼？」師云：「又是打之遶。」進云：「恁麼四七二三開士，千七百箇古錐盡出，者箇圈圓不得。」師云：「蝦跳不出斗。」便打。問：「囚地一聲，塵剎國中垂玅相，且道今日是有？是無？」師云：「風不來，樹不動。」進云：「週行七步，人間天上獨稱尊，因甚和尚登法王座？」師云：「且莫謗山僧。」進云：「秖如龍女獻珠得成佛道，居士獻供得箇甚麼？」師云：「從來種荳不生麻。」問：「薰風滿院森森秀，夏日炎炎落澗紅，四眾臨筵即不問，如何是神鼎境？」師云：「風煖鳥聲碎。」進云：「龍蛇混雜，正眼難瞞，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拄杖絕疏親。」進云：「有語非千舌，無山不帶雲，如何是人中境？」師云：「鷓鴣啼處百花香。」沙彌問：「第一義諦即不問，五家宗旨請師宣。」師云：「你受戒來多少時也？」進云：「暗淡雲迷千嶂景，長空風掃日輪生。如何是洞上宗？」師云：「絲綿線密。」進云：「擊碎電光燒野火，須彌撲倒釋天王。如何是臨濟宗？」師云：「霹靂掀轟。」進云：「鞭起石人騎木馬，翻身撞破大虛空。如何是雲門宗？」師云：「星移斗

轉。」進云：「門裏輥毬機迅捷，梵僧機妙逞風流。如何是溈仰宗？」師云：「圓相分明。」進云：「等閒擊碎非非相，萬派朝宗到海門。如何是法眼宗？」師云：「蓋色騎聲。」進云：「五宗已蒙師指示，當陽慶祝事如何？」師云：「五戒也不持。」乃云：「毘藍園裏示生，忉利天宮展孝，母以子而超升，子藉母而顯道。所謂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為，真是報恩者。雖然，無為而無不為。若是得底人，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維摩香積一盂而飽萬眾，金牛禪悅一桶供給無涯。且道是有為耶？無為耶？者裏明辨端倪，則親恩、君恩報無餘力，福也、壽也山海高深。正恁麼時，因齋慶讚追遠一句又作麼生？一輪花甲週天運，上品蓮敷日正長。」

瑞巖掃遠老人塔，眉山和尚率本山兩序大眾請上堂。「開口成雙橛，無言落二三，叵耐相逢狹路，把住剛要指南。呵呵！我先老人五坐道場，中興此山；弘覺師翁親膺寵詔，對御談玄；密雲大祖撩天一棒，起臨濟宗殃，累我同門諸兄於此繼席聯芳，一一金聲玉振，指南一路，玅盡無餘。諸公尚留觀聽歟？又用神鼎置喙其間，堪作甚麼？然雖如是，且道：山僧是指南耶？推脫耶？開口耶？無言耶？者裏明辨端倪，先師靈骨猶尚煖在。且道：神鼎意在於何？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

明止上座請上堂。問：「香煙靉靆，瑞氣浮空，四眾臨筵，請師指示。」師云：「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進云：「昔日靈山說法，地湧金蓮；今朝神鼎陞堂，有何祥瑞？」師云：「此地無金二兩。」進云：「恁麼則多少人錯過了也。」師打，云：「你又作麼生領略？」進云：「即今登壇受戒，未審最初一步作麼生進？」師云：「鷂子過新羅。」乃云：「常啼賣卻心肝，求法得無所得；鳥窠吹起布毛，為人示無所示。示無所示，則和盤托出；得無所得，則廓爾圓明。照盡體無依，通身無影相，說甚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如鐘在虡，有扣則鳴；似鏡臨臺，物來斯照。用行含藏即且置，秖如臨濟喫黃檗痛棒，因甚向大愚肋下還拳？早知燈是火，飯熟許多時。」

臘八，祖月彰侍者代其師時照禪德請上堂。問：「雪嶺深居六載餘，忽開冷眼示天機，眾生德相分明後，滿面慚惶付與誰？」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進云：「秖如教中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正恁麼時，喚什麼作眾生？」師云：「是你不唧溜。」進云：「靈光獨露，迥脫根塵，又喚什麼作妄想執著？」師打云：「拋卻甜桃棗，沿山摘醋梨。」問：「有相皆虛妄，無形本寂寥。秖如常啼賣卻心肝，求法鳥窠吹起布毛，意旨如何？」師云：「一串穿卻。」僧云：「夜半睹星寒徹骨，大千沙界

放光明。」師打，云：「杓卜聽虛聲。」乃云：「來此世界八千番，將謂忘卻；及睹明星遭一跌，有屈難伸。致令歲歲今朝，戒品人人具足。然此具足，何異從前負屈？須知坐斷兩頭，便見超宗異目。何謂如此？蒼龍豈是池中物？」

解制，晚參。「三冬瞬息過，那論鵝護雪？不是絕商量，有句非千舌。樹倒自藤枯，燒盡閑枝葉。枝葉既盡，如何識得根元好？若是鳳凰兒，豈向那邊討？」

開爐，小參。問：「宗風一唱，萬里呈祥；法令當行，群機頓赴。還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師云：「曾問幾人來？」進云：「世尊出世，法華會上三變淨土，和尚陞堂有何施設？」師云：「為憐三歲子，不惜兩行眉。」進云：「秖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為甚諸天人移置他方世界不覺不知？」師云：「你何不唧溜？」僧擬議，師便打，乃云：「火燄轉法輪，地爐煞親近，相對嘴盧都，何堪著耳聽？可憐無位人，永處那伽定，一念萬斯年，殊不假修證。一句無主賓，豁開心地印，擬議更思量，喪卻窮性命。」

解制，小參。「把手牽人行不得，三遭瞎棒累黃檗，當時未到折驢腰，負屈而今誰為雪？即今有為臨濟出氣者，不枉神鼎相聚一冬。有麼？有麼？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結制，小參。「嵩山面壁，被人喚作壁觀；期限九旬，添得一場熱鬧。然雖如是，河裏失錢河裏摝。若不揮劍，漁父棲巢；若也眨上眉毛，莫怪打折驢腰。」

甯帝咨施鐵鑄大鐘成，發聲請上堂。問：「金牛飯即不問，廬陵不作麼價？」師云：「也是滯貨。」進云：「甯居士請和尚陞座，設齋供眾，有何利益？」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進云：「庭前生瑞艸，好事不如無。」師打，云：「也少你者棒不得。」問：「簇錦攢花，諸方故套；斬釘截鐵，請師指示。」師云：「面南看北斗。」進云：「秖如父母未生前那一段事如何領會？」師云：「見之不取。」進云：「已生後又作麼生？」師云：「思之千里。」僧云：「謝師指示。」師打，云：「杓卜聽虛聲。」問：「未降皇宮，度人已畢。如何是度人已畢？」師云：「罕遇知音。」進云：「秖如指天指地，如何獨自稱尊？」師云：「其奈雲門何？」進云：「世尊成道與和尚上堂，是同？是別？」師云：「看你分疏不下。」乃云：「名山大器喜圓成，大士全彰大法身，日夕伽陀談不息，人天從此得圓聞。大眾還識大士麼？應清淨身，示廣長舌，發馬祖大機，展百丈大用，不獨靈山慶喜得證圓通，聲挂七條，飛騰天外，直得方來衲子透徹頂門，含識等流同沾勝利，以及鐵圍幽暗息苦停酸，天樂鏗鏘，天人鼓舞。今朝佛道已成，勝緣已就，名山壯麗，千古典型。諸人得魚忘筌、得意忘言即且置，

即此殊勝之因，且道功歸何所？百福田中親下種，從教百世福無涯。」

除夕，小參。問：「暑往寒來，春秋易變，得何妙訣，不隨遷改？」師云：「你因甚擔枷過狀？」進云：「秖如和尚除夕小參又明甚麼邊事？」師云：「為你不唧溜。」進云：「三世諸佛還有此事也無？」師打，云：「轉見沒交涉。」問：「一年十二月，月月有三十，和尚為甚今晚小參？」師云：「眼若不睡，諸夢自除。」進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既是無為，和尚小參又說箇甚麼？」師云：「領取鉤頭意。」進云：「秖如彌勒在前，釋迦在後，二老還同鼻孔出氣也無？」師云：「莫認定盤星。」僧禮拜，師便打。乃云：「古者道：『識得橙子，周匝有餘。』又有道：『識得橙子，天地懸殊。』二大老：一人空拳誑小兒，一人橫擔睦州板。」拈拄杖，云：「神鼎今當歲畢之時，識得拄杖子，兩手分付。有麼？」卓一卓，云：「相逢不遇調羹手，辜負梅花又一年。」

解制，小參。問：「十五日已前，全暗中有全明；十五日已後，全明中有全暗。如何是全明中有全暗？」師云：「虛空無背面。」進云：「如何是全暗中有全明？」師云：「你也不妨伶俐。」進云：「明暗兩忘俱坐斷，大千何處不風流？」師云：「實即得。」進云：「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柏不青青？」師云：「閑言語。」乃云：「剋期告竣，八字打開，各各眉橫鼻直，相將涉盡疑猜，道吾咬破手指，巖頭三搭不回，寶山親到仍空手，千里翻言賺我來。」

結制，小參。「循環暑往寒來，何似無寒暑處？三千里外賣卻布單，九十日中豈更辜負？內不放出，外不放入，聲色裏睡眠復是何物？若謂有理難伸，切忌抱贓叫屈。」

臘八日，新戒弟子等請上堂。「大眾！還知釋迦老子今日事麼？阿僧祇劫得來，一睹明星喪卻，說甚智慧德相？總是妄想執著。諸方把墨順朱，神鼎應病下藥，不是盡法無民，只要掀翻海嶽，從教忤逆聞雷，體取紅旗閃爍。正恁麼時，且道甚處見他端的？鸞鳳衝霄跡莫留，還他擺斷黃金索。」

除夕，小參。「去年窮，今年窮，來年窮，果然窮徹骨，應不枉施工。去年富，今年富，來年富，網底適遊魚，龍門若為度？雖然，要富則易，要窮則難，眾中有真窮者，山僧熱炙盞子與他分歲。有麼？」良久，云：「洎不問過。」

燈節，解制，小參。「剋期有解有結，月面忽圓忽缺，但能不屬愛憎，此事洞然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那問人問燈與月？今宵風雨晦暝，切忌撞頭磕額。」

結制，小參。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眾，山便打，僧云：『學人話也未問，因甚就打？』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你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大眾！若也識得德山棒頭落處，九十日內坐致太平，自己工夫省卻多少心力；若也未識，不但最苦是新羅，諸人從今喫棒未有了日，莫道無事好。畢竟如何？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解制，小參。問：「解制因由則且置，德山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且道意在於何？」師云：「逢人青眼少。」進云：「者僧方出，德山便打，且道是縱也？奪也？」師云：「問路白雲多。」進云：「秖如未跨船舷，因甚先喫三十棒？」師云：「水底金烏天上日。」進云：「恁麼則劈開華嶽連大秀，放出溪流作大用。」即忙然遁入眾，師云：「有棒不打死漢。」乃云：「有取有放，屈順時宜；能屈能伸，道人活計。臨濟挨三頓，有屈莫能伸；百丈扭鼻頭，堪悲亦堪笑。是你諸人如何明他屈伸、見他悲笑處？要知麼？風搏紗翅騰霄遠，電激飛龍浪潑天。」

(門弟子成蓮　戒弟子時照　慧明
祖月　麗天
成楷等捐貲刻第五卷。)

一揆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侍者成粲記錄

明州瑞巖首座寮秉拂小參

結制，秉拂。問：「鑪鞴弘開即不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云：「霜風如箭急，枯木作龍吟。」進云：「畢竟一歸何處？」師云：「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進云：「大地無寸土，學人向甚麼處立？」師云：「你即今在甚麼處？」僧便喝，師云：「好一喝，未有主在。」僧禮拜，師便打，乃云：「獅子窟中獅子，無異爪牙；栴檀林裏栴檀，香風匝地。便恁麼去，要且奴郎不辨、黍粟不分，長連床上逞顓頇，白日青天恣儱侗。衲僧家，頂門眼正、肘後符靈，辨龍蛇、明緇素，識邪正、分妍醜，拈折箸、攪滄溟，要魚龍、知性命。若不如此，白雲巖畔終沉出格之英，芳艸渡頭久滯他鄉之客。是以，秉拂上座遠從永隆三千里外省覲堂上老人，承命表率堂中，既爾符到令行，爭敢麻纏紙裹？今當結制之始耶，與諸兄弟約法三章以為鞭影，一期之內，第一、不得會如來禪；第二、不得明祖師意；第三、不得處無魂必死之地。於斯薦得，獨步雲霄，向外馳求，白雲萬里。更聽一偈：由來入水見長人，出色還須大冶金，任是三頭并六臂，也教白汗出通身。」

冬夜，秉拂。問：「地轉天旋即不問，應時及節事如何？」師云：「山深雲霧重，天與地相連。」進云：「昔日溈山示眾云：『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意旨如何？」師云：「此心能有幾人知？」「溈云：『情知你答者話不得。』是肯伊？不肯伊？」師云：「還他識盡髑髏漢。」「香嚴云：『某甲遍答得。』亦進前叉手，又作麼生？」師云：「一對無孔鐵錘。」進云：「莫謗古人好。」師云：「你又作麼生？」僧云：「錯認定盤星。」師打，云：「你又謗古人在。」問：「臨濟大師在黃檗問佛法大意，喫三頓痛棒，意旨如何？」師云：「焦磚打著連底凍。」進云：「畢竟如何是的的大意？」師云：「棒頭有眼甚分明。」乃云：「群陰剝盡，烈焰發冰河；一氣潛回，鐵花生碓嘴。劫外真機獨露，化工密運無私，三賢十聖到此猶迷，碧眼黃頭於斯罔措。殊不知？形興未質，名起未名，人人頂[寧*頁]上飛大寶光，箇箇腳跟下縱橫歷落。其奈情生智隔，分明月在梅花上；想變體殊，看到梅花早已遲。說甚麼葭管灰飛，驗陰陽之通塞；蒼松挺翠，較萬卉之榮枯。若是衲僧分上，轉山河國土歸自己，詎資餘力？轉自己歸

山河大地，更藉其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即且置，不涉消長一句又作麼生？六陰今日盡來，目是書雲」

天童西堂寮秉拂小參

至節，秉拂。「銅頭鐵額聚翩翩，太白家風振凜然，新出紅爐金彈子，誰能八臂請當先？還有共相出手者麼？」良久，乃云：「與麼散去，彼此鈍置，將下面皮試看熱瞞去也。向上一事，千聖不傳，是處寒梅皆有色，誰家灶裏火無煙？向上一事，千聖不言，萬象熾然無間斷，泉聲落落鳥關關。所以道：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摩不西來，少林有秘訣。是以，威音那畔不異今朝，一段靈明貫通今古，說甚一陽來復、萬象昭蘇？魯公臺上書雲、漢女宮中添線，無非世諦論量；慈明揭堂上之榜、洞山截座元之機，未免已成特地。殊不知，本非生住異滅，那論春夏秋冬？直得四七二三傳言送語，徒然力盡神疲；德山、臨濟棒喝交馳，也則花鋪錦上。伶俐漢向者裏直下承當，撩起便行，一踏鴻門開兩扇，移身靠倒五須彌，坐斷千聖頂[寧*頁]，不落有無階級，便可隨處作主，遇緣即宗，不妨淺艸平田拋三放兩，人間天上為瑞為霖。此猶是順水推舟，時人蹊徑；逆風把柁，誰是知音？忽有箇性燥漢聞恁麼道，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眾。且道：此人還許他具眼也無？」卓拄杖，云：「相逢自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下座。

秉拂。僧問：「向上宗乘即不問，如何是應時及節底佛法？」師云：「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進云：「如何是法中人？」師云：「有眼無耳朵。」僧云：「與麼則禮拜去也。」師云：「不妨伶俐。」問：「三乘教、五味禪即不問，如何是天童境？」師云：「峰高太白磨今古，廿里松陰鎖翠寒。」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散髮夷猶忘管帶，松門倚杖聽流泉。」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紅葉染霜中，倚天長劍冷。」「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晴空轟霹靂，煙雨不關春。」「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懷中藏日月，袖裏統乾坤。」「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一句請師宣。」師云：「海底泥牛吞白月。」進云：「一句曲含千古韻，優曇花發四時春。」師云：「休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進云：「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師云：「分明記取。」乃云：「正令全提，倒握吹毛明殺活；當陽坐斷，半尋椰栗絕疏親。佛祖潛覷無門，魔外鋒亡舌結，便見七佛塔觸月摩雲，咸呈箇裏威光；玲瓏嗑七達八通，吞吐劫前風月。此是我堂上老人於此開鑿人天、規繩祖武，尋常徹骨為人之處。諸兄弟！若向壁立

萬仞處著眼，又卻平坦坦地；若於平坦坦處插足，又卻壁立萬仞。遂使昂藏龍象掉臂而前者罕測其涯，彷彿名流望巖而退者不可勝數。今日揆上座別資一路應箇時節，且道是甚麼時節？近有新督師按臨兩浙，傳來王令稍嚴，不許搶行奪市，家家燕飲、戶戶笙歌，狼煙既靖，且喜海晏河清，朝市山林共樂太平景象。忽有箇傍不甘底近前云：『揆上座！惺惺著，天童門風從來壁立萬仞，你既承入室之子，因甚向人天座上世諦流布，旋打之遶？』不覺呵呵大笑，向他道：『癡人面前無端說夢。』還會麼？當門不用重栽棘，水到渠成處處通。」

除夕，秉拂。問：「臘月三十日到來，箇箇憂攢百集，何故長汀子笑口不合？」師云：「嘉州吞大象。」進云：「年窮歲盡，事事休心，遊子未歸家時如何？」師云：「陜府灌鐵牛。」進云：「有一物，歲盡不帶愁容，春來自添喜色，未審是甚麼物？」師云：「急須抖擻眼中塵。」進云：「棋逢敵手著方玅，琴遇知音正好彈。」師云：「知音知後更誰知？」乃云：「四山青又黃，曆日一回數，歲序既云窮，祖關誰透取？一年又一年，容貌安長睹？珍重參玄人，井藤危二鼠。冷灰豈爆也，平步雲霄；瞬目揚眉底，泥裏洗土。思量誰不丈夫兒？移舟何事釘樁櫓？莫因循，休莽鹵，一簇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北禪烹露地，犯手傷鋒；王老夜燒錢，倚門傍戶；天童別家風，不打者破鼓。煎瀑花，添松火，缽裏飯，桶裏水，現前兄弟隨分納些，不與諸方誇靡鬥富。恁麼分歲，還有佛法道理麼？普忽遇鐵面老子打算飯錢時如何？」揮拂子，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秉拂。問：「四眾臨筵，人天交接，未審大師有何相為？」師云：「生鐵蒺藜當面擲。」進云：「人天罔測，四眾茫然，過在甚麼處？」師打，云：「卻怪我不得。」進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大師高座，某甲低立？」師云：「你自不唧溜。」僧便喝，師又打，云：「且過一邊。」問：「向上一事，千聖不傳，既不傳，未審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庚峰頭倒卓。」進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大師識得心也，因甚土依然在？」師云：「你試為我拈出看。」僧云：「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師云：「杜撰禪和。」乃云：「一舉便知，千差透脫，拈來便用，截鐵斬釘，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非耳目之所到，非智識之能明，三家村裏臭猢猻甚生標格，十字街頭廖鬍子脫體風流，古佛與露柱交肩，金剛與泥人楷青，直得太白峰頭起舞，雨驟雲興，鼓滔天之浪，玲瓏嗂[跳-兆+孛]跳，風行艸偃，轟動地之雷，是汝諸兄弟九十日內打七打三，二六時中折旋俯仰，還知有恁麼事麼？若也知得，頭上安頭；若也未知，顢頇不少。要得覿體圓融，直須上無

攀仰、下絕己躬，驀然卒地斷、爆地折，撒手那邊因行掉臂，自然開口道著、動步踏著，管取包天括地、籠古絡今，其如應時應節、契理契機，秉拂上座退身有分。何故噇？嶺上寒梅猶帶雪，溪邊嫩柳欲拖金。」復云：「昨日方丈和尚垂問，末後云：『以上七問，有人下語，轉轉相契，分付缽袋子；如轉轉不相契，亦付缽袋子。』眾中兄弟家商量道：『醍醐毒藥，一道而行。』又有道：『粟菽不辨，緇素不分。』又有道：『口甜心吝。』又有道：『慣設陷虎機關。』若然者，總未搔著老漢癢處在。殊不知，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其奈捨父逃走者眾，遂致搭卻者話了也。揆上座今日將缽袋子一時搬向諸兄弟面前，力為保任去也。還有直下承當得底麼？」以拄杖拋下，云：「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秉拂。僧問：「朔風凜凜侵人面，寒雨霏霏透衲衣，公案現成且置不問，如何是寒暑不到處？」師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進云：「秖如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又作麼生？」師云：「又是從頭起。」進云：「與麼則有二也。」師打，云：「且道是一？是二？」進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云：「作麼生是你同根體處？」進云：「六鑿未分誰擾擾？一爻纔動便紜紜。」師云：「不易念將來。」問：「拷鐘伐鼓，棒喝交加，無非是光影門庭施設邊事，柘如七佛已前，威音那畔更那畔，請師一句。」師云：「總被你道了也。」僧禮拜，云：「謝師答話。」師云：「切莫便承虛。」進云：「亙古亙今去也。」師便打，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問：「箇箇金毛師子子，師今秉拂又何宣？」師云：「拄杖重重為你決。」進云：「秖如掀倒禪床，喝散大眾，又作麼生？」師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卻被驢子樸。」進云：「與麼則雪獅火裏翻身轉，石馬河頭飲水回。」師云：「不信道。」乃云：「山頭浪潑天，海底紅塵起，面壁老臊胡，何曾有直指？有直指，耳裏何曾容滴水？無直指，眼裏無筋貧。一世恁麼舉揚，還有共相委悉底麼？若也相委，連城不必重添五彩；若也未委，且聽葛藤曲直。」驀展拂子，云：「若論當人者著子，當陽無向背，歷劫絕盈虧，頂門頭輝天鑑地，腳跟下十字縱橫，日月未喻其明，冰雪難方其潔，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何堪不自知休？無端受人處分，累他千聖出興，說白道黃，指鹿為馬。若是箇不受惑底血性男子，更不之乎者也點著便解知歸，如白衣拜相、平地登僊，便能推倒剎竿子、扶起破砂盆，直得兵隨印轉、將逐符行，發大機、顯大用，手眼通身，牛頭沒、馬頭回，突出難辨，握乾坤樞要換斗移星，用向上鉗鎚羅龍打鳳，奪饑人之食、驅耕夫之牛，殺活臨時，捲舒自在，直下如王秉劍，誰敢當鋒？如獅子吼，百獸腦裂。然雖如是，柘如即今連朝雨雪不止，凍破釋迦鼻孔、滴穿達磨

眼睛又作麼生？」拈拄杖，卓一卓，云：「三尺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禪眾打七畢，秉拂。「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卻面門。誠哉是言，到者裏卜箇五雙，無你湊泊咀嚼處、無你思量卜度處。有般依艸附木底漢，見說青青翠竹無非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一據據定，更不移易絲毫。殊不知，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所以道：『言前薦得，猶迷顧鑑之端；句下明機，亦是觸途狂見。』假饒不承言、不滯句，脫略窠臼，別轉機關。」卓拄杖，云：「中心樹子猶未屬你在，放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放開一線也，紫羅帳裏撒珍珠，剝名品荔枝安汝口內，只要滋味親知；捏聚將來時，活逼生蛇頭戴角，要令石女當下生兒，只教卓地無錐。雖然，費醬傷鹽，笑破老胡脣吻，其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說甚麼麻三觔、乾矢橛、鋸解稱鎚、即心非心，大如兄、小如弟，庭前柏樹、青州布衫、金剛圈、栗棘蓬。」驀喝一喝，云：「者些祭鬼神茶飯不消秉拂一喝，百雜碎了也。且超然獨脫一句又作麼生？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復舉高峰大師墮枕因緣，師云：「有際天之雲濤，乃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之風，乃可負垂天之翼。當時大師已是受屈不少，昨見本師和尚要諸兄弟通箇消息，今朝突向秉拂拄杖頭上高聲唱言：『去年梅，今年柳，顏色馨香依舊。』大眾！大師恁麼道，且道：有悟耶？無悟耶？」復卓拄杖，云：「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難。」

冬至，秉拂。僧問：「一陽來復，萬象咸新，本來面目即不問，應時及節請師宣。」師云：「今晨天子拜南郊。」進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腳跟下好自薦取。」進云：「把得繩頭在手，從教任運騰騰。」師云：「你那裏得者消息來？」僧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逐四時推？」師打，云：「也少你者棒不得。」問：「昔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請問大師未審笑箇甚麼？」師云：「目前無閻黎，座上無西堂。」進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切忌韓盧逐塊。」進云：「如何是涅槃妙心？」師云：「胡餅裏討汁。」進云：「如何是大師所傳底正法眼藏？」師打，云：「從來不解捏目。」僧擬進語，師以拄杖約，云：「速退，速退。」乃云：「霜清水肅，雪老冰枯，群陰剝盡之時，一陽萌動之候。天不言而四時行，直得花開鐵樹；地不言而萬物生，誰知石筍抽條？雲拖五色束山腰，劫外真機獨露；春漏一痕舒柳眼，無文心印全彰。明明及節應時，一一超今邁古。如斯見得，截玄機於未兆，盡在當人；藏冥運於即化，不資餘力。拈一機而機機普應，示一法而法法該通，但

只管一日缽孟兩度溼，冬至寒食一百五，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而只有變通，且無通變，若解通變，便見日添一線長，佛法長一線，也是蝦為子曲。仰山叉手近前，香嚴近前叉手，畫虎成狸。紫羅抹額繡裙腰，描邈不得；赫赤布褌無換替，脫體風流。者一隊漢雖則各露風規，要且無衲僧巴鼻，試看揆上座別露消息去也。」以拄杖向空中連畫云：「書雲何似我書空？熨斗煎茶銚不同。打瓦鼓，應黃鐘，風從虎兮雲從龍。」

戒期，秉拂。僧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令不虛行，隨機攝化。秖如臨濟有四喝，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云：「照顧頂門。」「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云：「百獸潛恐。」「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艸？」師云：「喫得棒也未？」「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且去，別時來。」僧一喝，云：「且道者一喝是那一喝？」師打，云：「合取口好。」進云：「與麼則當陽寶劍揮今古，袖裏金鎚驗正邪。」師云：「知音有幾人？」問：「若得不經閫老案，直須參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師云：「暖日爍開巖畔雪，何山松柏不青青？」進云：「如何是閫老案？」師云：「一棒一條痕。」進云：「祖師關與閫老案相去多少？」師云：「幾人於此忙然？」進云：「踏著故鄉田地穩，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猶落半途在。」問：「德山棒、臨濟喝即不問，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作麼生得不謗去？」師云：「以上所供并是實詣。」進云：「不謗不讚又作麼生？」師云：「跕過一邊著。」進云：「大修行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云：「吾嘗於此切。」進云：「一破一切破，因甚又教百尺竿頭進步？」師以拄杖畫一畫，云：「還過得者裏麼？」僧云：「東村王老無思算，笑倒傍觀道不平。」師云：「閒言語。」乃云：「禪用參，道須學，鐵壁銀山當面閣；戒可受，律能持，青松常抱歲寒枝。道不學，禪不參，初生孩子口喃喃；戒不持，律無犯，樹倒猢猻依舊散。此二種人各執一病即且置，更有有眼無足底，只知禪而不明戒……」以拄杖左邊一卓，云：「且過者邊著。有足無眼底，只明戒而不知禪……」以拄杖右邊一卓，云：「且過者邊著。」橫按拄杖，云：「若是盡令而行，好各與三十拄杖，未免盡法無民。還知世界與麼闊，為甚鐘聲披七條麼？若向者裏挨開一線、見徹根源，自然水乳同源、千差一致，卻無彼此之分，寧有戒、禪之異？水銀墮地，顆顆皆圓；杲日當空，無幽不燭。禪也，道也，千峰勢到嶽邊止；戒也，律也，萬派聲歸海上消。到者裏，便見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所以道：『得之于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秖如俱胝得天龍一指頭，一生受用不盡；丹霞纔聞授戒，便乃掩耳而去。且道：此二老是如蟲禦木耶？越格

超宗耶？要會麼？自從舞得三台後，拍拍元來總是歌。然雖如是，臨淵羨魚，不若退而結網。」
值雪，秉拂。僧問：「片片無聲白，山山燦玉珂，幾觀青嶂影，未見出頭多。未出頭且置，如何是出頭底句？」師云：「覓即知君不可見。」進云：「清風生八面，歸客有餘歡。」師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進云：「棋逢敵手著方妙，琴遇知音正好彈，十智同真，願聞旨的。」師云：「子期去後孰知音？」進云：「如何是一同一質？」師云：「耳朵兩片皮，牙齒一具骨。」「如何是二同大事？」師云：「日餐要飽，夜眠要足。」「如何是三總同參？」師云：「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如何是四同真智？」師云：「蝦蟆[跳-兆+孛]跳上天。」「如何是五同遍普？」師云：「蚯蚓驀過東海。」「如何是六同具足？」師云：「春風寒徹骨。」「如何是七同得失？」師云：「弄潮須是弄潮人。」「如何是八同生殺？」師云：「霹靂過頭猶瞌睡。」「如何是九同音吼？」師云：「聾人爭得聞？」「如何是十同得入？」師云：「且緩緩忙忙。」「四海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與甚麼人同得入？」師云：「把手相牽行不得。」「風清浪靜，與誰同音吼？」師云：「禾山解打鼓。」「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作麼生同生殺？」師打，云：「一串穿卻。」「古今不變異。何物同得失？」師云：「照顧袈裟下。」「舉目無相識。那箇同具足？」師云：「引水澆蔬五老前。」「太白峰高，玲瓏巖低，何物同遍普？」師云：「葉落盡皆秋。」「推不前，約不後，何人同真智？」師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獅子遊行，不假伴侶。孰與總同參？」師云：「山形拄杖子。」「一物不為，那箇同大事？」師云：「一莖艸上定乾坤。」「認著依前還不是。何物同一質？」師云：「禮拜了退。」進云：「十智同真蒙指示，梅香雪裏意如何？」師云：「刺瞎闍黎眼睛。」進云：「作家手段天然別，一回舉著一回新。」師云：「知時識宜，堪作闍黎。」乃云：「大地渾成銀色界，文殊忽地埋蹤；山河化作淨琉璃，普賢全身獨露。隨色摩尼皎潔，差珍異寶齊舒，法輪轉剎那間，酥酪醍醐一味。水精宮殿元非海上擎來，白玉樓臺豈是從天降下？好箇消息，十分現成，達摩忍氣吞聲，釋迦讚嘆不及，卻笑吁嗟縮項，好不丈夫堪憐，斷臂求心，平空落賺。不見道：『我本無心有所希求，法王大寶自然而至，不萌枝上散作璚花，無影樹頭飛來玉蝶。』且道：日出後一場懽懼又作麼生？」以拄杖卓一卓，顧左右，云：「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秉拂。僧問：「佛法即不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云：「衝開碧落松千尺。」進云：「畢竟一歸何處？」師云：「截斷紅塵水一

溪。」進云：「祖師西來大意，大師又如何指示？」師云：「雲開千嶂淨，葉落一枝分。」進云：「與麼則何處有大意？」師云：「日輪當午照，猶待曉雞啼。」進云：「可謂選佛場中及第歸也。」師打，云：「者裏是甚麼所在？」進云：「立地成佛又作麼生？」師云：「屙屎見解。」僧擬議，師又打，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乃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老凍儂與麼告報，大似此處無金三十兩，口縫未開早已話墮。不見道：言而足終日，言而未嘗言，言滿天下，未有口過。爭如天童者裏大施門開，五日一參，主賓互換，權實雙彰，說亦得，不說亦得，如珠走盤，不留朕跡，輩輩龍驤虎驟，愈見光輝，琅琅玉振金聲，元非分外，不妨隨流得玅，作戲逢場，拈須彌槌，擊虛空鼓，坐法空座，撫沒絃琴，直得梵音清雅，令人樂聞。只要諸兄弟不作道理會，不以眼耳聞。」乃良久，云：「還有善音別調者麼？孟春猶寒，伏惟大眾起居納祐。」復云：「昨日我眉兄舉鏡清、明教二禪師新年頭佛法有無公案，已一一為眾據款結案了也。隨有箇兄弟入室請益，揆上座只得於灸瘡瘢上重加艾炷，其奈者兄弟依舊如大虫看水磨，於有無上轉見忙然。今當新年，法令開封，重翻此案，且圖發箇利市，卻不如何若何？只將者兩箇古錐項上各與大鐵枷一面，送到豐都城裏，與調達同受三禪天樂。何謂如此？謗斯經故，獲罪如是。」驀豎拄杖，云：「眾中莫有為鏡清、明教作主者麼？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乃卓一卓，云：「掀翻海嶽求知己，揆轉乾坤見太平。」

秉拂。「開鑪結制，半月來也，寒山子、水牯牛莫有瞥地者麼？試呈頭角看。」良久，揮拂子，云：「一鎚便就，猶多鈍鐵頑銅；不假一鎚，便見猢猻沒尾。與佛祖為師、與人天為師，一句、二句是甚繫驢橛子？豁開戶牖，當軒者誰？潦水淨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於斯時也，驀鼻拽回水牯，蹄角分明；乘時鞭起瞎驢，追風大隊。踏翻華藏海，坐斷大毘盧，諸天無路散花，千聖下風俱立。若是三搭不回頭底，向道：石中有玉，飯籮邊餓殺多少人？沙裏無油，平地上死人有甚數？直饒出得荊棘林底，要且自救不了。諸兄弟！既是出得荊棘林底，不妨好手，因甚卻自救不了？嗟乎！夏蟲難可與語冰霜，井蛙安可與語東海？」驀拈拄杖，云：「還委悉麼？善財參遍諸知識，依舊東山水上行。」

秉拂。問：「臨濟三玄即不問，浮山九帶請師宣。」師云：「我行荒艸裏，汝又入深村。」進云：「五千餘卷詮無及，八臂那吒眼[目*荅]眇。如何是佛正法眼藏帶？」師云：「日灸風吹繫驢橛。」「埜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如何是佛法藏帶？」師云：「錢貫井索，不勞拈出。」「金藥銀絲承玉露，高僧不坐鳳

凰臺。如何是理貫帶？」師云：「鷂子過新羅。」「霜眉雪鬢火中出，堂堂終不落今時。如何是事貫帶？」師打一棒，云：「漆桶胡不快。」「玉女拋梭機軋軋，石人打鼓韻鼕鼕。如何是理事縱橫帶？」師云：「一條拄杖兩人扶。」「醍醐既消身病愈，性海玄途不假舟。如何是曲屈垂帶？」師云：「此心能有幾人知？」「木人嶺上方歌舞，石女溪邊暗點頭。如何是玅協兼帶？」師云：「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如何是金針雙鎖帶？」師云：「曹溪波浪如相似。」「時挑埜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菜燒。如何是平懷常實帶？」師云：「無限平人被陸沉。」進云：「九帶已蒙大師指，續焰聯芳事若何？」師云：「折角泥牛驀鼻牽。」僧禮拜，云：「與麼則沒絃琴上知音少，父子彈來格調高。」師云：「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乃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偏好雨點點，不落別處；聖遠乎哉？體之即神，莫動著動著，打折驢腰。一向恁麼去，未免死守善道，劍沒豐城。轉山河國土歸自己，富嫌千口少；轉自己歸山河國上，貧恨一身多。要且鏤冰無琢玉之談、結艸乖道人之意，明眼漢沒窠臼，如虎插翼、似鶻提鳩，拈雙瞳為日月、轉一氣作洪鈞，展足於威音王前、掉臂於樓至佛後，到者裏說甚全提半提？直得拈花微笑，秖是小兒子戲；斷臂安心，也是小兒子戲；磨磚作鏡、打車打牛，小兒子戲；黃檗喫棒、大愚還拳，小兒子戲。其餘小兒戲劇如稻麻竹葦，固是不堪枚舉。」拈拄杖，云：「[禾*互]如秉拂上座拄杖子列列挈挈，今日指東話西，為復是蕭何制律耶？別展旗鎗耶？於此明得，子牙慶遇風雲之會、韓信登大將之壇，一任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脫或未然，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秉拂。「一冬乾暴暴，掬水不成冰，瑞雪敷殘臘，年豐足可徵。山山如琢玉，樹樹盡刊銀，眼裏重添屑，猶自樂欣欣。既是眼中屑，又欣箇甚麼？記取來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復云：「言多去道轉遠。雖然，千種言、萬般喻，只要勸君早歸去。若也歸去，何用繁詞？然而，鑪鞴之所，鈍鐵猶多；良醫之門，病夫更甚。所以，曲說、直說，不覺舌頭拖地；塵說、剎說，萬象熾然說、虛空孟浪說，也應頑石點頭。獨傷乎！白雲巖下多沉出格之英，芳艸渡頭久滯他鄉之客。有般漢便道：『無路可歸，無家可到。含元殿上不問長安，慈氏宮中那尋內院？』如斯之輩，病入膏肓，必死之驗，奚堪共語？不見道：『直得如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又且如何免得此過？聽取一頌：雪裏梅梢遍泄機，春風坐待豈非愚？頂門突出超方眼，大丈夫兒肯自欺。」

秉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連朝拜賀新年，只見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底，一隊來、一隊去，鍾馗解舞十八拍，就中幾箇知音？李公喫酒醉張公，知他是凡是聖？獨怪脫空寒山子，東兜西搭，逢人便道：『聚頭喧喧，那事如何？』道了，復自驀口一摑，云：『口是禍門。』大笑而去。諸兄弟！還知落處麼？毒似砒霜，甜如白蜜，須是追風良驥、拈頭會尾底，乃能見義勇為、一舉千里，便見得天之高、地之厚，皇風蕩蕩，帝道平平，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全機展拓即且置，眾中莫有見義勇為者麼？」拍禪床一下，云：「鶴有九皋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門弟子真印
領刻第六卷。)

一揆禪師語錄卷第六

一揆禪師語錄卷第七(師諱元揆)

侍者成粲記錄

拈頌古上

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敕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敕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眾生成佛，盡眾生界空，無有眾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師拈云：「世尊令不虛行，直得普天匝地向熱鐵輪望風乞命，魔王迅雷不及掩耳，未免一款招成。雖然，見義不為非勇士，臨危不變始驚群。」

頌：

看風使帆，放鷹見兔。鴨寒下水，雞寒上樹。同路不同行，同趨不同步。萬派終歸海上消，清風明月一生富。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別敲一，問曰：「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

師拈云：「世尊一味慈悲之故，不能痛下針錐，耆婆直饒一一應對分明，不免髑髏前見鬼。我若作世尊，只一敲，云：『生何道？』云：『生人道。』便云：『赤土塗牛奶。』」

頌：

迷頭認影，病入膏肓。善別音響，非愚即狂。山蒼蒼，水茫茫。奼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自守空房。

殃崛摩羅尊者因持缽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得免產難？」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卻來相報。」乃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聞得，當時分娩。

師拈云：「世尊已曲垂方便了也，殃崛持語報了也，其婦分娩了也，還有知落處者麼？人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頌：

梅敷春谷，菊綻秋籬，鵠白鳥玄，物各時宜。碎啄同時兮華添錦上，推門落臼也餘力不資。雲渺渺，艸萋萋，流水何曾洗是非？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槌云：「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故我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犯律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誓不為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

師拈云：「阿難為眾竭力，禍出私門，百萬人天，目瞪口呿。秖如世尊下座，且道還有為人處麼？常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頌：

風日晴和白晝長，百花紅紫競芬芳，遊蜂不禁頻來去，狼籍枝頭多少香。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調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師拈云：「可惜阿難被伊熱瞞。神鼎則不然，待云如三禪天樂，即與摩頂授記云：『吾不如汝。』直饒者擔板漢通身手眼，只可忍氣吞聲。」

頌：

罪犯彌天，語驚時聽。無入分兩輪，日月壺天運。有出分缽孟，豈特重安柄。試看拆箸攪滄溟，唯要魚龍知性命。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師拈云：「人人盡謂金剛齊，只有慎初，不善護末，牆塹不牢，卻被障蔽看破。殊不知魔王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

頌：

小因有無住，賊身先已露。隨形應物兮遍界不藏，一氣不言兮萬靈罔措。山無數，水無數，珍重蘆花藏白鷺。

無著菩薩問善財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即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清淨即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為甚麼不見？」財曰：「是真見文殊。」

師拈云：「無著不見文殊，顢頇不少。善財鉤頭有餌，頭上安頭。若起心精進，得見文殊，三生六十劫。」

頌：

不見如何真是見，水中鹽味色膠青。翻憐掩鼻偷香者，眼裏無筋一世貧。

明州布袋和尚在街衢立，時有僧問：「和尚在此作甚麼？」袋云：「等箇人。」僧云：「來也。」袋遂於懷中取一橘子度與，僧擬接，袋卻縮手曰：「汝不是箇人。」

師拈云：「若無者僧，爭見布袋？若非布袋，爭辨者僧？雖然，我不似者布袋，小家子，無大人相。待云：『來也。』即云：『皈依佛、法、僧。下去。』」

頌：

密用潛行，回途得妙。玉轉珠回，珊瑚杲杲。來也到即不點，拶著點即不到。縱橫一著辨機先，電影誰能分白皂。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因赴東印土國王齋，王問：「諸大德盡轉經，尊者為甚麼不轉？」尊者云：「貧道人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

師拈云：「剖瓊枝寸寸是玉，析旃檀片片皆香，國王不妨小出大遇。若也信受奉行，寧免眼中添屑？雖然，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頌：

風吹不入，雨灑不著。文彩全彰，填溝塞壑。有說無說同魔說，豈待牛皮俱覷破。確確，良玉不離稱大璞。(又)調高白雪，宮商不涉，常轉百千，八字沒[必-心]。江上風，山間月，一天星斗煥文章，千年仁見蟠桃核。

東土初祖因慧可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

師拈云：「若謂此是安心法門，何異矮子看戲？」

頌：

點鐵成金丹一粒，從門入得亦非珍。象王顧，獅子呻，掀翻海嶽芥投針。清風明月一生富，報道黃河一度清。

初，祖一日謂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如我所見，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如我見處，無一法可當情。」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出，但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傳衣付法，為第二代祖。

師拈云：「者沒去就，臊胡冷冰冰，九年計較不成，卻賺他一隊漢互呈漆器，一味東瓜印子塗汙將去，總不顧傍觀者哂。殊不知

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且道二祖還得髓也無？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頌：

三拜得髓，虛空安耳。一印印泥，如風吹水。非也玉韞石中，是也油無沙裏。風流大抵出當家，誰料事因可囑起。

青原令石頭馳書到南嶽，且囑曰：「回時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頭到南嶽，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頭云：「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向諸聖求解脫。」便歸。原曰：「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頭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鈯斧子，即今便請。」原垂下一足，頭便禮拜。

師拈云：「冰稜上度過九曲，劍刃上拾得全身，不妨好手。我更要問石頭：者鈯斧子甚劫中曾虧欠來？尋嘗入火不燒、入水不溼底向甚處著？朝參暮請、運水搬柴又用箇甚麼？無端累他青原一足，至今縮不得；自身被壓倒，至今起不得。」

頌：

麟閣名標尺土封，觀光上國見英雄。至今南嶽峰頭月，清照瀟湘萬頃中。

葉縣省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云：「僧排夏臘，俗列耆年。」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

師拈云：「大小葉縣不合向奴兒婢子邊鼓弄，致有向上向下，令者僧前不遘村、後不迭店。神鼎則不然，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但云：『屋北鹿獨宿。』『如何是向上事？』『溪西雞齊啼。』」

頌：

小兮如弟大如兄，豈是囊藏北斗中。萬象之中渾獨露，不須惆悵五更風。

又

「描不成兮畫莫倣，倒騎驢背惜潘郎。忽然擲殺王番綽，大地山河盡發光。」

錢塘鎮使，凡有僧到，便曰：「若相契，即留止宿。」一日，有二僧到，遂問云：「近離甚處？」僧云：「江西。」使云：「馬大師有何方便？」一僧云：「大師道：『即心即佛。』」使便揖出。一僧云：「大師道：『非心非佛。』」使亦揖出。

師拈云：「權衡有準，陷虎機深，只饒六臂三頭，豈免從前點額？莫有直透禹門者麼？不貪香餌味，始是碧潭龍。」

頌：

武庫胸藏紫電霜，從來擇乳羨鵝王。叮嚀寄語凌雲客，蟲毒之家水莫嘗。

徑山道欽禪師，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卻封回。忠國師聞，云：「欽師猶被馬師惑。」

師拈云：「馬祖明穿玉線，欽師暗度金針，忠國師只知他人被惑，殊不知巡人犯夜。還識徑山度：棋逢敵手難藏興，琴遇知音正好彈。」

頌：

八兩半斤，靴中勗指。玉轉珠圓，清光匹美。老南陽，暗相委。明於責人，暗於責己。等閒微露一般春，明月清風安可比。

嵩嶽慧安國師因僧坦然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何不問自己意？」僧云：「如何是自己意？」師云：「當觀密作用。」僧云：「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僧於言下知歸。

拈云：「安國師不合鬼窟裏弄猢猻伎倆，瞎者僧眼，好與三十棒。這僧若與麼會去，入地獄如箭射。然雖如是，垂絲千尺鉤還曲，應物須知語帶悲。」

頌：

彬彬文彩闇然彰，用則行兮舍則藏。萬象之中渾獨露，鷓鴣啼出百花香。

又

溪山畫楪倚天開，踏碎榆錢坐緣苔。錦繡雙眸觀不暇，好風推過白雲來。

南泉問陸亙：「大夫去彼，將何治民？」亙曰：「以智慧治民。」泉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

師拈云：「文韜武略，滿腹甲兵，治君澤民即不無，陸亙要作祖師門下客亦未可在。若具宗門向上爪牙，說甚生靈遭塗炭？王老師也須照顧始得。」

頌：

生靈塗炭，起死回生。拔眼中屑，抽腦後釘。翻思素墨悲絲染，自古雕文喪德人。

南泉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泉云：「莫是長老見處麼？」檗云：「不敢。」泉云：「漿水錢且置，艸鞋錢教甚麼人還？」

師拈云：「黃檗老漢郎當不少，既有讓堯節，何煩洗耳清？若據令而行，萬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說甚一物不倚，沉潭那許龍

蟠？雖然，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頌：

洗耳溪邊牛不飲，羨他林下道人閒。漿水錢，艸鞋錢，雕弓已挂息狼煙，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僧問興化：「寶劍知師藏已久，今日當陽，試借看。」化云：「不借。」僧云：「為甚不借？」化云：「不遇張華眼，徒窺射斗光。」僧云：「用者何如？」化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便作引頸勢。化云：「嗄！」僧云：「諾。」便歸眾。

師拈云：「赤身臨白刃，誰敢犯當頭？者僧通身膽矣。若非久戰沙場，不免白骨堆山、屍橫遍野，謾謂有張華之眼，而亦能劍刃上翻身；若非興化擒縱自由、殺活自在，不免犯手傷鋒。雖然，輸機謀主存深意，欺敵兵家亦遠思。」

頌：

重圍直透劍光寒，不展戈矛奏凱旋。雷雨洗清滄海月，玉樓人醉杏花天。

僧問百丈恒和尚：「如何是正覺無明相？」恒云：「你還見露柱麼？」僧云：「如何是隨緣即道場？」恒云：「今日結夏。」

師拈云：「莫動著，動著打折驢腰。」

頌：

無明相，曲垂慈，看孔著楔，痛下針錐。應物隨形兮脫珍著敝，一氣不言兮萬靈罔窺。活潑潑，絕離披，填溝塞壑無人會，一月千江印不虧。

僧問慈明：「一得永得時如何？」明云：「抱石投河。」

師拈云：「者僧向太虛空裏覓得箇繫驢橛子，向洪波浩渺中沒頭浸卻，殊不知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饒他出得頭來，除非鐵船浮水上。」

頌：

水中撈月，懵袋相呈。推門落臼，奪食驅耕。宗師手段天然別，造物渾無斧鑿痕。

舍利弗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心中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否？」近前便問：「什麼處去？」女云：「如舍利弗與麼去。」弗云：「我纔入城，爾當出城，云何言如我與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云：「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云：「如是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

師拈云：「一人神鋒在握，要剖石中之玉；一人真不掩偽，無端賣弄家私。可謂真金不避火，別寶遇波斯。還知二人落處麼？木

人把版雲中拍，石女唧笙井底吹。」

頌：

同門出入不同行，地轉天回各有長。紅粉易裝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鄧隱峰禪師到溈山，便入堂，於上版頭解放衣缽。山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相看。峰見來，便作臥勢，山便歸方丈，峰乃發去。山問侍者：「師叔在否？」者云：「已去也。」山云：「去時有甚麼語？」者云：「無語。」山云：「莫道無語，其聲如雷。」

師拈云：「隱峰未到溈山，不妨令人疑著；及乎到來，便見弄巧成拙。殊不知兩箇漢總被侍者看破，秖如溈山末後道箇其聲如雷，還覺腦門重麼？前箭猶輕後箭深。」

頌：

絲綸號令各全提，虎驟龍驤列陣威。寸刃不施邦自靖，干戈原是太平基。

丹霞訪古寺，值喫粥次，行者盛一缽與寺，又盛一碗自喫，殊不顧霞。霞自盛粥喫，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早行人。」霞問寺云：「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寺云：「淨地上不可點污人家男女。」霞云：「幾不問過者老漢。」

師拈云：「不上高山，不知山之孤峻；不經大海，焉知水之瀰泓？孤迥迥，卓巍巍，一段穩密家風，卻被外人覷破。正眼觀來，世諦即不無，佛法太遠在。然雖如是，不因楊得億，爭見馬相如？」

頌：

眼中有翳須挑撥，鏡上無塵不用磨。幸自一天星月朗，何堪平地起風波。

馬祖因石臼初參，祖問：「甚處來？」臼云：「烏臼來。」祖云：「烏臼有何言句？」臼云：「幾人於此茫然？」祖云：「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臼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麼？」臼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師拈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石臼恁麼且置，馬祖節文且道意在於何？會麼？金簇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仇。」

頌：

茫然與悄然，倒卻門前舊剎竿。悄然與茫然，釋尊光射阿難扃。明賞罰，別機先。珊瑚戴月枝枝秀，瑪瑙盤珠顆顆圓。

鏡清在雪峰普請次，峰問云：「溈山道：『見色便見心』。還有過也無？」清云：「古人與麼道那？」峰云：「雖然如是，我要共你商量。」清云：「若與麼，不如某甲钁地去。」

師拈云：「見色便見心，推人入火坑，還有過也無？一條拄杖兩人扶。不如钁地去，一道神光輝劫外。試問諸禪如何會？會則任會，切忌依艸附木。」

頌：

見色見心，口是禍門，金屑雖貴，落眼成塵。清溪巖畔，火種刀耕，生涯一钁從來足，渴飲饑餐孰道貧？箇事何愁俱爛卻，堂前丈艸任從深。

馬祖因鄧隱峰辭，祖問云：「甚處去？」峰云：「石頭去。」祖云：「石頭路滑。」峰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到石頭，遶禪床三匝，振錫而立，問云：「是何宗旨？」頭云：「蒼天！蒼天！」峰無語，卻回舉似馬祖，祖云：「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峰又去問，頭噓兩聲，峰又無語，歸舉似祖，祖云：「向你道石頭路滑。」

師拈云：「作戲逢場，雖非分外；傳言送語，太涉周遮。此二老盡形敗露，卻被隱峰撩倒。若遇捋虎鬚漢撥轉天關，此二老也須隄防始得。何故？超群須是英靈漢，越格還他師子兒。」

頌：

兩處門庭一樣高，同聲相應不相饒。強中更出強中手，病鳥何堪戀舊巢。

則川摘茶次，龐居士問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川云：「不是老僧，洎答公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摘茶不聽，士云：「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川亦不顧，士云：「者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川乃拋卻茶籃，便歸方丈。

師拈云：「銀山鐵壁，亙古亙今，若非龐公挨拶，爭見則川機用？[禾*互]如拋籃歸去又作麼生？斫卻月中桂，清光轉更多。」

頌：

相逢接拍興何濃，一曲高歌善始終。曲罷人歸何處去，青山仍露白雲中。

京兆因僧問：「道在何處？」兆云：「道在目前。」僧云：「我何不見？」兆云：「汝有我故，所以不見。」僧云：「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兆云：「有汝有我，展轉不見。」僧云：「無我無汝，還見否？」兆云：「無我無汝，阿誰求見？」

師拈云：「京兆為憐三歲子，不惜兩行眉，究竟勞而無功。者僧秖解傍門尋討，不知身在帝鄉。試問眾兄弟：無人無我，畢竟是誰求見？」驀喝一喝，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玅。」

頌：

了無一物比堪倫，鼻孔依稀搭上脣，暖日燦開巖畔雪，何山松柏不青青？

杉山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云：「生麼？」山云：「無生。」泉云：「無生猶是末。」遂行數步，山召云：「長老！」泉回首云：「作麼生？」山云：「莫道是末。」

師拈云：「衲僧家粥足飯足便休，粘牙搭齒堪作甚麼？兩箇漢各與三十拄杖。與麼判斷，還有過麼？撿點得出，亦領三十拄杖，具眼者辨取。」

頌：

生前一曲賴同條，別管清音調自高，一夜西風吹不散，梅花奏落徹雲霄。

黃檗因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檗云：「我聞一隻獵犬甚惡。」僧云：「尋羚羊聲來。」檗云：「無羚羊聲到汝尋。」僧云：「尋羚羊跡來。」檗云：「無羚羊跡到汝尋。」僧云：「尋羚羊蹤來。」檗云：「羚羊無蹤到汝尋。」僧云：「與麼則死羚羊也。」檗休去。明日陞堂云：「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檗云：「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

師拈云：「見處顢頇，承當鹵莽，此僧之謂也。可惜黃檗放過，若是神鼎棒折，也未放在。」

頌：

陷虎之機誰解看，無蹤絕跡見還難。風清月朗波濤靜，獨許漁翁下釣竿。

百丈入京，路逢一官人喫飯次，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陀頭。」丈舉首，官人指驢，丈指官人。

師拈云：「騎賊馬趕賊，奪賊鎗誅賊，不妨好手。官人雖善拋磚引玉，惜乎未識家珍。若當時我作官人，待丈返指，即大作驢鳴，不惟共百丈把手並行，亦解脫珍著敝，異類橫行。」

頌：

霜華凋盡千林葉，秋水長天一色清。無奈東風情太急，梅花又泄一枝春。

秀溪因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溪云：「亂道作麼？」山卻從東過西立。溪云：「若不與麼，即禍事也。」山

又從西過東立。溪乃下禪床，方行兩步，被山捉住，云：「聲色純真事作麼生？」溪便與一掌。山云：「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溪云：「要谷山者漢作麼？」山呵呵太笑。

師拈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即不無，秖是太涉廉纖。何不當時待問聲色純真云云，便和聲連棒打出？饒谷山有通天伎倆，也須瓦解冰消。何也？當斷不斷，反招其亂。」

頌：

聲色自純真，離諸道易親，月臨清碧嶂，薄霧鎖松筠。合國方興盛，野老仍蹙顰，淨名曾漏泄，曼室便拋珍。

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南泉亦復如是，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師拈云：「入魔宮，探虎穴，須藉其人；脫羅籠，卸角馱，還他作者。若是純鋼打就底漢，總不消一狀領過，那堪更被葛藤絆倒？即今還有人免得此過者麼？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頌：

天涯一錫任遨遊，山自清兮水自流，忽被浮雲生大野，長安不見使人愁。

青原因石頭來參次，原問：「子何方來？」頭云：「曹溪。」原云：「將得甚麼來？」頭云：「未到曹溪亦不失。」原云：「若然，用去曹溪作甚麼？」頭云：「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又云：「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原云：「汝今還識我否？」頭云：「識又爭能識得？」原云：「眾角雖多，一麟足矣。」

師拈云：「一物不將來，將來不相似，不可節外更生枝；一物不將來，將來亦相似，切記認賊為子。看他父子相見，如水入水，不動波紋，畢竟端的在甚麼處？要會麼？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頌：

眾角雖多諾一麟，憐兒弄醜可憐生，此時若據平公斷，三十烏藤各不輕。(咦！)險。

玄則禪師開堂日，李王、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為甚麼不會？」則云：「會取好。」僧舉頭看，則又看，法眼乃抽身入眾，眼與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僧喚問話僧至，眼云：「上座適來問底話，不妨許你具一隻眼，人天眾前何不禮拜蓋覆？卻便搥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

師拈云：「者則公案，盡道玄則順水推舟，當陽落節，法眼憐兒不醜，暗處拔本。如斯話會，未識古人。神鼎不惜眉毛為伊點破。」以拄杖卓一卓，云：「要識者僧麼？背負乾薪遭野火。要識法眼麼？」復卓一卓，云：「雲雷相送化遊龍。玄則墮？」放下拄杖，云：「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

頌：

符靈肘後舞龍泉，掃盡狼煙奏凱旋，贏得威光輝宇宙，英名廊廟古今傳。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安云：「頭上角未全，身上毛未出。」僧云：「如何是頭上角未全？」安云：「不擎戴。」僧云：「如何是身上毛未出？」安云：「寸絲不挂。」

師拈云：「大小同安費力不少，或有人問：『如何是天人師？』但向他道：『頭長三尺尾連顛，相對無言獨足立。』且道與同安誰優誰劣？然雖如是，也不得辜負同安。要見天人師麼？」遂高聲召云：「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頌：

古殿苔深處至尊，雨花天女覷無門。誰知遍界雖藏隱，野渡無人舟自橫。

三聖令秀上座問長沙云：「南泉遷化後，向甚麼處去？」沙云：「石頭作沙彌時，曾參見六祖。」秀云：「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云：「教伊尋思去。」秀云：「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沙默然。秀云：「謝師答話。」沙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云：「若與麼，猶勝臨濟七步。雖然如是，待我更驗過始得。」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沙亦默然。

師拈云：「南泉遷化去處，從教五眼莫能窺；長沙巧指時，不惟將南作北，要且藏頭露尾。三聖且置，長沙意在甚處？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頌：

繡出鴛鴦不露針，宮商元合作家分。五音六律非千調，韻徹青霄孰共聞。

百丈謂眾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峰云：「某甲去得。」丈云：「你作麼生傳語？」峰云：「待見西堂即道。」丈云：「見後道甚麼？」峰云：「歸來舉似和尚。」

師拈云：「百丈養子之緣不減孟嘗門下，其中一箇半箇不道全無，秖是不可多得。且五峰又有甚麼長處？克家英烈子，端不用爺錢。」

頌：

傳語西堂賴俊英，當機覿面便相呈，還他足下無私客，入艸依然不動莖。

保福在病，問僧云：「我與你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相救？」僧云：「方術甚有，聞和尚不解忌口。」

師拈云：「明穿玉線，暗度金針，不是其人，未免醍醐毒藥一道。」

頌：

不假驢駝藥，誠非世所醫，玅靈方術有，敢屈辱尊慈？古調無音韻，偏渠合得齊，聲和響順者，原藉克家兒。

光孝覺到崇壽，法眼問：「近離甚處？」覺云：「趙州。」眼云：「承問趙州有柏樹子話，是否？」覺云：「無。」眼云：「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何得言無？」覺云：「先師實無此語，莫謗先師好。」

師拈云：「梅花遇雪，精神倍爽，詩到重吟，轉見工高。不因此舉，洎乎深屈趙州古佛，可惜法眼放過。若是神鼎，待覺老與麼道，但云：『真獅子兒善能哮吼。』且道是抬伊？抑伊？」

頌：

俠客輕舟趁曉風，帆開萬里去匆匆。堪嗟未別風頭者，猶目刊舟覓劍蹤。

百丈因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決。」丈云：「昨夜南山虎咬大虫。」僧云：「不謬真詮，為甚不垂方便？」丈云：「掩耳偷鈴。」僧云：「不遇中郎鑒，還同野舍薪。」丈便打。僧云：「蒼天！蒼天！」丈云：「得與麼多口。」僧云：「罕遇知音。」拂袖便去。丈云：「百丈今日輸卻一半。」

師拈云：「奪猛虎口中活雀，解獅子項下金鈴，須還他百丈老人始得。看他末後道箇輸卻一半，且道是何心行？直得四稜踏地，和身放倒，更憐一輩茄子黃瓜，只管紛紛逐塊作麼？莫道百丈落節好。」

頌：

抱璞投師，遠求指決，大虫虎咬，誰能甄別？箭鋒相拄，獅子返擲，獨據寰中震爪牙，琉璃殿轉珊瑚月，你肆風流我放憨，盤珠一一爭明潔。

又

縱奪旗翻日月昏，珠回玉轉別機輪，金雞啄碎琉缽，玉兔挨開碧落門。

曹山因僧問：「常在生死海中出沒是甚麼人？」山云：「第二月。」僧云：「求出離也無？」山云：「也求出離，只是無

路。」僧云：「甚麼人接得伊？」山云：「帶枷鎖者。」

師拈云：「脫珍著敝，帶鎖披枷，乃衲僧家家常茶飯，忽遇呼喚不回、牢籠不住底擔版漢，謾道是曹山，直饒千佛出世，秖可退身有分。雖然如是，且道：曹山當陽指路耶？奉重全身耶？會麼？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頌：

出沒從教第二月，毫釐繫念三途業，令人千古憶寒由，舊路十年歸不得。歸若得，寥寥萬里一條鐵。

又

一簾化日捲晴空，鳥自啼春花自紅，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

玄沙示眾云：「若論此事，喻如一片田地相似，四至界分結契分明，賣與諸人了也，只有心中樹子猶屬老僧在。」

師拈云：「玄沙老漢等閒露一機、示一境，如大獅王噴吼一聲，直得百獸腦裂。多少門外漢向中心樹子邊，亦似大虫看水磨，任伊搆到驢年，敢保未得在。何故？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頌：

祖父田園，天不能蓋。心中樹子，地莫能載。不落兩頭機，那分中與外。巨靈抬手子無多，一劈華山分兩派。

道吾真禪師因僧問：「凝然便會去時如何？」師云：「老鼠尾上帶研槌。」

師拈云：「凝然便會去，澄潭不許蒼龍蟠；言下覓端由，早成不快漆桶。直饒萬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畢竟如何即是？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頌：

道人去住總為家，何累渠儂畫足蛇。幸自一身輕似箭，那堪枉上又添枷。

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作麼生是無寒暑？」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師拈云：「者僧大似跉生招箭，伶俜迴避，無門洞山片片赤心，只是把手牽人不得。秖如寒時依舊寒、熱時依舊是熱，畢竟又如何迴避？雪覆千山峰不白，紅爐誰信雪花飛？」

頌：

堂堂坐斷是非關，一箇閑人天地間，縱遇刀兵嘗坦坦，更饒毒藥亦閒閒。

歸宗鏟艸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宗以鋤頭斷之，僧云：「久嚮歸宗到來，元是箇麤行沙門。」宗云：「你麤？我

麤？」僧云：「如何是麤？」宗豎起鋤頭。僧云：「如何是細？」宗作斬蛇勢。僧云：「與麼則依而行之。」宗云：「依而行之且置，你甚處是我斬蛇？」僧無對。

師拈云：「揮利刃而全彰大用，憫時流以痛下針錐，赤眼阿師略較些子。雖然，爭奈把手傷鋒，以致千古之下令人寒毛卓豎。即今莫有見得歸宗作用處麼？垂絲千尺鉤還曲，應物須知語帶悲。」

頌：

毒手頻施量外機，從教五眼莫能窺。赤斑已得風雷去，逐塊迷流最可悲。

長沙因秀才看《千佛名經》，問云：「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沙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可曾題否？」才云：「未曾。」沙云：「得閒題取一篇好。」

師拈云：「長沙與麼答話，雖知不分外，仔細看來，又卻頭上安頭。惜秀才欠作家，當時待云：『題取一篇好。』但掩耳而出，也不謬為儒雅。」

頌：

鶴樓取興偶題詩，餘問搖頭三不知。佳句驚人隨手得，誰知原是自家底。

（戒弟子克真　洪輝　惺覺　悉微
登微　清塵　仁足　穎標
雪蘆　恒修　潤潔　同刻
第七卷。）

一揆禪師語錄卷七終

侍者真印記錄

拈頌古下

陸亙大夫問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庭前花召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師拈云：「肇法師言中有響，王老師夢中說夢，可惜陸亙大夫不解翻身，以致玉本無瑕而瑕玷愈多。若當時待南泉指花時，便以手驀掩其口，免他大開了眼作夢。」

頌：

天地同根萬物體，何緣昧卻自家底。南泉指出夢中花，惱亂春風卒未已。

僧問雲巖：「二十年在百丈執侍巾瓶，為甚心燈不續？」巖云：「頭上寶花冠。」僧云：「頭上寶花冠，意旨何如？」巖云：「大唐天子及冥王。」

師拈云：「者僧大似釋擔樵人，欲問中書堂裏事，雲巖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雖然恁麼答話，且道是向百丈耶？背百丈耶？還知雲巖落處麼？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頌：

寶華冠下展龍顏，不涉功勳落正偏，端拱無為歸至化，夜深誰侍月明簾。

藥山因雲巖參次，山云：「甚處來？」巖云：「百丈來。」山云：「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巖云：「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俱足。』」山云：「鹹則鹹味，澹則澹味，不鹹不淡是常味。如何是百味俱足底句？」巖無語。山云：「爭奈目前生死何？」巖云：「目前無生死。」山云：「在百丈多少時？」巖云：「二十年。」山云：「在百丈二十年，俗氣也不除。」

師拈云：「雲巖毒重年深，藥山藥頭不猛，當時待問百味俱足句子，只消道箇殘羹餿飯不勞拈出，管教藥山塞卻咽喉，亦顯自己有些衲僧氣息。何故？不見道：蠱毒之家水莫嘗。」

頌：

金毛踞地尾髭鬚，未解當陽弄爪牙，當下若能輕返擲，管教藥嶠眼迷麻。

百巖因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問云：「甚處來？」山云：「湖南來。」巖云：「觀察使姓甚麼？」山云：「不得姓。」巖云：「名甚麼？」山云：「不得名。」巖云：「還治事也無？」山云：「自有廊幕在。」巖云：「豈不出入？」山拂袖便行。巖明日下堂，問云：「昨日對二闍黎語未稔，一夜不安，今請二闍黎答看。若相愜，便開粥相伴過夏。」乃云：「豈不出入？」山云：「大尊貴生！」巖便開粥，同過一夏。

師拈云：「洞山藏頭露尾，將謂有多少奇特，殊不知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百巖縱有陷虎之機，也是奴見婢殷懃。雖然如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頌：

觀察名誰姓莫彰，苔深簾幕隱虛堂。虎伸腰處風千壑，鶴轉身時月一廊。

崔禪因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說法，崔陞座拈拄杖云：「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眾云：「崔禪鄭？」崔擲下拄杖云：「久立令公，伏惟珍重。」

師拈云：「放去較危，不來還憶君；收來太速，相見又無事。簡點將來，太似勾賊破家。雖然，相逢不在多盃酒，一盞清茶也醉人。」

頌：

吹毛覿面當機疾，電激雷轟誰解敵，不展戈矛見太平，奪標何在資餘力。

雪峰路逢一隊獼猴，云：「者畜生各各背一面古鏡。」三聖云：「曠劫無明，何得彰為古鏡？」峰云：「瑕生也。」聖云：「者老漢有甚麼死急，話端也不識。」峰云：「老僧罪過。」

師拈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放過則彼此作家，盡法則二俱失利。恁麼批判，且道揆上座意在甚麼處？撿點得出，三十棒自領出去；其或未然，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頌：

獼猴背古鏡，有月千江印，別寶遇波斯，因邪而打正。老雪峰，奇三聖，雖然贏得一場榮，洎險難逃窮性命。

九峰普滿禪師因僧參，問云：「甚麼處來？」僧云：「閩中。」師云：「遠涉不易。」僧云：「不難動步。」師云：「有不動步者麼？」僧云：「有。」師云：「爭得到者裏？」僧無語，師以拄杖趁下。

師拈云：「者僧到即到，只是鼻孔礙卻眼睛；九峰得即得，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我不似九峰，爭得到者裏？僧無語，遂

喚：『上座是甚麼？』若擬議，擲下拄杖，歸方丈。」

頌：

遠涉誠不易，衲僧多意氣，動步即不難，腳瘦艸鞋寬。不動步，卻多般，到來豈借他人力？卻笑無端被眼瞞。

慈明問楊岐：「馬祖見讓和尚便悟去，迷卻在甚麼處？」岐云：「要悟卻易，要迷卻難。」

師拈云：「者箇陷人坑子，天下人不奈何，致使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楊岐雖善機宜，未免爛泥有刺。神鼎則不然，迷卻在甚麼處？但云：『迷即且置，把將悟的來看。』饒慈明具廣長舌，只好道一半。」

頌：

悟卻易，迷卻難，眨上眉毛君自看。迷悟兩途俱坐斷，月移花影上欄干。

雪峰示眾云：「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玄沙指火爐云：「者箇闊多少？」峰云：「如古鏡闊。」沙云：「者箇老漢腳跟未點地在。」

師拈云：「雪峰水中撈月，玄沙掉棒打月，世界古鏡火爐，都成眼中之屑。若於勝負搏量，敢保驢年未徹。畢竟如何？鷸蚌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頌：

世界寬，古鏡闊，無端雪老多饒舌。石人拊掌笑咍咍，洎被將龜證作鱉。老玄沙，能勦絕，火爐句子別生涯，無限風光俱漏泄。

雪峰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柬問云：「既是一般顏色，為甚麼名字不同？」峰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卻。

師拈云：「兩箇漢被閩王一拶，互相熱瞞，直得尾巴露出。撿點將來，總是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頌：

柑橘一色兮誰別呼名，眾生顛倒兮逐物迷真。一般油麵兮造作由人，暗機旋合兮輥芥投針。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雪峰因閩王施銀交床，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峰以手托地云：「少打我。」有僧舉問疏山：「雪峰少打我，意作麼生？」山云：「頭上插瓜蘆，垂尾腳跟齊。」

師拈云：「者一隊漢大似傍若無人，當時見雪峰恁麼時，但云：『者老漢習氣也不除。』更待疏山言了，只向道：『幸自可憐生。用頭上安頭作麼？』若更眼目定動，便掀倒禪床。且道山僧意作麼生？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頌：

四稜踏地，頭角撐天。知音獨諳，玉轉珠圓。三盞酒裝公子面，一枝花扮美人妍。

南院因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院云：「明堂瓦插簷。」僧云：「與麼則莊嚴畢備也。」院云：「斬艸蛇頭落。」

師拈云：「古殿重興時，淨地上不可撒屎撒尿；莊嚴畢備也，澄潭不許蒼龍蟠。南院老人可謂收放自由，捲舒自在。若是門庭施設，足可觀光；若作佛法商量，總是涅槃堂裏漢。」

頌：

明堂瓦插簷，狼籍止啼錢，斬艸蛇頭落，全機明殺活。太平寰宇斬癡頑，烈焰那容蚊蚋泊？莫逡巡，休客作，智者好求無病藥。

夾山因洛浦于山頂上卓菴，經年不訪，山修書遣僧馳往，浦接得書便坐，卻復展手索，僧無語，浦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山云：「者漢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此人救不得也。」浦果三日後來，見山不禮拜，近前叉手而立，山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云：「自遠趁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艸艸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無語，山便打，洛浦從此服膺。

師拈云：「夾山據虎頭，收虎尾，劈腹剜心，嘔盡屎腸。仔細看來，也則冰稜上度過九曲，劍刃上拾得全身，惜乎洛浦甘向蘧蒢裏淹殺。秖如無舌人解語，作麼生道得愜好去？咄！咄！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

頌：

雲月溪山話不同，頂門有眼卻如盲。興雲赤尾摩霄鶻，俱落縵天一網中。無舌人，能解語，鷓鴣啼在深花裏。欽山曾被定公欺，萬丈深潭窮徹底。

雪峰與玄沙夾籬次，沙問云：「夾籬處還有佛法也無？」峰云：「有。」沙云：「如何是夾籬處佛法？」峰撼籬一下。沙云：「某不恁麼。」峰云：「汝作麼生？」沙云：「穿篾頭過來。」

師拈云：「一人內逼放屙，一人接竹點天，佛法如此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雖然，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頌：

觸處頭頭俱玅，從來塞壑填溝，西風一覺攪眠愁，誰識機生錦繡？拈卻眼山鐵壁，清平罷展戈矛，穿籬度篾競相酬，堪笑外揚家醜。

曹山[口@九]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山云：「不雕琢。」僧云：「為甚不雕琢？」山云：「須知曹山好

手。」

師拈云：「曹山不露鋒鋩，將錯就錯，也是偶爾成文。者僧一場鈍置，還同買石得金。然雖如是，不遇中郎鑒，還同野舍薪。」

頌：

白圭無玷，樸素含真。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神工妙密兮豈假鑿斧，精光璀璨兮曜古騰今。煉石佳人徒費力，從來至德懼雕文。

南泉因黃檗為首座，一日捧缽坐泉位上，泉入堂見，乃問曰：「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檗便過第二位，泉便休。

師拈云：「南泉只解步步登高，要且無大人相。若是山僧，見他坐位便大展三拜，管教坐殺黃檗者漢一生起不得。」

頌：

淡掃娥眉出繡幃，自言比並世間稀。狂風何處來輕薄，獨抱琵琶掩面歸。

同安丕禪師因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迥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

師拈云：「同安恁麼道，且道是佛冤？是魔說？緇素得出，不妨許你具眼。」

頌：

周粟夷齊恥不餐，閑名猶自落人間。何如一錫凌雲客，五嶽千峰任往還。

笑巖寶禪師至熊耳山禮祖塔，僧叱云：「汝憨，禮拜空塔奚為？」師以手指石塔，問僧云：「此是空塔乎？」僧云：「然。」師云：「祖師鄭？」僧云：「攜隻履西歸久矣。」師云：「蒼天！蒼天！」

師拈云：「獅子咬人，韓盧逐塊。」

頌：

車不橫推，子不語怪。文彩全彰，漆桶不快。袖裏擲金鎚，擊碎天靈蓋。堪悲慨，真金終不和沙賣。

世尊拈花。

禍福無門人自招，夙生冤債莫能逃。冰心忍作偷香者，百萬人天奪鳳毛。

《圓覺經》云：「一切障礙，即究竟覺。」

頌：

花遭風雨柳顛狂，無數遊人恨轉長。誰識青山添秀色，流來寒瓣一溪香。

文殊三處過夏。

卻笑頭陀不丈夫，令行何自涉惆[怡-台+廚]。若教當下吹毛利，有甚千瞿與萬殊。

婆子燒菴。

澄潭不許蒼龍蟠，平地雲雷迸出關。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難。

興化打維那。

潦倒當時正令提，通天作略許誰知。打了罰錢仍出院，越格還他獅子兒。

趙州訪二菴主。

殺活臨時老趙州，主賓互換不輕酬。遼空一箭雙鵰落，直得悲風動地愁。

南泉打破鍋。

赤眼撞著火柴頭，由來滴水耳難著。雖然因果兩分明，難保十方常住鑊。

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東西南北與中間，隨分安居得放閒。風月不招仍滿座，白雲正晝臥青山。

僧問投子：「靈山畫月，曹溪指月，如何是真月？」子云：「昨夜三更轉向西。」

靈山盡力畫難成，孰謂曹溪指的親？昨夜三更西轉向，莫教錯認定盤星。

百丈野狐。

不昧不落，誰墮誰脫。五百生前，無繩自縛。前之墮兮何虧，後之脫兮還錯。就中一句絕淆訛，萬里天邊飛一雞。

丹霞訪龐公門，逢女子靈照洗菜。霞問：「居士在否？」女放下菜籃，斂手而立。霞再問：「居士在否？」女提籃便行，霞便回。女舉此話似龐公，公曰：「丹霞在否？」女曰：「去也。」公云：「赤土塗牛奶。」

頌：

承家須是克家兒，客至蒿湯備禮儀，酌罷不堪盃再酌，傷心一曲醉東籬。

南院上堂：「赤肉團上，壁立萬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萬仞，豈不是和尚語？」院云：「是。」僧便掀倒禪床。院云：「看者瞎驢亂做。」僧擬議，院便打。

兵權掌握敵難欺，眨眼難全八陣圍。奮臂不因擎小卒，將軍一命若懸絲。

風穴參南院，問：「近離甚處？」穴云：「南方。」院云：「南方一棒如何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院云：「我

者裏不然。」穴云：「未審此間如何商量？」院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穴有省。

有奇特，無奇特，收得安南憂塞北。武略文韜定太平，太平寧免有奸賊。毒如砒，冤路窄，平地無端遭一跌。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僧云：「唱者如何？」門云：「且緩緩。」

調高白雪唱韶陽，客路誰聞不斷腸，自是巴謠和不得，獨憐清夜暗飛霜。

玄沙白紙。

囫圇漆器互相呈，不顧傍觀哂有人，弄巧逾難藏拙訥，鄉談細打謾招魂。

芭蕉拄杖。

謹慎家門禍不招，眼中塵豈著纖毫。快刀割肉渾閑事，惡口傷人恨爭消。

雪峰鱉山成道。

艸鞋虛費恨從前，家醜何堪露幾般？白日青天閑見鬼，乞兒暴富倩人憐。

六祖風旛。

識情多處是非多，白馬雙雙鳴玉珂。孝子爺名無忘諱，黃昏枕上意若何。

南嶽磚鏡。

熊飛一夢兆皇家，龍虎風雲慶子牙。一釣曲成西伯業，西江月夜映無涯。

百丈野鴨。

逸翮翩翩任運翔，可憐鼻孔突遭殃。不堪哭也真堪笑，賺殺傍觀著底忙。

靈雲桃花。

年年陌上醉東風，客路魂消興未濃。何事今朝生彩筆，一枝收入畫圖中。

有主沙彌從西過東，無主沙彌從東過西。

尊貴由來不敢名，奴兒婢子笑殷懃。誰知屠狗郎當客，凌閣名標蓋世勳。

慈明插劍。

趙王好劍帶刀多，戈戟叢生奈若何。罷卻干戈歌盛世，赤松一曲幾能和。

又

將軍塞外絕煙塵，天子魂驚細柳營。虎帳不因多畫策，普天何處戴堯仁。

破砂盆。

錦衣公子富而驕，不貴佳珍膽氣豪。世上幾人真不肖，聯翩來共樂逍遙。

高峰墮枕。

惱亂黑甜枕子墮，平空惹起撩天禍，兒孫計較不成眠，開眼尿床作甚麼？

弘覺忞禪師一日牽驢巡堂一匝，命眾下語次，仍以艸一束拋向眾前，眾不能答，師翁代前語云：「寶御珍裝尤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代後語云：「但作驢鳴。」

橫身為物按雲頭，醉後重攜上玉樓，話盡山雲並海月，誰聞老去不悲秋。

又

蓆帽襴衫去復來，舊鄰那悟昔人非，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

弘覺忞禪師奉　旨于萬善殿上堂：「真如凡聖皆是夢事，佛及涅槃並為增語。山僧一冬萬善殿又且舉箇甚麼？只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

舌頭無骨，脣皮轆轤。黃金殿上，何堪叫屈。豈知風逐雨聲來，狼籍枝頭花簇簇。

弘覺忞禪師天童晚參：「天童門下不許交頭接耳、說東說西。」眾竦立，師左右顧云：「纔恁麼戒敕，你便口喃喃地作麼？」眾罔措，師拈棒一時打散。

拔楔抽釘痛處錐，為人不惜兩行眉。若教盡法無民也，遍野屍橫白骨堆。

遠菴僊禪師問僧：「併卻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僧云：「不會，請師道。」師云：「併卻咽喉問將來。」僧擬議，師便打。

嚴明公驗據關津，那許私鹽販夜行。任是雞鳴并狗盜，衝霄有翅謾飛騰。

又

開口無言總二三，擬心奏泊更堪憐。夜來雨過鶯聲歇，月上青山玉一團。

天童遠菴僊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村田阪裏牛腳跡。」

繫驢橛子釘多年，誰信風蹄一踏翻？快便若逢千里步，豈容十影在村田？

像贊

釋迦文佛像贊

聖中之聖，天中之天。剎剎塵塵現瑞，靈山一會儼然。不可以身相見，豈能盡語言詮。若謂有所說法，即是謗佛。若謂無所說法，又卻自瞞。一句了然超百億，青蓮杳在舌頭邊。

觀音大士

稽首大悲，曰觀自在。楞嚴會上，獲圓通之首選；遍剎塵中，隨異類以力身。如月映千江之水，非圓非缺；若風開萬籟之聲，非語非默。視群生宛如赤子，架慈航而無間歇。隨眾生願，法施無邊；心誠求之，感應無偏。常恨春歸人在夢，鷓鴣啼處百花鮮。

又

大化無私靡不週，漫觀色相翳雙眸。圓通門廓無遮障，清淨音聞遂所求。

普賢大士洗象圖

取正覺而不欲速，以萬行為大願王，雖叵測無窮之願，誰識此調象之方？明逾雪而恒洗，水即塵而奚將？總為群生驅熱惱，蓬頭垢面肆郎當。

彌勒布袋六子戲身圖

至人不妄笑，笑必有因。慈氏固行慈，慈心太煞。從六般神用，幻出多子形儀，於八達衢頭賣弄差。珍異寶，布袋緊收藏。知音應是少長年，笑破口脣皮。頑賴兒童何日了？

荊南新建水月菴中塑觀音文殊普賢三大士法像合會眾弟子請贊

天下名山尊四大，百城煙水行人寡，假饒親到普陀來，未諳根元直捷下。大士身，本無形，隨所分身遍剎塵，水月光中能著眼，堂堂妙相玉毫明。獅子吼，芳艸綠，按下五臺雲簇簇，善財往返覺城東，無著曾開生面目。象王顧，落花紅，峨嵋殿閣聳雲空，百寶莊嚴無量相，只在當人彈指中。功德林，不思議，非是山僧脣舌費，要使人人達本真，當來好受龍華記。

笑巖寶祖贊

撥開關嶺月，造物起龍池。滹沱之派不息，全憑九鼎一絲。嗟末運而步南陽趙州之武，下王公施以轟雷掣電之機。聲盈湖海，道大京畿。殃害兒孫無限恨，斯真描邈到何時。

天童三代祖圖贊(密雲悟和尚　弘覺忞和尚　遠菴傳和尚)

聞名不如見面，將謂六臂三頭。知他父父子子，肚裏多少春秋。啟太白潑天門戶，際濟北法墜之秋。膺帝師驚天之寵詔，大列祖希世之芳猷。青出藍而色盛，道唱高而愈優。誰種族，出何由。廣南瓦合，常州蘇州。三點圓伊清一派，豈容濁港混源流。

又

潑天門戶開張，濟北家聲振起，殃累無數兒孫，是伊父父子子。鼻孔描邈將來，大都彷彿相似，挂向壁間秖者是，含冤負屈何時已？

弘覺忞禪師真讚

一國之師未足榮，脫珍著敝展家風，皇都罷闡歸巖壑，惹得虛聲宇內充。頭頂千山雪，昂藏兩眼空，攪擾叢林心未歇，還驅杖子化為龍。

遠菴老和尚像讚

示跡三吳，道行楚澥。乘大願輪，神機莫測。翻五家宗，肆無畏舌。湘水逆流，天魔膽裂。赫赫聲馳，峰高太白。鳳舞龍翔，千千百百。渾將皮髓向人分，幾箇虎鬚親解捋。

又

淵默雷聲，神機掣電。道行楚澥，結盡湖海。冤讎繼席，天童開鑿。人天生面，人但知為國師。穎異之真子法海，末世之導師老漢。蓋膽毛幾莖，其孰能知之。

大溈慧山老和尚贊

首出當年冠五宗，潑天門戶又開封。一千五百英靈漢，誰識從前者老翁。

自贊(昱堂長老請)

行藏不韻，灑落胸襟。於人瞥瞋瞥喜，在處[竺-二+欺]土揚塵。唱脫空於郢州，謂是調翻白雪；垂直鉤於湘水，區區意在金鱗。雙眸光炯炯而空四海，舌底漫滔滔而卷千尋。滅臨濟宗旨，大天童戶庭。蕩盡家私渾不惜，不知將底付兒孫。

又(洞野先監院請)

何物闡提，亦稱宗匠？佛祖平凌，當仁不讓。無懸河之辯，而踞諶老繩床；尠驅奪之能，圍繞五湖龍象。得非頂門豎亞一隻而洞照機先？故其揀異辨魔而目機銖鏹，孰同流堪比？況楊岐法擔有人肩，且任閒身丘壑放。

又(月濤粲維那請)

曹溪月本靈山月，濟北燈明太白燈。聲價已傳湘鼎盛，濤光清粲海雲騰。綱宗委地悲斯世，法柱擎天合拄撐。自惜不存元字腳，笑看龍象聚雲仍。

又(弘宗誓書記請)

不作呈身長老，囊錐彌露其鋒。不唱今時曲調，巴謠豈許雷同。得非乘其本誓，來弘濟上真宗。胸坦蕩，眼渾空。陸地波濤翻浩渺，拏雲攫霧看飛龍。

又坐獅子圖(永隆先長老請)

西河獅子，蓋色騎聲，非關閒坐。卻哮吼，恐驚人，且任嘉州象、天馬駒、大雄虎，獨出一頭，相遞爭先，繩其祖武，何須更打鹽官鼓。

又(等菴定長老請)

立孤危，登曲彖，老不休心，拈槌豎拂。憨憨等箇人，往往逢狹路，虎鬚數捋時，拶出虛空骨。不是性燥掣顛，定是超宗異目。

又(昂韜俊監院請)

道訪江南兩浙，職分半坐天童。院住湖北湖南，瞥爾放憨神鼎。使聞風而趨者，往往望巖而退。將謂伊有六臂三頭，原來面目與人不異。此面目是何物，分付俊徒，勗哉勉之。挂向壁間，從人東卜西卜。

又(弟子沈君弘請)

不戀浙中，水清米白。卻耽湘水，把纜放船。意在錦鱗而擿釣，非圖引玉而拋磚。徹骨為人時，棒下見血；禪分真贋處，抉出重淵。五位不值一吐，三玄拈過一邊。知他是凡是聖，得恁掣風掣顛。愚人哂我，智乃知焉。鐵面也知無處著，只堪峰頂伴雲閒。

又(本山眾請)

貌不驚人，言不該典。知他是何本據，機辯星馳電捲。衲子近傍，如大火聚，燎卻面門，豈容眨眼。坐斷神鼎峰，人情無半點。徒有虛聲海內聞，西河獅子胡叨忝。

又(慧鋒鎧維那請)

本色住山云不慧，利生接物太鋒鋩，棒頭血滴分涇渭，多少英靈著底忙？承先啟後，源遠流長，要見一花開五葉，奚同時卉競芬芳？

又(道權法維那請)

太白得地，湘南得名。越州族姓子，滹沱正脈孫。道無南北祖，權實顯家麟。殃害兒孫休負屈，莫教辜負破砂盆。

又(節菴祿書記請)

不仕非輕祿，傳燈非為名，存大梅船子之節操，步玅喜應菴之準繩。生不膺豪貴之勢，老不以筋骨為能，一條椰栗列挈挈，真金終不混沙塵。

又(修木林書記請)

獅行不假伴侶，獨木終不成林。走殺五湖龍象，方知吾道大行。看孔著楔，見兔放鷹，眾角雖多在一麟。

又(玉燈昇知藏請)

眉鬚彷彿依稀，鼻孔似也不似。燈王座上昂然，塵揮樂說無畏。無聲是真聞，有見元非實。玉本無瑕，法身無跡，挂角羚羊何處覓。

又(覺乘印知藏請)

者阿師，太無狀，佛法不順人情，生平自稱強項。心印心兮無文，覺後覺難比況。可憐杜撰丹青，剛要揮圖紙上。

又(昱林知知藏請)

普化翻筋斗，親見盤山來。謂此是吾真，止可誑嬰孩。不受誑，吩咐昱徒，若遇色見聲求之者，與伊重加指注一上。

又(非石琇知藏請)

無人識得渠，筆描安得似？卞氏有連城，要非尋常石。離此用，秖者是。應是渠儂嫡骨兒，方能窺得半邊鼻。

又(宗朗心知藏請)

生鐵其面，坦蕩其胸。為人徹骨，無假借容。覓心不得處，方始契吾宗。是何宗？三千里外有同風。

又(隱中顯書記請)

厥性最僻，心直如絃。為人如為諸己，弘道如救頭然。隱顯神機莫測，捲舒迥絕言詮。志可繼，芳堪聯，分付兒孫莫浪傳。

又(六標蓮侍者請)

者老漢，特杜田。以咳唾為棒喝，以辣掌當妙玄。摑得石人汗出，香標陸地之蓮。愚人哂我，智乃知焉。睹須另眼觀其志，詎在音聲色相邊。

又(險崖惺侍者請)

鹽官扇子索犀牛，三應三呼事有由。非是老婆心太切，卻憐稚子豁雙眸。雙眸豁，吩咐惺禪惺惺著，記取老漢者般面目。他時莫被膚見，禪頭當面諱卻。

沈或彬請讚雙親圖

承芳啟後，容止淵閑，鼓琴瑟而好合，得教子之家傳。父道存乎一世，母儀不媿三遷，繞膝喜兒童滿眼，前程思退步何先？謹奉佛兮，樂善不倦，結蓮胎景，上品之緣。因既正，果無偏，生平志行無餘憾，留與兒孫作遠觀。

王石公居士真贊

昔之龐，今之王。道行依稀相似，鼻孔互有短長。見賢思齊也，男兒當自強。吸盡西江盈漢水，清清一派續襄陽。

又自讚(簡文印書記請)

舉措得人憎，烈倔無比並。不攻東魯書，直佩無文印。逢人印破面門，鮮有識其底蘊。可憐正法眼，瞎驢滅三聖。引得直下兒孫，倒行吳越之令。

又讚(鑒融宗知藏請)

狀貌如斯庸陋，被人喚作宗工。大抵語驚時聽，無非理事雙融。賺他湖海之士，撥草瞻風，不遠千里，折節而從。朝打鳳，暮羅龍，異目超宗豈易逢。

又(道開蓮知藏請)

脫珍御，著敝垢，習氣不除；默時說，說時默，早涉脣吻。若是繼往(開來)，光前裕後，自然水到渠成，蓮聞陸地，謾謂他年秖者是。

又(素即知客請)

素不相識，渠是阿誰？是我不是我，土上枉加泥。直饒描似，無非鏡裏的。若識渠儂真面目，親承應許克家兒。

(法侄成英　成旻　成智　侄孫佛衣
佛雯　戒弟子奇明　拙浪　越三

信士鄭維周室蕭氏　蔣茂修室王氏
劉通也室王氏　比丘尼惟修等，同
刻第八卷。）

一揆禪師語錄卷八終

一揆禪師語錄卷第九(師諱元揆)

嗣法門人成林等編

佛事

掃神鼎開山洪諶禪師塔。「衡山一遇知音後，千古嘉名重此山。莫謂將身藏北斗，巍然一塔在松巒。想酢生液，七百年孤風凜凜；見賢思齊，數十輩奇衲超方。慈明折節親承事，明教服膺躅其芳。龍驤虎驟，山高水長。闢土開疆風韻遠，剎竿今復賴光揚。」

掃雲外澤和尚塔。「目視雲霄，薄思大之無機變；忘軀為法，奮赤手而力挽頹綱。慣能喝罵，諸方盡謂師有超師之作，殊不知日月出而爝火息，獅子吼而百獸藏。雲散盡，月孤圓，逢人索盡遼天價，罕遇鸞膠續斷絃。」

掃天童密雲悟祖塔。「嫩桂雙昌，枝分十二，五葉零凋，一花毒巨。致令遍地兒孫，掣風掣顛，鼎沸波翻，僭稱得髓。又幾能識其酸汗氣，而今忍俊實難禁，莫怪驀頭穿卻鼻。」

掃平陽弘覺忞師翁塔。「閒名自謂難收拾，阬阱誰知逾陷良？骨鎖玲瓏追塔樣，平陽休問老南陽。角蹄對，對作戲逢場，今古帝庭聯步武，嘉聲遺世謾低昂。」

瑞巖掃遠菴老和尚塔。「太白山中，毒流寰海；石芝巖下，冤債彌殃。傲頭將謂減帝師聲價，忤逆又豈特證父攘羊？三千里外賺我來，折合藏身無縫裏。今朝不是酬恩，亦非怨敵。大眾還委悉麼？面赤不如語直。」

掃大溈開山靈祐祖塔。「踢倒淨瓶，百丈早是落節，卻言贏得一著；宗開溈仰，此山將謂拔本，誰知輸卻一著？不輸卻，寂子香嚴何處著？」

五峰學禪師塔。「太白法之魁，大溈中興祖，獰如插羽龍，溫如戴角虎。兒孫騰踏太平基，也大奇，殃累從教識祖禰。」

養拙明禪師塔。「刱業為難，守成不易，一條脊梁硬似鐵，眾角何殊麟足一？丕承哉！丕顯哉！洋洋二世法壇，一滴川流不息。」

慧山海和尚塔。「不重先師道德，只貴不為說破，香嚴夢眼開時，依舊麻纏紙裹。不肖飲水知源，也要從頭說破，鏟艸昔年曾賺我，鐵枷今負脫何能？瓣香此日親分雪，恩怨從教荊棘生。」

掃龍牙雲叟住和尚塔。「潭北湘南，迥出南陽塔樣；恢弘祖席，儼存揖讓典型。生平鐵面，氣壓諸方；贏得船子，風高溪上。神鼎到來，是花鋪錦上耶？依實供通耶？會麼？一曲離歌誰與唱？逆風不禁倒顛吹。」(塔在溪上菴)

挂新報鐘。「少林十萬里希聲，諲老七百年號令，一摸脫出須藉其人，百世典型從今再現。且道承誰恩力？」擊鐘，云：「耳聽終難會，眼聞方始親。」
佛殿上梁。「獨步上頭關，超出毘盧頂，今朝大用現前，且幸良才有在，只要大家出力薦取。」乃云：「豁開古殿架新梁，釋梵咸推此吉祥，珍重天龍呵護力，千年祖席永傳芳。」
安佛腹臟。「瞿曇四十九年嘔盡心肝五臟，塞乎天地，布滿寰區，古今罔識者，咸謂都在紫磨金色身中，與人無涉。今幸大心檀越收拾將來，肝膽腸胃 盡在者裏。諸人若也色見聲求，是行邪道，對面千里，還信得急麼？好事不須頻話會，留將和氣暖丹田。」
大佛開光。師舉筆云：「大眾見佛光麼？八萬四千不及此，又非青黃赤白黑，河沙品類照無邊，晝夜熾然無間歇。要知隱顯，何從問取大心檀越？」
又
「三大阿僧祇，圓成玉毫相。日月未喻其明，含生賴無遮障。既無遮障，因甚要山僧出手？」以筆打圓相，點云：「月標指端，人天榜樣。」
奠麗宗視和尚。「並轡爭先適，聯翩二十年。痛君先伏翼，貽我惜孤騫。與師兄相次天童分座，早見人天眼目正矣。與師兄相次為神鼎長老，亦喜叢林之有主也。師兄不入者，保社大尊貴生。弟作者般蟲豸，還同受屈。大眾還悉此意麼？幾擬以黃金，鑄作鐘子
期。」
起龕。「去年則有，今年則無，黃金彈子，百煉紅爐，此是可菴和尚生平徹骨為人之機用，直得體竭形消而不沒，金流樸散而常存。今朝向神鼎山中轉最後法輪去也，莫有瞻仰未足者麼？追風良驥好乘時，莫效石頭參六祖。」　入塔。「湘南潭北合同船，塔樣難將天了瞞，爭似而今即此用，堂堂獨步任方圓。恭惟可菴麗宗法兄和尚，發跡潯陽，秀鍾廬早，始於此山得地，頭角崢嶸，末後太白得名，眼空四海，慣欲閉門打睡，接上上機，數十年來門庭壁立，有玅喜住菴之韻，聊借可菴立神鼎，孤峻之風終歸神鼎。噫！得旨歸根明有據，一輪分照祖山清。」
天童記室文淵大師入塔。「絕唱韶陽普，希聲和者誰？轉功寧就
位，不自落今時。惟我同門文淵大師，法社奇英、緇林白足，不跨楊州鶴，早升太白堂。十年海上橫行，眼中空闊；萬指叢中露穎，足下無私。高出黃龍，不浸泐潭死水；風追妙喜，方期平地興波。既不欲魚目混珍，何乃遽藏身絕跡？換象抽爻，人天罔測。句圓末後，猶累同條。層落落，知君不借，全超合同船，且要隨高就下。正當奉重一句又作麼生？一段聲光藏不得，三千剎海夜沉沉。」

曇淨知客入塔。「千里既酬行腳債，那論漿水艸鞋錢？曇芬火後春光淨，一具黃金尚宛然。蓋為辣賣生薑，實叢林之榜樣；客來須待，乃作略之通方。故能頓脫羈韁，不與諸塵作對，且生平用不盡底又向甚處著？」驀指塔戶，云：「尊貴自來推此位，從教放下自相宜。」

雲間遠一禪士入塔。「不求諸聖解脫，那堪皮袋一靈？唱罷還鄉，曲調驚群，須是其人。然雖如是，平步登高易，從空放下難。天童者裏又則不然，遠走不如近匍匐。」

海智優婆夷入塔。「笙歌叢裏解抽身，撲碎菱花露木真，不用將身藏北斗，玲瓏巖畔月彌新。」

義山黯一二禪德入塔。「發明無量義，推倒涅槃山，猶是時人功幹。絕功幹，高僧不坐鳳凰臺，一任煙霞深黯澹。」

空默上座入塔。「久默斯要，不務速說，而今覿面全提，一任旋嵐偃嶽。大海水一勺，須彌山一撮，從空放下乾坤闊。」

月山禪人入塔。「靈山話月，曹溪指月，指得分明，要非真月。真底墮？」下骨櫬，云：「莫動著，一任井底蝦蟆一時吞卻。」

觀音院若木老宿入塔。「橫肩椰栗，踏遍諸方。心若寒巖之木，氣凌劍刃光鋩。爭得到者裏，卻從者裏去。得旨既歸根，一一有本據。有本據，殊奇特。一具黃金鎖白雲，觀音院裏有彌勒。」

敏德禪人入塔。「羨爾家山鏟艸時，祖翁田地已先知，而今契券重分付，月白風清更問誰？」

普融殿上座入塔。「來為先鋒，去作殿後，荷眾不辭勞，歷歷盤珠走。珠走盤，無定跡，莫有知者漢落處者麼？寒拾聖凡渾莫測，豐干不是閑饒舌。」

銕機、悉明二上座入塔。「兩兩不成雙，明明絕滲漏，同死且同生，登山還把手。雖然如是，也要為汝點破始得。歸元無二絕離微，鐵牛不怕獅子吼。」

自修禪德起龕。「昨解與麼來，今解與麼去，識得來去底，是甚閑家具？不家具？萬仞峰頭恣險戲。」　火。「有證有修，未是衲僧極則；無為無事，猶滯金鎖玄關。玄關透出憑誰力？萬里神光火後圓。」

剖菴維那入塔。「貴眼正不貴行履，不名眼正；貴行履不貴眼正，豈稱行履？二者得而兼之，須是者漢始得。要知麼？掉臂從教功位隱，聲光磊落在林泉。」

慧圓耆舊火。「定慧等修，一箭兩垛。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要得覿體圓明，試玉直須經火。」

見聞禪德入塔。「不見而見，不聞而聞，出此沒彼，眼辨手親。聲色兩頭俱坐斷，白雲深處露全身。」

性妙尼入塔。「妙性圓明，名狀不得。劉鐵磨左轉右轉，終是看孔著楔。今日事若何？無人不自得。」便入。
賾輝燈書記入塔。「可菴室，神鼎堂，家駒曾己見騰芳，豈其功位一時隱？賺殺波旬亂度量。且即今事又作麼生？毛錐雖未露，文彩闇然彰。」
克章莊主起龕。「踏遍天涯，不曾動步，就路還家，了無回互。不回互，堂堂依舊來時路。」　入塔。「翻轉祖翁田地，重明百丈典型，將謂承誰恩力？還憑克紹家麟。大功不宰，厥志不群，一段聲光埋不得，喬松仍揭歲寒青。」
參明玉鎧二禪入塔。「善財參遍明真諦，玉本無瑕卻有瑕，坐斷有無真不立，從教百鳥日啣花。」
志明、定明二禪入塔。「一老一不老，明明路不岐。路不岐，絕狐疑，虛空拶入無回互，得旨歸根正是時。」
允僜、楷如二上座入塔。「本有田地，契券分明。忽焉魔得其便，陳年有理難伸。今日歸藏無縫後，雨花天女覷無門。」
淨照禪德起龕。「萬里淨無雲，日輪當午照，靈衣不挂絲，步步長安道。擬議思量，點即不到。」　入塔。「穢土纖埃，埋沒不得，若非松柏之姿，爭表歲寒時節？影團團，層疊疊，分明示汝安身訣。」
直恒上座起龕。「一條大路直如絃，未有長行而不住；而恒處此菩提座，未有長住而不行。若乃吹無孔笛、唱還鄉曲，又是喪車後藥囊了也。恒上座！委悉麼？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　火。「六十九年前，金烏夜半圓；六十九年後，泥牛唧月走。中間事若何？優曇火裏秀，袈裟袒半肩，蓮胎因己就。落臼悃推門，須藉永隆手，勝熱婆羅三昧門，分付渠儂親切透。」
優婆塞盧觀之起龕。「入盧家門，甚麼物恁麼來？出盧家門，甚麼物恁麼去？若知來去分明，說甚他方此世？一曲離歌歸去來，鐵壁銀山百雜碎。」　火。「肉還母，骨還父，那吒太子無本可據，爭似者少年別有超群志？必待山僧一把火，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毛孔竅一齊證入火光三昧，使伊父母信受奉行，獲殊勝益。」下炬，云：「妙德空生，讚嘆不及。」
優婆塞鄒崑石起棺。「玉韞崑山，他人睡時我獨醒；石中有玉，他人濁時我獨清。從前寶惜，既爾一時放下。且道者段靈明落在甚麼處？新羅國在海門東。」　下壙。「者個若是，平地起骨堆；者個不是，甚處打之遶？秖如無陰陽地，還著得者個麼？」喝一喝。
戒弟子李文伯起龕。「坐脫立亡，古今標格，道人行處，如火消冰。者裏還有為緣為礙之物也無？塵塵剎剎是通津，快便難逢者一步。」　火。「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一靈皮袋向甚處著？既

爾，火光三昧是汝放身命處，又要山僧特地作麼？精金須向火中看，留與人間作榜樣。」
大用上座火。「皮膚脫落盡，一物鎮長靈，金屑雖為貴，落眼便成塵。上座到者裏還著得些子麼？著不得，要見精金回冶色。」　入塔。「本無位次絕安排，今日依然特地來，木本水源明有自，白雲深處露崔嵬。雖然，祖翁舊門戶，無入不自得。」下骨云：「泥牛吼破沉潭月。」
子強立禪師火。「雖柔必強，逢強即弱，差排忤逆聞雷，按下紅旗閃爍。說甚普化空棺，飄空鈴鐸，不將話柄挂人脣，快便難逢者一著。」攛炬便燒。　入塔。「涮東出，湘南入，三十年來是何物？鐵眼銅睛不識渠，與君直下蒼龍窟。」
自珍塔主火。「大冶飛紅雪，雪寒燄亙天，今朝珍玉別，絕後與光前。」　入塔。「團圞無縫，孰能辨主？迅機不動到其中，千眼大悲咸莫睹。」
茂修都戎蔣居士起棺。以拄杖扣棺云：「守株待兔，壯夫不為，直透重玄，龍驤虎驟。金烏急，玉兔速，不將姓字挂凌煙，萬里摩雲看俊鶻。」　火。「蒼龍不戀沉潭，靈鳳遙天振翮。如是三昧，聖凡罔測，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為物作則。且道即今以何為驗？全體是金看火色，通身是膽致名標。」
子明米頭火。「踏碎虛空，米熟也未？分明足下無私，要顯火光三昧。何謂如此？多虛不如少實。」　入塔。「明明不覆藏，要成特地，電捲與星馳，五眼莫能覩。」
了悟上座入塔。「歸元有處，不變不遷，拔萃超群，染汙不得。掣電機，看標格，罷卻干戈百艸頭，從教野老稱平貼。」
觀音、迦葉、阿難、緣覺、諸天、監齋，諸像開光。師云：「大覺光明，權乘不知；權乘光明，獨覺不知；獨覺光明，聲聞不知；聲聞光明，天人群生之類皆不知也。山僧今日一齊點出，直教光光相羅，如寶絲網。」乃點筆云：「大眾見麼？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古靈禪德火。「皮膚脫落盡，一物鎮長靈。且道是甚麼物？遼天片雪點紅爐。」　入塔。「本無位次，豈屬安排？放下便穩，陸地蓮開。」
弘宗誓書記起龕。「離我者裏恣汝意，三千里外無非此，臨岐休待涉遲疑，直教俊鷹趁不及。」　入塔。「生平烈倔頭，不屑預蟲豸，只知覆卻船，那顧生死海？汝思已矣，我心場哉！今朝功位一時隱，百鳥啣花莫浪猜。」
靈旭莊主火。「耕遍祖翁田與地，誰知未熟不臨場？光親證諸三昧，便見優曇遍界香。」

明機老禪德火。「人生空百歲，不明此一機。」拈炬云：「會麼？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
卓也巍知藏火。「拶到虛空粉碎，還他卓立不群。劍力上走馬，烈燄裏飛騰，大象不遊於兔徑，從教天下競紛紜。」　入塔。「藏身處，欲隱彌露；喚不回，八字打開。坐斷萬機無(朕)，團圞無縫卓巍巍。」
玉燈昇知藏起龕。「清淨法身濃滴滴，從教扭斷娘生鼻，大鵬纔展翅摩霄，快鷂俊鷹趁不及。」　火。「者漢傲頭太煞，癰疽示現多般，不顧刺人心眼，猛火更著油煎。正恁麼時，煎後又作麼生？玉兔東昇燈煥耀，孤光直透斗牛寒。」　入塔。「真玉泥中異，泥水也通身，不墮悄然尊貴住，合同船子是通津。」
純念碓頭火。「擬心即差，動念即錯，直得純清絕點，猶是真常流注。委悉得麼？火蛇劈面無回互。」
映章琛上座封龕。「蓋覆不得，合有所長。以雲深契夙，以戒映冰霜。烈倔生平無少剩，更將何物為囊。」
起龕。「離卻者裏，不免錯過；不離者裏，爭見通方？芳乃去住自由，卷舒自在。上座也須知時識宜始得。起！」
掩土。「者一片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是汝一回贏得。且喜沒交涉。有交涉，一段清風動寥穴。」
修慧上座起龕。「踏遍天涯路，不曾離者裏，全機展拓趁風雲，擬議白雲千萬里。」　入塔。「本來慧性，不假修持，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奇處作麼生道？落臼推門，歸根得旨。」
爾章上座入塔。「有證有修，擔雪填井，無來無去，宛爾全彰。我觀曠大劫來，大千剎土無芥子許不是上座捨身命處。且道捨不盡(底向)甚處著？飲水若知源，當處自寥廓。」
恒澤圍頭起龕。「緩步趁不及，急行又錯過。不錯過，空裏磨盤生八角。」　舉火。「火蛇擘面，豈待揚眉？還如膏雨，澤及斯時。澤後如何？靈光恒煌耀，照盡體無依。」　入塔。「引水澆蔬，瓜熟蒂落。是甚麼？莫動著。」
新鳴大鐘。「法海津梁，名山標準，合千聖之舌為一音，宣揚無量言詞。海正當音未發時，諸人領略得去，則諸上善人功不浪施；其或未然，試看山僧重宣此義去也。」遂擊之。
守行耆舊起龕。「八十行腳，步不曾移，尋常行履，何用遲疑？恰值禹門卸甲時。」　火。「久鍊成鋼，老薑愈辣。若只待兔守株，爭見蒼鷹俊拔？入冶精金色更增，從教身心奉塵剎。」　入塔。「殊勝行，不思議，用行之，舍藏之，總是當人身外底。身內底，鶻眼龍睛莫可窺。」

僧參，師問：「近離甚處？」僧云：「楊岐。」師云：「還見三腳驢麼？」僧云：「見。」師云：「即今在甚麼處？」僧忙然，師云：「掠虛漢。」便喝出。
僧參，師云：「那裏來？」僧云：「南嶽。」師云：「石頭路滑，作麼行履？」僧云：「且喜親詣座下。」師云：「念汝新到，且坐喫茶。」
新到參，師云：「那裏來？」僧云：「江西。」師云：「夏在甚處？」僧云：「百丈。」師云：「野狐話彼中作麼商量？」僧云：「因果歷然。」師云：「還有別具眼者麼？」僧罔措，師云：「學語之流。」
僧參，師拈盤中果云：「粒粒達磨眼睛，甚處得來？」僧云：「莫怪某甲澹薄。」師云：「得恁麼麤心？」僧擬議，師云：「且坐喫茶。」
師落堂，問眾：「懸巖撒手，自肯承當。如何是諸人自肯處？」首座云：「渠儂得自由。」粲維那云：「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師云：「好事要大家知。」粲云：「土上加泥。」師云：「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瞥？」粲喝，師便打。
僧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因甚有三玄五位？」師云：「獅子咬人，韓盧逐塊。」進云：「一明一切明，因甚有重關未透？」師云：「最苦是新羅。」
九日，師問眾：「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花，在此作麼生會般若？」品維那云：「從來不眼花。」師云：「辜負黃花也。」品擬議，師云：「果然。」
晚參。師云：「三日不相見，莫作等閒看，又過半月了也。如何是諸仁不等閒之處？」粲書記云：「眉毛眼上橫。」慈知藏云：「伸手元在縮手裏。」師云：「一對無孔鐵鎚。」
師落堂，聞鐘鼓聲，問眾：「不喚作鐘鼓，是甚麼響？」眾下語不契。貞知藏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聲畢，又問：「鐘鼓之聲在甚處去也？」先都寺云：「曲不藏直。」師休去。
問知客：「賊來須打，客來須待。忽遇賊客同來時如何？」無對。眾下語，皆不契。師代云：「消得龍王多少風？」
問眾：「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何是末後一句？」誓侍者云：「誰人皮下無血？」師云：「還過牢關麼？」誓便喝，師便打。
問眾：「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心動，是甚麼動？」契中云：「和尚口動。」師云：「山僧罪過。」

普請搬瓦次，師問眾：「瓦礫堆中有無價寶，阿誰拾得？」貞知藏云：「從來不借他人力。」師云：「何不道：不堪舉似和尚？」
問眾：「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無手人行拳，作麼生會？」先都寺云：「泥裏洗土塊。」誓書記云：「青天白日。」師休去。
問眾：「杲日當空，因甚麼堅冰不化？」誓書記云：「禍不入慎家之門。」印知殿云：「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云：「好各與一頓痛棒。」
問弘宗：「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你以何為宗？」宗云：「珊瑚枝枝撐著月。」師云：「未在，更道。」宗便喝，師便打。
種荳，師問眾：「古者道：『種荳不生麻。』不得道是荳，且道生個甚麼？」眾下語不契，師代云：「待有別生，即向和尚道。」
問眾：「牆壁堅牢，外賊可禦。只如家賊難防時如何？」眾連下語不契。融書記云：「青天白日。」師休去。
問眾：「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衲僧分上道將一句來。」昇知藏云：「道即不辭，恐上紙墨。」義悅眾云：「一個閒人天地間。」師云：「好各與三十拄杖。」
師問迪宗：「阿誰教你禮拜？」宗云：「從來孝子諱爺名。」師便打。
問眾：「二祖立雪斷臂，便得安心。諸人排立，得個甚麼？」　侍者云：「設有所得，即鈍置和尚。」師頷之。
問眾：「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昇知藏云：「甕裏何曾走卻鱉？」韜知藏云：「描不成，畫不就。」師云：「非汝境界。」復云：「主人公還喫飯麼？」權書記云：「終日飽齁齁地。」師云：「未必。」學侍者云：「百雜碎。」師云：「以何為驗？」學無語，師便打。
問眾：「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是書記云：「金不博金。」義悅眾云：「眼中不著屑。」學侍者云：「怕爛卻那？」昇知藏云：「踏著即不堪。」師云：「總是鈍漢。」
問眾：「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跪香者求個甚麼？」學侍者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照知藏云：「恩大難酬。」權書記云：「不可辜負和尚。」師休去。
舉竹篦子話問眾，權書記擬開口，師打云：「不得有語噇？」是書記禮拜退，師亦打云：「不得無語噇？」行監修云：「要頭斫將去。」師亦打。義悅眾云：「塞卻天下人咽喉。」師打云：「又是一個。」韜知藏云：「某甲性命在和尚手裏。」師云：「降將不斬。」南宗亂統，師連棒打趁。
僧參，師云：「那裏來？」僧云：「襄陽。」師云：「龐公襆頭有人承受麼？」僧云：「不知。」師云：「你不從襄陽來。」

僧參，師問：「那裏來？」僧云：「河北。」師云：「近日干戈擾攘，因何得到此間？」僧云：「長安甚鬧，我國晏然。」師云：「你背後是甚麼？」僧擬顧，師云：「大好晏然。」便打。
僧參，師問：「近離甚處？」僧云：「潼泉。」師云：「潼泉長老一向水漉漉地，近日為甚乾暴暴地？」僧云：「住持事繁。」師云：「我有十棒寄與潼泉，不與上座相干。」
僧請益高峰六問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云：「逢人但恁麼舉。」進云：「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師云：「喜識盡時消息盡。」進云：「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師云：「還他識盡髑髏人。」進云：「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師云：「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進云：「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師云：「切忌對眾謾語。」進云：「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師云：「著忙作麼？」
師垂語問眾云：「遇佛則禮，逢魔即降，忽遇魔王變化為佛，在諸人面前時如何？」眾下語不契，請師代，師云：「一刀兩斷。」復云：「魔固如是，佛乃三界大師，因甚也兩斷？」眾下語畢，師代云：「家無二主，國無二王。」
飯食訖，問眾云：「更有一人因甚不應供？」一僧云：「他不喫。」師叱云：「麤人！何不道他不饑？」一俗士云：「某甲一生喫飯，未曾咬破粒米。」師云：「噫！冷灰豈爆。」
晚參次，聞牆倒聲，師云：「好個消息，且道好在甚麼處？」文伯云：「破也，破也。」師不肯，代撫掌大笑。
師問眾：「人人有無價寶珠，若知有底，試呈出看。」一僧鳴指而出，師云：「猶帶瓦礫在。」復云：「珠則不無，因甚不放光？」眾下語不契，師代前語云：「一生用不盡。」代後語云：「蒼天！蒼天！」
師落堂，問眾：「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俊侍者云：「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悅眾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師云：「切忌依艸附木。」復云：「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二僧參，師云：「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因甚有兩個？」僧擬議，師云：「一對無孔鐵鎚。」

天童機緣

師因同參訪，問云：「昔日廬山得力句曾舉似人否？」師云：「直得匙挑不上。」參云：「既是匙挑不上，何得分天童座居一眾之首？」師云：「若不是老兄相悉，揆上座一生受屈。」參云：「近來瀑布又不流也。」師云：「你再說，我即嘔出。」

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云：「放下著。」進云：「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云：「亂走作麼？」進云：「如何是人從橋上過？」師云：「是甚麼？」進云：「如何是橋流水不流？」師云：「眾生顛倒，迷己逐物。」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因甚百鳥啣花獻？」師云：「乞兒見小利。」進云：「見後因甚不啣花獻？」師云：「禍不入慎家之門。」

秉命落堂考工，問僧槎菴云：「時時勤拂拭，為甚不得他衣缽？」僧云：「本無著處。」師云：「道本來無物底，為甚又得？」僧云：「得與不得，拈過一邊，請師別致一問來。」師云：「大小禪客向語脈裏轉卻。」僧云：「恁是。」師便喝。　問僧順宗：「臨濟宗、曹洞宗，你順那一宗？」僧無對，師云：「元來你是無地頭漢。」便打。　問僧天如云：「我喚天如，你來作甚麼？」僧云：「爭敢相違？」師云：「到即不點。」　問僧景堂：「併卻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僧叩齒，師便打，僧云：「話頭也不識。」師云：「你但喫棒，我要話行。」又問僧恒粲云：「你道一句看。」僧擬對，師打云：「塞斷咽喉了也。」又問妙圓，圓方擬開口，師劈脊便打云：「待你開得臭口，堪作甚麼？」　問僧祖鑑：「電光莫及，石火罔通，你作麼生鑑？」僧顧佇，師打云：「有眼如盲。」　問僧竺文：「祖師西來，不立文字，因甚有竺文？」僧展兩手，師云：「破故紙。」　問僧覺濤：「陸地波濤，你還覺麼？」僧無對，師云：「沒溺之鬼。」　問僧六通：「五通六通，如何是那一通？」僧禮拜，師打，云：「一竅不通。」　問僧雪岸：「莫是作家戰將麼？」僧云：「不是，不是。」師打，云：「艸賊大敗。」僧一喝，師又打，云：「孟八郎漢。」　問僧冰輪：「你我燒作一堆灰，向甚處相見？」僧便喝，師云：「棺材裏瞠眼。」又問履端：「你道道看。」僧亦喝，師云：「同坑無異土。」僧云：「放過不可。」師打，云：「我卻放你不過。」　問僧柏隱：「遍界不曾藏，你向何處隱？」僧便拜，師云：「尾巴露也。」　問僧雲屏：「狗子無佛性話，你作麼生會？」僧云：「無。」師云：「是你無。」　問僧映崑：「天地未形時映個甚麼？」僧云：「不會。」師云：「不會卻親切。」　問僧頑樸：「太平寰宇斬癡頑時如何？」僧云：「不會。」師云：「今日不斬無罪之人。」　問僧劍眉：「眉間挂劍時如何？」僧云：「血滴滴。」師云：「性命何存？」　問僧夔門：「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路頭在甚處？」僧云：「不知。」師云：「路頭也不識。」　問僧懷璧，展手，云：「懷中之璧呈似我看。」僧忙然，師云：「頑石頭。」

問眾：「連日好雨點點，不落別處，且道落在甚麼處？」一僧云：「通身慶快。」師打云：「者一點漐？」僧無語，師云：「何曾慶快？」自代云：「何不道：正是某甲放身命處？」

僧冰輪屢入寮呈見處，師盡與掃卻。僧一日云：「某甲總被大師折倒了也，不知如何趨向即是？」師連掌云：「擬向即乖。」師入堂經　次，驀把住云：「你因甚死了活不得？」僧擬對，師又打。僧隨入寮云：「今日活也。」師云：「為甚又活了死不得？」僧禮拜起云：「大師莫瞞學人好。」便出。師喚云：「上座！醒醒著。」

堂中舉狗子無佛性話，命眾下語。天山云：「誰家灶裏火無煙？」師云：「趙州意作麼生？」僧便喝，師打云：「夢見。」一僧云：「缽盂不用重安柄。」師云：「別人道過底。」一僧云：「疑殺天下人。」師云：「儱侗不少。」一僧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云：「合不著。」斐章作嗥嗥聲，師云：「這畜生醜也不識。」一僧云：「為有業識在。」師云：「親口出親言。」一僧云：「某甲不敢辜負趙州。」師打云：「我也不辜負你。」

問眾：「萬里無雲，為甚青天也須喫棒？」槎菴云：「只為青天，所以有棒喫分。」師云：「有一棒到上座，上座應知痛癢；無一棒到上座，又作麼生？」僧云：「當不較多。」師云：「放汝三十棒。」僧云：「知恩者少。」雲屏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云：「喫棒無了日。」景堂云：「放過不可。」師打云：「愜是。」天山云：「恩大難酬。」師云：「知即得。」一僧云：「大師棒教誰喫？」師云：「你是不知痛癢漢。」恒粲云：「只為無雲。」師云：「正好喫棒。」便打。

問眾：「見色便見心，庭前雪獅子是色，那個是心？」一僧云：「依樣畫貓兒。」師云：「畫到驢年。」一僧云：「打作兩橛。」一僧云：「不向他求。」師俱不肯。一僧隨入寮，云：「某甲從來不曾眼花。」師云：「狗口出象牙。」

臘八，問眾：「世尊睹星，悟道因甚？」有人云：「悟即不無，落在第二。」權書記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德知藏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云：「汝等問我。」僧理前問，師云：「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如今？」

問眾：「行住坐臥不離者個，且道者個是甚麼？」昇知藏云：「描不成，畫不就。」師云：「要且摸索不著。」

問眾：「者個若是，頭上安頭；者個不是，斬頭覓活。若為作得主宰好？」一僧云：「早晨喫薄粥，如今又覺饑。」師云：「狗口出象牙。」

問眾：「併卻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一僧云：「和尚話墮也。」師連棒打趁。

問：「眾男兒當自強，衲僧自強得個甚麼？」法維那云：「若有所得，即鈍置和尚。」師休去。
問眾：「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你諸人如何掃？」眾下語不契，師代云：「某甲沒者閒工夫。」
華嚴會法衣二十四頂到山，問眾：「大庾嶺頭一領提不起，因甚有許多來？」林書記云：「且喜全身擔荷。」師云：「何不道：阿誰無分？」
問眾：「風吹石臼念摩訶，是何章句？」慧侍者云：「文不加點。」林書記云：「不是知音徒側耳。」眾問師，師云：「聾人爭得知？」
屋倒，問眾：「樹倒藤枯且置，神鼎屋倒是何消息？」峰侍者云：「破也，破也。」林書記云：「雲開日現。」師不肯，自代云：「何不道：從來蓋覆不得？」
問眾：「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世為君子人也。衲僧分上又作麼生？」林書記云：「渠儂得自由。」法維那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頷之。
舉鏡清「眾生顛倒，迷己逐物。」問眾云：「不顛倒處道將一句來。」眾良久不出，師云：「也救得一半。」又問：「山僧道救得一半，作麼生會？」一僧云：「雪上更加霜。」林書記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印知藏云：「終不節外生枝。」師云：「何不道：文不加點？」
磚瓦出窯次，問眾：「經大爐鞴，色更光輝，因甚黑漆漆地？」林書記云：「某甲不曾眼花。」印侍者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師休去。
因雪，問眾：「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且道落在甚麼處？」眾下語不契，乞師代。師代云：「和尚莫要苫帚麼？」
問眾：「為人自肯乃方親，一刀與你兩段，作麼生肯？」見侍者云：「和尚婆心太切。」
問眾：「不問如何若何，併卻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法維那云：「若不是某甲，洎向和尚道。」師云：「因甚不道？」法云：「爭敢諱卻？」林書記云：「不辭道出，恐違師命。」師云：「何妨道？」林云：「不必。」印知。藏云：「直得口挂壁上。」
舉：「報慈聞鳩子聲，問僧：『是甚麼聲？』僧云：『鵓鳩聲。』慈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命眾代語，不契，眾請師代，師代云：「某甲不曾耳聾。」
問眾：「牛頭見四祖後，為甚百鳥不啣花來獻？」權知藏云：「人義盡從貧處斷。」師頷之。

燒山，問眾：「火燄裏轉大法輪，且道說甚麼法？」眾下語不愜，權知藏云：「聾人爭得聞？」師云：「道即太煞道，秖道得八成。」眾乞師代，師云：「何不道：文彩全彰？」

師設三問，以驗來學。　問：

「神鼎峰高，遊人罕到，因甚到卻不點？」

「咳吐掉臂，知你搆他不著，因我得禮，你還覺額頭汗出麼？」

「來探水者。我者裏一滴也無，因甚雙虹橋外雪潺潺地？」

以上三問，凡新到高流，機語相愜，即便明窗下安排，互相決擇。若是影響閒神，一任汾陽打發。

(門弟子定祿　性蓮捐刻第九卷。)

一揆禪師語錄卷第九終

一揆禪師語錄卷第十(師諱元揆)

侍者海印記錄

詩偈

送玅圓覺侄歸南嶽

使乎憶昔赴天童，虎鬚數捋觸祖翁，法戰通身渾是膽，縱橫曾不折英鋒。千里翩翩唱凱旋，光生七十二雄峰，別來經今十餘載，書既不達信無通。非關彼彼生鐵面，各天分化緣西東，我來席典湘山寺，諲老門庭偶爾逢。知有同條居嶽頂，崚[山*層]翠疊紫煙封，杖藜幾欲披雲訪，曲指徒思山水重。何期再見不辱命，林泉笑識舊音容，下榻連朝話風雨，匆匆俄爾理歸笻。餘衷未盡玄沙紙，一一憑舉似同風。

天童道上作

松陰清一徑，廿里快遊心，索句連雲得，逢溪聽水吟。村煙籠日煖，塔影入林深，款步孤亭下，涼風遞好音。

種桂次弘覺老人韻二首

藹藹移新砌，平分月窟陰，芳流嵩少遠，種異別山尋。香抱三秋萼，枝邀五色禽，庭前不改翠，宜作歲寒林。

震旦承陰後，重忻此日栽，金風飄玉粒，曉露滴香臺。韻勝霜前菊，芳於澗底梅，靈根原自異，偏耐九秋開。

過洞庭湖

野泊深遐思，蒼涼趁曉風，湖光渾渺渺，帆影信匆匆。鴈沒擬應北，霞明僅辨東，南溟何處遠，煙際水吞空。

雙虹橋偕契先兄晚步

山空雲物淨，疊翠鳥聲長，竹逕歸樵晚，巖苔襯足涼。野泉飛澗石，新月到松岡，何幸雙橋上，重分良夜光。

壬子除夕

歲分當此夕，柮火慰情深，蔬饌聊兼味，香鐘度足音。山幽頻入夢，茗酌漫清吟，四十明朝是，挑燈媿客心。

黎淳夫內翰讀余詩有懷見招次韻

野性於詩拙，閒吟亦偶然，敢當方外誼，幽泄句中玄。梅澹花十片，琴橫雪一天，時邀緇侶共，知是幾生緣。

華嚴菴訪中和上人不遇阻雨

閑攜二三子，優遊訪舊來，連朝雲滿室，一夜雨濃苔。清夢蕉窗遠，枯禪連漏催，獨憐籬下菊，意欲向人開。

贈昶菴和尚

一葉分雙桂，三玄冠五宗，行藏標古韻，展托見英鋒。道固非南北，時乎迫歲冬，法林蕭索盡，挺操有蒼松。

晤李讓肩進士

邂逅逢精舍，投機片語中，陰濃無酷暑，茗熟有清風。忌味非韶樂，聆音別爨桐，若教沉太古，及第悟心空。

贈普菴堂恒現上座

拄杖飽風霜，居山道韻長，杳然忘世味，無復問滄桑。松老增餘翠，梅寒報晚香，祖燈時一剔，何處不輝煌？

新秋

四壁蟬音滿，庭梧影漸疏，涼飆清瑟瑟，敗葉隕徐徐。謾切悲生事，閒吟得自如，緬懷彭澤令，高世孰能歟。

又

五載居南國，知音已闊疏，秋雲隨世薄，夕月入簾徐。味道心仍樂，趨炎我不如，蕭蕭蒲柳色，寧耐柏松歟。

示樸實禪人

質樸僧家事，風標素可誇，一菴忘歲月，百衲度韶華。戒月清時輩，心源注道芽，安身無別法，不羨鳥啣花。

寄盤山與峰和尚

不典溈山席，彌開南土宗，鳳毛依座滿，角立見麟叢。大仰孤芳現，楊岐一脈通，盤山峰頂月，重照楚天空。

寄芙蓉古梅和尚

退鼓撾溈嶺，聲光宇內充，迅機凌佛果，翰墨起明嵩。法苑輝金石，肉山見禹功，天書如降至，莫更傲芙蓉。

壽石霜碧眼和尚六旬初度

曇花初現日，瑞氣協毘藍，應物忘身世，傳燈照楚南。臘高嵩嶽古，德備海天涵，法柄持秋晚，咸知老益堪。

次韻贈石霜耑使憨峰

祖席霜華重，聯芳今昔優，點胸誠巨擘，會老大宗猷。嫩桂開新葉，英聲襲晚颼，大哉曾有記，卓立異同儔。

寄南嶽一雨和尚

廿載同條誼，徒深千里思，君名喧嶽頂，予陋愧湘湄。良導怡佳遁，宗風日漸危，師門殊有待，力挽應何時。

和余百達文學遊山二首

洞壑碧如藍，東籬菊未殘，尋幽來上客，敲韻聽哀湍。元亮甘辭祿，丹霞薄選官，連城希世璧，應不換金襴。
相逢賢釣隱，孰繼子陵竿，水淨涵秋月，香清見玉蘭。幽情殊闊略，世態任紛漫，獨惜深林鳥，頻呼人挂冠。

人日送紺眉漢波二兄赴龍牙安眾

祖席嗟雲冷，披蓁不厭深，聯燈分月皎，法電起龍吟。凍解寒苔徑，梅存白雪心，春風生杖底，相次賴為霖。

贈易九有文學

達士空今古，行藏得所如，逃禪依竹院，經濟抱琴書。賞菊非耽酒，垂竿不在魚，逢人皆說項，幾共賦歸歟。

又贈次文震孟先生韻

仕也非無意，彈冠慎昔憐，履貞臻聖域，抱節樂羲年。坦率傾豪俠，清閑不問僊，傳家殊有策，贏得日高眠。

子陵寺懷古

友帝無矜況不臣，獨存清節在乾坤，釣臺遠並香臺古，夫子渾忘天子尊。一代衣冠歸蝶夢，千年佛火煥仙園，我來欲續投竿賦，瑟瑟松聲雪滿軒。

和覺範洪禪師竹尊者詩(原韻竹林前一株挺秀，名尊者，詠之)

婆娑雲外半清枯，歷盡冰霜貌愈臞，自足千峰堪法供，不煩一缽問賢夫。風雲匝匼凝衣褐，花鳥常餘聽法徒，晝夜伽陀談不息，可存一字在胸無？

又

雪玉森森異眾枯，風清梵詠自靈臞，神通幾許離西竺，高節偏宜合遁夫。果熟有香邀鳳侶，雷驚時逼化龍徒，春煙漫作桃花浪，一葦依稀似泛無。

又

深院容儀雅不枯，何緣此土誕清臞，節高慵跨青霄鶴，根淨寧同白足夫。應是剎塵殊現跡，豈辭枝葉累匡徒，每憐塵客來瞻對，頓滌煩襟一點無。

又

虛心應物味甘枯，彷彿嵩山碧眼臞，飽沃煙霞同逸士，頻敲風月暢林夫。法空座亦離方所，不二談時薦幾徒，立雪夜深人去後，親承此道世應無。

集張郡侯署中道話賦贈

僊佛由來一貫之，一爻纔動便支離，木樨香綻明無隱，蛙鼓聲沉悟有時。日集群賢談不二，間尋緇侶論新知，何須社結東林遠？金紫叢中道亦宜。

瑞巖老人書至并讀膺弟寄懷詩次韻

空驚搖落賦支離，短棹無由問水涯，無酌每懷明月對，有山難訂故人期。音勞遠塞鴻千里，興滿披雲杖一枝，好是峰高憑極目，不堪秋氣再登時。

荊南龍山落帽臺

邈矣斯人未可期，佳山空憶昔遊時，荒煙艸自年年碧，落帽風仍颯颯吹。解粗歸來原有賦，挂冠休去豈無枝？何如鳥盡弓藏後，杳杳青雲不可思。

月掌即事

秀發難為造化工，招提幻出翠微中，蒼巒環曲如秋月，一掌遙舒托梵宮。說法臺空思往哲，棲禪石碧想遺風，森森古柏庭前在，投老猶堪慰眼空。

訪黎淳夫進士

東山幽處許相尋，入戶梧桐滿地陰，最喜艸堂明簡略，閒同花鳥樂深沉。兒郎已見傳家策，書劍猶存經濟心，聞道竭來頻謝客，獨為野老一開襟。

淳夫讀玉首座新秋百詠有作次韻

禪外詩魔笑貫休，也驚葉落賦離愁，敲殘夜雨風仍急，詠入騷壇淚欲流。滿目廢興江上冷，一腔今古句中收，烹泉且對凌雲客，孰謂韶光不暫留。

挽黎淳夫中翰

聖主求賢正急時，何堪旭日遽西移？才華已羨三蘇妙，詞賦常驚七步奇。枕物豈耽南面樂？臨風難禁北萱思，從今流水高山意，

方外知音我問誰？

余居放鷹臺，田已颺寄詩見懷，次韻

一杖飄然過古臺，遙遙猶復累君懷，但知月色山中好，懶聽鴻音天外悲。怪石豈隨流水去，霜華易點鬢邊來，逃禪屐子如稍健，莫為幽人惜緣苔。

李盛生、鄧旦生諸子過訪贈詩，即韻答之

因尋楚水弔文雄，覓得佳山翠靄中，唯愛閑雲供老眼，羞將短髮對芳叢。經傳有志君須決，道曠無涯我愧隆，欲結東林期六士，此心知屬幾人同。

遊大蹟山贈九山禪師

曳杖穿雲到上方，華宮隱翠白輝煌，巖花已並天花落，柏葉常侵貝葉香。清磬一聲馴洞虎，晴霞幾片映松堂，滿前頑石頭皆點，應是生公舌廣長。

題觀音巖

聖蹟名嵓冠楚天，何須海岸謁金僊？崚[山*層]面面洛伽秀，梵韻皇皇水月圓。應惜群生資化境，還從熙世設冥權；音聞遐邇無虛日，半偈非關舌底宣。

壽湘陰陳邑侯瑤鶴

天香丹桂發秋高，樂只民歌盛祝謠，苕水文風生玉浪，瀟湘德澤惠瓊瑤。獻觴僊子花間醉，適意琴絃月下調，壽域如松長不老，還期白社賦逍遙。

湘陰邀契先和尚回山次韻

杖笠翩翩破曉煙，松皋竹徑盡爭妍，音開僊梵雲千壑，香冷梅花雪一天。酌罷清泉燒燭短，吟來好句羨珠聯，更看玉麈風生座，驚起蒼龍躍澤淵。

次韻答方大也居士

達人去就亦奇之，得意湘山應不離，隱釣自矜臻道域，避秦終遂樂天時。尋幽選勝情殊遠，在欲行禪孰與知，浮世那堪駒過罅，勞生何事苦隨宜。

再次前韻招方大也來山

松門聽履日殷之，形影非關論合離，瀹茗有香思酌處，詠梅拈韻欲分時。擅場筆力推君玅，流水琴音許孰知？翻憶當年佳話在，品題泉石正堪宜。

寄大龍崇山和尚

坐斷龍峰不計秋，洞簾高捲闊雙眸，敲風打雨明偏正，笑月哦雲接上流。曲唱新豐知韻險，玄通鳥道迅機投，相期欲話同風事，幾度空懷雪夜舟。

對菊懷友

秋老庭前菊正芳，臨風時復惜寒香，故人殊切雲千里，落葉翻驚雨一床。弄色花枝隨日短，書空鴈字語音長，相傳莫問衡陽信，兩鬢那堪鏡裏霜。

遊玉池山

曲澗尋源到玉池，天空一鑑豁青眉，鶴來松頂巢明月，雲束山腰護紫芝。上世金僊標淨理，下方鐘磬遞幽思，更憐傑閣霜飛夜，竹韻風敲弔九嶷。

遲漢波兄不至

捲簾雨霽看雲飛，有約尋思應不違，鵲信簷前時恍惚，樵音林外聽依稀。梅花詠遍香仍洩，夕照吞空景亦微，茶熟敲冰濃再煮，夜深還自步荊扉。

唐邑侯偕廖千能先生、蔣孝廉入山紀賦

逸興翩翩羨達賢，相期又幸虎溪邊，松堂語笑凝煙篆，石徑徘徊破蘚鬖。機契三生非釣隱，詩成七步亦通禪，謾言林下今寥落，蓮社而今有適僊。

又

名山幽處應招賢，喜接籃輿坐石邊，新茗正逢香瀑雪，黃鸝呼破薜蘿鬖。風追元亮寒花醉，筍憶東坡玉版禪，何必滄浪清濁調，遊心贏得勝真僊。

唐邑侯見和，用前韻再答

河陽花盛紀侯賢，又見芳垂湘水邊，醉理琴音清雪操，吟來筆底秀雲鬖。掀髯快得驚人句，艸聖奚論格物禪？惠我林泉金石誌，他年想見宦遊僊。

廖千能明府見和，用前韻再答

文獻風流見古賢，輕舟雪夜泛湘邊，芝眉高放洞庭野，佳句搜空嶽色鬖。曲弔汨羅增遠慨，僧尋竹院快談禪，三生石上忘機處，何似桃源七日僊。

蘇祇先、天牧昆仲諸文學來山和詹教授詩見贈，次答

何幸斯文造極峰，寒煙蘚薜盡開封，韻分白雪情因闊，吟遍黃花興益濃。滿座不須論劍客，雙蘇今復羨人龍，素非夙有東林約，三笑溪頭豈易逢。

重訪中和上座於新搆田園精舍次壁間韻

年來深喜按雲頭，花圃新開樂晚秋，竹榻淨敷存古道，香臺無復有閑愁。千金豈易田園樂，一杖何煩煙水遊，幽鳥聯翩呼挂搭，今宵借問肯容不。

諸葛祭風臺次石碑韻

日暮江天一鑑開，尋追往事弔空臺，三分鼎業凌吳術，幾片碑殘揭漢才。千古尚存風凜凋，連環應惜火工摧，蕭蕭赤壁侵雲墨，若箇從茲辨劫灰。

山樓

憑欄獨坐雨餘天，綠樹煙中吼瀑泉，牧笛數聲人意遠，一鉤新月到疏簾。

登金山作

浩瀚中流一點青，風雲物態適幽情，樓船簫鼓年年似，況值秋江月二更。

應月掌請曉發荊南

纔羨名園欲挂瓢，何期金地續遙招，卻憐知己無窮思，並作薰風一杖挑。

寄楊觀吾居士

月掌山前一片月，清光萬里淨無雲，道人且喜曾親到，到得如何見得親。

菴中同張維時坐雨

滴碎梧桐秋雨沉，喜逢僧院有同心，談空不必須三寸，風竹冷冷一室琴。

次韻答丁晉臣明經三首

法教東流白馬馱，群生依賴自婆娑，堪憐不解安身者，姓字空留在汨羅。
靈根不易現支那，肯縱光陰眨眼過？信步踏翻根子，臨機若箇不僂陀？
桃花悟不在花敷，悟後誰知一字無？知止深坑咸可畏，得跏趺處且跏趺。

隨菴和尚舟抵星沙書來四絕次韻

友誼翩翩憶昔年，俄驚空谷足音傳，支笻宛轉松門外，一片征帆夕照邊。

數閱梅花詠白頭，遐思奚啻喻三秋，何如一片湘山月，皎皎仍分旅夜愁。
朽床繞指羨當年，一世高風冠楚天，我愧力綿供灑掃，謬膺師命路三千。
祖道凌夷近可傷，滄浪水濁混清湘，相期莫倦中流砥，障令聲歸百谷王。

爆竹頌示眾

紙裹麻纏卻有神，轟聲若箇不醒醒，等閒不獨驚人耳，粲發心華大地春。

募齋僧

祖剎新開選佛場，森羅萬象盡生光，法輪大轉無他藉，先請食輪助闡揚。

募修石橋

夾岸深溪架一虹，人天有路藉斯通，眼前一度一聲佛，休問前程幾許功。

募供佛燈

輝天鑑地一真燈，隨色摩尼久沒塵，倘幸高賢重剔起，大千何處不分明。

募知浴

滌垢誰知水是塵，還他入水見長人，良因結就諸開士，悟得其如用得親。

禪子募三衣乞偈

袈裟零落剪雲霞，寵辱無驚樂歲華，志士豈甘稱獨覺，須將福利告檀家。

募油鹽供眾

卸盡諸方五味禪，神峰一味總蕭然，知音須賴調羹手，信手拈來百味全。

募修造

殿古難堪風雨傾，從來物故待人新，不須海嶽探名勝，眼底靈山好布金。

募裝大佛金身

修身不在歷僧祇，信手拈來便得之，施受因功如響應，從來福海貴培滋。

示昱堂炯首座

密用潛行掣電機，從來收放貴臨時，一燈燄燄傳無盡，分付親承入室兒。

示慧鋒鎧維那

住山斧子謾藏鋒，歷遍諸方氣宇雄，今日永隆重漏泄，天童一脈幸流通。

示月濤粲書記

舌吐雄峰見馬師，兒孫又見力傳持，喜今一片湘山月，太白傳燈不盡時。

示洞野先監院

半座曾分弄白拈，縱橫施設主賓全，可憐佛祖齊生按，忤逆誰知有嫡傳。

示弘宗誓書記

信手拈來著著親，全機展拓在當人，瞎驢滅卻吾宗眼，始見花開五葉新。

示迪山品維那

河北當年憶大風，由來斯道賴人弘，吹毛體用全彰處，始是吾家正脈通。

示等菴定首座

孤標散席嶺南來，鼎岫重轟濟北雷，大用縱橫無向背，為霖直教普天該。

示勗韜俊監院

苦志親依十五秋，豁開心眼迅機投，棒頭點出滔天浪，珍重曹溪一派流。

示鐵山智上座

生平鐵面絕疏親，佛祖當前不讓仁，豎亞摩醯空世眼，從教處處現真燈。

示節菴祿書記

西江一喝耳雙聾，神鼎重論蓋代功，舌底瀾翻分一派，沿源不斷永流通。

示道權法維那

大法難堪此際危，開權顯實貴全提，滹沱一派深無底，珍重沿流不斷時。

示修木林書記

三頓親遭毒手來，栽培大樹見良才，由來拔萃非凡木，要使門庭遍地開。

示簡文印書記

掌握吹毛逼膽寒，剪除諸見徹根元，從教拈出無文印，著著臨時顯玅傳。

示覺乘印知藏

虎生三日氣吞牛，掣電機先針芥投，珠玉莫容魚目混，吾宗正脈有源流。

示昱林知知藏

舉措應知達本真，和同切忌事因循，頂門迸出超方眼，始作人間不夜燈。

示隱中顯書記

皮髓分來有變通，流芳隱顯執其中，祖禰不是閑殃及，要見花開果自隆。

示越倫曠知藏

玄言妙諦閑家具，一唾無非眼底塵，為法忘軀他自利，淵源祖道越常倫。

示宗朗心知藏

大死由來有活時，通身手眼用隨宜，當陽拈出吹毛利，不犯鋒鋩起瞎驢。

示非石琇監寺

覿面當機一著先，入廛垂手顯真傳，憑將一滴滹沱派，遍界從教浪潑天。

示六標蓮侍者

耳聾喝下協全提，舌吐親承顯大機，不露鋒鋩標正脈，青蓮始見出汙泥。

示密弘煥居士(易歇華)

拶到心空及第時，選官選佛兩相宜，化龍杖底單傳旨，舒捲憑將赤手提。

示省凡越居士(陳維垣)

團圞再見話無生，珍重吾家七尺藤，佛祖當前生按下，始稱特達續分燈。

寄若松法侄

翻思玅喜住菴時，入室翩翩有俊猊，此道而今寥落甚，臨風拈出語同枝。

送洞野先都寺住永隆

春風掩冉拂陽和，子去難辭煙水多，我憶故園移錫後，無人賡唱紫芝歌。

送月濤粲書記回澍東

一帆湘水路三千，越嶺雲歸旦夕間，我有一腔千里意，芝峰又得好音傳。

贈覺印法侄繼住可菴

從來父業子相承，繼述而今喜有人，放出虎鬚親捋手，洪波鼓起洞庭春。

題畫

萬山深處萬年松，一座樓臺傍石叢，欲問讀書人姓氏，子房一去漢庭空。

寄漢波和尚繼席龍牙兼壽六旬初度

風生玉塵粲天花，協贊天人雍肅遐，白髮登壇須老將，佇看七尺起龍牙。

贈湛修和尚中興泐潭

瓦礫翻成釋梵宮，輝煌重喜繼高風，非惟水到渠成也，濟北湘江一派通。

寄贈劉子肇經元

力辭彭澤賦歸來，味道居官二紗才，何幸湘干蓮社裏，文林又報一花開。

贈陳席待經元

佳名不欲上公車，筆力爭開上苑花，翻憶逝川增聖慨，千金難買樂煙霞。

示易和生居士

白駒過隙影難停，擾擾誰能惜寸陰？一念回機超物外，曇花香透劫前春。

示易瞻雲居士

讀罷焚香茗熟時，忽逢佳客論新知，西風陣陣驚搖落，一夜霜飛染鬢鬚。

示文彪學侍者

巾瓶記取應三呼，剖腹剜心敢負吾，珍重跺跟恣爾怠，山藤劈脊莫嫌麤。

示鑒融宗知藏

鑒徹根元電拂機，吾宗殺活貴臨時，直教良驥窺鞭際，棒下無生續祖禰。

示道開蓮知藏

法戰場中展一回，全鋒力敵刃無虧，門庭建立須孤峻，從教優蓮遍地開。

示素輝明知客

大法明明不覆藏，陽春一曲別宮商，胸襟流出無他藉，花自開時果自香。

（福田居士涂雲芳　門弟子成品）

示麗天淨侍者

吳越依然鼓大風，誓誠殊不浪施功，祖禰不是閑殃及，要見花開果自隆。

（終）

侍者成顯記錄

書復

復黎淳夫諸縉紳護法

吾宗之最著於唐宋間，而荊郢襄鄂素稱禪窟，當時士大夫留心宗門者，有若相國裴公休、內翰楊公大年、都尉李公遵勗、相國張公商英，一時名賢，常遊禪席諸大老之門，鏗鏘激揚，於斯為盛。不虞數百年來，祖庭雲冷，法社寥寥，是豈無選官選佛之人遞相唱和乎？抑吾道之隆替有時耶？伏讀翰教三復之餘，不特洞明一貫之旨，而於世外翩翩宛有凌雲之氣，忻慰不已。承以月掌數數見招，敢不奉命？但貧道慵愚無似，利眾乏珍，恐不副諸台檀之知遇耳。若曰主張宗門，則吾豈敢？祖庭興復，有待其緣，然在弘護光中，將來未可料也。晤教不遙，先此馳復，統惟原諒。不一。

復含玉監院

隱禪者持書至，得悉月掌一席，實公一片苦心。況此山乃保寧勇高弟智淵禪師開山，為濟下祖庭，公既恢復一番，不欲獨善其身，而以公諸所好忘軀為法，合諸名賢延請知識主法其間，自非我法社象龍不能出此舉也。然祖席重興，無不忻躍，但山僧匪福，恐不副郢人之望。如公始終不異，竭力維持，山僧即曳杖而來，互為主伴，作鑊頭邊佛事可也。若以院務為累，只圖卸輕擔子，此萬萬不能也。公宜諒之。不盡。

與林漢清居士

近來學道人如衲僧家行徑，三登九上，暮請朝參，固是不必論也。至於俗士中，或見一箇半箇有少分相應者，只圖體面談禪，扯曳含胡而已，要得向生死急切處討箇分曉，與古人把手共行，直是萬中無一。若居士者，於己躬下事既爾著著，不肯放過，發揮語句，遠來請益，此真難得，不意郢州有此人耶？忻羨！忻羨！但我宗門下客激揚箇事於不得已也，出一言、吐一句，斬釘截鐵，非圖鬥湊合頭語及方木投圓竅而已，所謂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是也。居士既出

至誠，山僧豈可賺誤？古人云：「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居士勉之。

與永隆昶菴和尚

木落遠山，恍然寓目。法兄一回枉顧，頓使林泉起色，惜其未盡快談，展我遐緒，魔強法弱，今古如然。老瞿曇轉法輪於天上人間時，而殷勤擁衛，則有帝釋梵王；恭敬圍繞，則有天龍八部；傾誠皈向，則自國王大臣。雖三界之尊無倫匹者，而魔種六群輩往往為逆，亦莫如之何也。非力不勝也，蓋吾佛世尊以平等慈心多方攝受，俾其識心達本，同趨覺道耳。然謂達生身陷墜，恬不知返者，是渠自作自受，理固宜也。況今末法澆漓，豈能免耶？嗟見近日野狐精黨如某某等者，虎皮羊質，衲僧門下屎臭氣從未夢見，妄稱費隱老人法子，譬畫虎不成，反類為狗，群聚一類雞鳴狗盜之徒，以修造寺宇為名，瓜分檀信膏脂，選佛場為鬥戰之場，清淨域成利名之域，何費老人之不幸，無辜受此汙屈哉？雖然，世自有明眼高鑑耳。我輩既忝傳佛心宗，當竭肝腦，披忍辱鎧，豎精進幢，堅牢牆塹，勿使魚目混珍，庶幾一正而壓百邪也。吾兄以為何如？荒山開爐在邇，凡百艸率，特遣侍僧密啟其意，法誼深愛，必見諒也。不盡。

與荊南心印大師

一般秀色湘山裏，君自匡徒我自眠。弟愧古人遠矣，敢不遜老兄一籌？說甚三世凍儂，一口吞盡，無眾生可度。如法兄者，放曠自如，神機莫測，是凡是聖，未免疑殺多少人也。郢州法道蕭條既久，魔種輩乘間而出，學者既乏正因，以至玉石不分。弟非不欲見義勇為，其如螳臂當輪，敢不望巖而退耶？月掌院事幸已息肩，放鷹臺不讓孤峰頂上，雖未暇喝風罵雨、臥月眠雲，儘可藏拙。所苦者，求一堪共語之人，何異撥火尋漚？欲得吾兄花圃一回暢談，不可復得，不卜有此日否？違教日久，慕之如渴，禪子往便裁書敘心，曷勝神往？

與張成遠居士

山僧昔在荊南，殊承道義，虛叨信施，至今懷念不已，惜其不獲久留道話，被人橫拖倒曳，驀過郢州，竟別兩載有餘。不審居士近來工夫何似？於古今關捩子少有窒礙否？一切處、一切時於逆順境界

透脫否？想日新之益，又不待山僧饒舌也。古人云：「三日不相見，莫作等閒看。」焉得大風吹過郢州一回相見哉？時因往，便聊借玄沙白紙一幅，打些葛藤，以通疏闊之候。若道有字無字，盡是謗山僧不少也，作麼生得不謗去？請下一轉語看。

復永隆昶菴和尚

春初退院而應鷹臺請時，曾遣侍僧走候，雖聞有荊南之行，以人事紛拏之際，卒不遑勒荒函，以附侍者通候玉泉堂上也。自此去人日遠，思人益深，而音問杳然，不審法從何時歸也。昨侍者回，得悉近況，讀翰教并頒玉泉惠書，喜愧交集。法體違和無他，以道途往返，不過寒暑失調耳。即欲趨候，緣薄務為羈，弗克如願。所瀆者，永隆名剎既已中興，正待遠震法雷，何乃卒撾退鼓？弟庸愚無似，只宜隱遁過時，何堪過譽諄諄，而當知己推重乎？請已此念，惟冀不倦津梁是禱。

復玉泉蓮月和尚

即日仲冬嚴寒，恭惟玉泉堂上和尚起居多福。自癸丑春，再瞻雅範於荊南，深辱愛惠。方聞空谷之音，跫然而喜。不意業緣牽挽，被人賺過郢州。株守月掌，破院燈心，皂角鋪子，不免抱屈開張。從茲挈挈波波，竟不遑遣僧申候也。返辱翰惠，愈增赧顏。玉泉一席，宗風絕響久矣。今得和尚駐錫，起廢興衰，與歷代古錐，重開生面。不惟祖庭有幸，亦法門大幸也。惜其不獲觀光拜賀為歉。近以昶兄染恙既久，兼承屢屢削牘見招。因過永隆候問，竟以院事見托。臨時失算，卒難推卻。但恐薄福之人，不副同條之望耳。昶兄才秉生知，僧中龍也。當久留座下，表率堂中，分座說法，作人天眼。將來繼席聯芳，如座下別有得髓者，則吾不得而知也。容遲面布，統惟慈諒。弗備。

與李讓堅進士(諱先固)

憶昔獲晤於山菴道話時，已識不凡人也。俄爾平地雷聲，轟出桃花巨浪，何其壯哉！亦何暢哉！昔者丹霞因選官得入選佛之室，為禪宗巨擘，往來石頭、馬祖之門，與龐公輩為方外交，機辯縱橫，氣宇超邁，學者宗之。此挂冠高世之風，輝騰今古，亦學佛之榜樣也。今者奪魁選官，已聞命矣，不審選佛何似？所選之佛是何名號？居何國土？還化物否？若也兩彩一賽，當作重重之賀也。前者

造謁不遇，得非他方化物乎？永隆古寺，向承為募緣引，佛殿既已完功，又得下江匠者裝繪迦文金像，傍侍飲光、慶喜，護法則有韋天持杵、伽藍諸神、達磨諸祖，畢備一堂，像設精嚴，規模壯麗，此方又稱一奇觀也。諸善信欲鐫石為記，以誌不朽，碑上之文，盡皆鶴望於台檀也。倘蒙不吝，幸莫大焉。餘樓弗備。

復丁清遙文學

日承枉顧，荒院生色多矣，而焚膏繼晷，談心之願，似乎未盡慊懞。忽辱翰惠公郎遠頒厚施飯僧，謹合爪拜嘉，俟佛成道日，方設供表揚至善也。別後以禪書數冊獻閱者，以居士好道心切故爾。吾教意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與佛無二。文字者何？標指見月，以楔出楔之故也。學者不能玅悟，滯在文字語言，而尋行數墨輩，往往被葛藤絆倒，出頭不得，是見指而不見月也。居士根器不凡，嗜道勇銳，倘靜坐書齋，於未展卷時頓明此事，卻省多少心力也。不然，且向葛藤裏理會，日久歲深，自然瓜熟蒂落也。謹復。

與子淳法侄禪師

臨濟之道，四傳而至風穴，穴憂仰山吳越大風之讖，對諸門人涕泣。其時首山便放下所業之經，一肩擔荷，由是濟北宗風遠大，至今數百年無替者，首山克紹之力也。苟非代有其人，忘軀為法，則風穴之涕泣依然不已也。昨沙鎮獲晤清範，方知法門老成，不當陸沉乃爾，而大任宜有賴焉。山僧忝為同枝之誼，所謂棒打石人頭，對家裏人說家裏話，老侄不以為逆耳之言否？向者未及深敘，抱恨良多。湖鄉荒僻，共語者甚寡，如不見棄，過我永隆，傾談數日，以見千里同風，法誼藹然也。候之弗備。

復眾檀越護法

三湘名勝，宗風大振，於趙宋時獨神鼎為最焉。自諲老唱滅後，便見祖庭雲冷，法社凋殘，代為流俗輩食息其間，而宗廟之美闃爾無聞也。猶幸山水有靈，得雲和尚與吾遠老人相繼揚化，起廢興衰，則臨濟之道於斯再顯。更喜大檀諸君子於二大老處深染法味，實雲龍風虎之遇也。山野譾劣無似，承乏此山，復蒙眾高檀異口同音，聯詞璧合，於人天廣眾唱拍相隨，雖為山林千古佳話，而知遇之私將何以圖報哉？理宜趨謝，以入院之初似難縱步，耑僧代候，容面有期，餘縷不盡。

與湘陰陳邑侯瑤鶴

老維摩不資餘力，取之左右，以手擎香飯，能飽萬眾菩薩，不是神通玅用，且非法爾如然。方今由斯道躅其芳者，不道全無，只是不可多見。日承頒惠俸金，輝映山中，作香飯佛事，能使滿堂僧眾各各飽足懽忻，咸歎為希有事也。或問：「齋僧之益，獲福幾何？延壽幾許？」山僧曰：「此不可思議功德，非言喻可及。若說似君，則落數量也。」如命叨齋，祝願已畢，特遣侍僧走謝外，山物數種，以將芹曝之意。雖未可以世禮目之，然新茗初製，較夫仙餌延年之物，所謂壺中別有天也。幸叱存。弗備。

與郢州眾居士

山僧從威音王以前，至樓至佛後，不啻百千萬劫，於中不知何日為生？何日為死？偶爾撞入者皮袋，露頭露面，被人喚作長老，與諸君相聚一回，不過相呼相喚歸去來，而欲人知幻即離，離幻即覺。不意諸君深重此毒，認真幻影，破費貲囊，莊嚴法帔。在諸君重法存誠則可，於山僧曷克當哉？且向於永隆，數載靡靡，虛叨供養，晨昏聚首，易以圖之。今既遠隔，重貽遠慮，山水重重，欲其相見一回，誠不易也。韶光易度，歲月如流，珍重百年之身，道力各須堅固，幸勿隨世遷變，有廢前功也。古人云：「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諸君其勉之。

復湘陰陳公瑤鶴

下院齎到惠書，并拙錄序文刊貲等，謹合爪而三復之餘，且感且媿曰：何期椎魯無似之夫，亦能見知大君子於三千里外，是豈閑相識歟？其中發幽闡秘，籠古絡今，不特尼山一貫之旨洞明，即韓昌黎佞佛一案據款平結，此服天下之公論也。若乃父母未生面目前，書中醉後添盃者，只欲台臺到家耳。吾檀既已見徹淵源，不於色見聲求吾佛聖人之道，豈以吾兩人形骸泡幻之身相見不相見為然哉？秖此歷歷孤明一段大光明藏，亙塵沙劫無間然也。記得黃山谷問道於死心禪師，議論正發，死心曰：「學士死！死心死！你我燒作一堆灰，向甚處相見？」山谷不能加答，正此意也。豈當時含元殿上而不識長安乎？剞劂氏來山時，再圖報命。艸復不盡。

復方大也居士

素性自髫年，於聲利澹如也。惟期誓明生死大事，故抱負不學二三十年，奔馳海內，至今無端被人喚作長老。若曰與諸方善知識大相逕庭，則吾豈敢？此特大居士推譽獎藉，不亦甚乎？雖然，伯牙與子期不是閒相識也。讀華篇，字字典雅，無盡老子昔於兜率溺器邊，大驚小怪，捉敗東林矣。居士欲捉敗無盡乎？如是則神鼎斫額不暇矣。承有登山之興，故用前韻一律迓之，果籃輿不爽乎？候候弗悉。

與瑞巖丁山和尚

定兄持老人訃音至，痛心幾絕，久而復甦。捧讀之餘，備詢後事，深喜吾兄善為繼述。芝峰一席，真誠有主，老人已無餘憾，師門亦何幸哉！如弟者，庸愚無似，謬為老人枚舉，勉住神鼎，其如虻負泰山。況插足未穩，何堪遽失依怙？豈天之命也夫！致令三千里外之身心，徒對大江之水日益飛翻也。即欲奔赴，以肩上犁耙初任，卒難擺脫。復自思惟曰：與其區區慟哭於靈龕，孰若立身行道，使老人面目猶在為優耳。故守株待罪，緣以初住，時世維艱，貲費不豐，專僧齎上。幸吾兄知我，諒我不孝之罪，治之靈前。待弟稍遲，匍匐一一領過，感荷不淺。其塔上之銘，操觚者不得其人，不可輕易，徒為塞白。吾兄須加裁酌，大非細事，想不待弟之瑣瑣。空函馳復，抱愧殊多，伏冀為法不倦是禱。

與南嶽一雨和尚

太白一燈高懸嶽面，輝映七十二峰，幸有年矣，豈止師門之幸哉？忝同條者欲識一面而不果，悵歉何如？前歲不揣庸陋，勉應神鼎，自慶晤面之緣旦夕可圖，入院來而遊嶽攀尋之興日存胸臆，豈其如蠶作繭，愈縛愈堅，徒有此心於屋裏販楊州奈何？去歲妙侄遠顧，愈增愧感，隨欲遣僧問訊座前，以執事進退不一，蹉跎至今，其遲慢之罪自知不可逭矣。法兄亦見諒乎？倘項上枷擔稍可擺脫，一回嶽頂禮諸祖堵波，晤同條家話，了卻生平之志願，方為快耳。特遣禪子代申躬候，菲儀不腆，聊盡鄙私，伏冀笑存，不勝翹渴之至。

復易九有文學

等菴監院偕盛价持瑤函信施到山，三復之餘，已而嘆曰：此長者樂善如斯乎？何施惠之至是也？噫！我知之矣。無乃禪和家似不耐枯澹，饒舌於左右歟？伏詢日用起居，聞醉讀之暇，常究《楞嚴》深

旨、《法華》大意，且於老盧故紙上耽味禪觀。如是之人，豈止一佛、二佛所種諸善根而已哉？但不審於七處徵心處得阿難真心否？於儘思度量時能測佛智否？老盧本來無物，固不染塵埃矣。即今視聽言動者，殼漏子尚在，能不染塵埃乎？身心一如乎？內外一致乎？動靜不二乎？於佛祖言教不滯礙乎？倘能於一切處透脫盡淨不疑，方名了事凡夫耳。張無盡曰：「吾從學佛而後，知儒益深矣。」豈虛語哉？如上所舉，台檀別開手眼，與神鼎通箇消息，不惟好事大家知，則林下又見一明眼居士矣。望之不一。

又

登山之訂，歲又暮矣，雲山飄杳，望之如何？遠塵上座來山飯僧，皆賴噓植所致。伏詢近況，以齊家之餘力，不捨一法而作種種佛事，得非善根薰培深厚而然乎？然恨未識面者，記得昔有二僧，相近咫尺，各住一菴，句月不相會。一日，會云：「許久在菴作甚麼？」一云：「造箇無縫塔。」一云：「我亦欲造之，乞借塔樣。」一云：「何不早說，卻被人借去也？」敢問是借不借？若道不借，卻成辜負，埋沒古人；若道借，是何樣子？居士佛法中人，向者裏通箇消息，方知山僧與居士雖未識面，已時時把手同遊華藏界也；其或未然，塔樣又被人借去也。呵呵！晤期當在何日？不盡縷慺。

又

昔人云：「幾度見君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欲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昨於福嵩，不獨觀標格而已。向未識荊之悵，既慰夙懷，且預希有之會，齋貺優渥，固居士請法之誠，為先靈以資冥福則可，在山僧當之，不亦赧然之甚乎？夫人之相與聞名，曷若見面？既見，則目擊道存，了無言說，雖仲尼之於溫伯雪，不復過此無說無聞，直使諸天讚嘆不及。臨別時，居士以不欺之力，不甘住小歇場，以向之工夫不得力處為質，較之得少為足者，何啻天壤？奈山僧舌頭太短，亦不欲牽枝引蔓走作居士，如於經偈與諸話頭狐疑不決，取舍未忘，卜之神明者，記得昔有禪師於鬧市衢頭遇屠者賣肉，買者云：「精底割塊來。」屠擲下刀，云：「那塊不是精底？」禪者傍聞，豁然大悟，頓忘取舍。此與居士同參。何則？往往士夫學道，請益知識，俾令掃除文字，示以無意味話頭，凡有所著，皆叱其非，便生怕落空，而茫然曰：「無所著摸、無意路、無憑仗者，工夫難做，不若依經義，把本順朱，從漸而進可也。」居士正墮此病，是麼？卜之神明，感而遂通，愜值經偈，再三入手為決，復不得力，則橫不得、豎不得，古人所謂可惜者漢，死了活不得、轉身不得，是則釘樁搖櫓終無痛快之時也。山僧抑不得已，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之語以為脫換捷近，貴在活卓，所謂寧參活

句，莫參死句，死語豈能活人耶？且作箇敲門瓦子，在日用尋常行居坐臥處，忽若築著磕著，自然推門落臼有日，不但死話頭，如看經教語錄中有一言一句去不得處，便是話頭，便是祖師關、生死關，此時切不可放過，不疑言句，是為大病。入得一門，則千門萬門、七通八達，不見道：「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豈虛語哉？茲因人力送行李回，不覺葛藤如許，作回頭人事，他日見月忘指之時，痛罵神鼎者老賊饒舌不少，山僧亦甘心順受也。呵呵不盡。

又

道曠無涯，逢人不盡。居士南詢之志，勇銳可嘉，不即暫止者，承發足參，方有自荒山始之念，自有玄沙不出嶺之喻，相期和光同塵，不傷物義，成熟一切眾生信根，庶幾兩得相宜，殊非分外也。昔阿闍世王之兄曰耆婆，得起死回生之術，名稱普聞，為大醫王，將王位遜弟，欲出家而不可。世尊與之約曰：「眾生之病不一，身病汝治其外，心病我治其內。」由是得度者，不可稱計。悉此自利利他之道，則在是矣。居士既達權變如此，復何言哉？話頭之說，山僧早已不惜眉毛。何也？開口成雙橛，無言落二三。是知入門便棒便喝，無非老婆心切。且生從何來，與一歸何處，原無二致。既熟處難忘，不妨仍舊，務在肯切。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如戀筏不捨，守死話頭，是則冷水浸石頭無異。或昏沉散亂，落在無事甲裏，疑情發起，話頭提得現前，畢竟一歸何處？如此挨拶，如此追究，綿密做去。如曰緩急路程，甕裏幾曾走卻鱉乎？誦〈行願品〉，身心廓然太虛者，能入普賢毛孔，次第剎海乎？世緣染與不染，是兩頭語。前被境緣所使，而今使得境緣乎？使得境緣，則事事無礙法界也。無因起觀察時，不得作奇特勝妙想，不作尋常世諦想。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入佛而不能入魔，則又其力未充也。拈頌比前稍進，待居士來結制，慶佛開光時，一一按過不盡。

復羅晉永文學

接讀翰簡，蔚矣其文。居士雅思淵才，似非章句之儒所倫匹也。去歲邂逅書齋，宛若夙契，好道之心，勇於果敢，較之昏昏終日醉夢者，何啻天壤？既爾留心內典，寧非百年後閻君前之鐵券乎？若乃冀免罪愆於往昔，自求多福於當來，斯皆人天小果，未是如來大道。李文和都尉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此儒者學佛之榜樣也，在居士日用中力行之何如耳。密弘居士操道之志甚篤，早晚與之商確進步，或不致孤陋

寡聞。倘於祖師關捩子有滯礙去不得處，不妨書來，山僧即與決疑，當頭印破，庶得應病之藥耳。四序惟遷，新年又添一歲，今年五十有五矣。光陰瞬息，時不待人，前景能幾何哉？居士勉之，不勝翹望。

與水隆先長老

勗韜來，知汝住院得體，施設合宜，觀音閣功果圓滿，非不大費心力，然為佛祖兒孫利生為務，與人為善迴異常流，斯皆模範人天、標表後學，況諸檀書來稱讚不已，汝之因緣其在是乎？昔臨濟止住一小院，風穴單丁、藥山牛欄俱有光明碩大，豈在院之大小、眾之多寡哉？諸檀挽留，宜應全身放下，信緣而去，勿興二念也。山僧出世有年，雖垂老髮白，尚思法門寥落，勉力未已，汝其偷安乎？如不體此，非山僧所以望於汝也。切囑！切囑！

復福嚴式菴和尚

侍僧南嶽回，詢知法力中興，福嚴祖席，感外護之隆，誠為祖庭幸也。俄爾言及兜率盤石安公集五葉弘傳之事，謂弟左袒盤公集書之妄，大似不知弟也。雖至愚魯之者，豈有附合他宗而反自祖甘心負屈乎？蓋此老雖昔年有同參之誼，別來將三十載，今雖嗣洞上，住兜率，以住山事繁，尚未通往。以徵書之故，學者輩取拙錄一部與之，并未知其集何書也。今聞其收諸家語句機緣頌古，集為五葉弘傳，仍效白巖位公修傳燈格式，削去他本宗五代正傳之祖，并削我濟上二代，當時天下已曾共非之，(即彼)本宗鼓山為霖和尚亦出書闢之矣。今盤公只去他洞上五代，我濟上二代渠且未敢蹈其覆轍，既於我宗無涉無傷，其他宗祖他非他削，於我何有？知我罪我，我何辭焉？諒之不盡。

(門弟子成俊、　成、　成崑同刻第十一卷。)

一揆禪師語錄卷第十一終

一揆禪師語錄卷第十二(師諱元揆)

門人定祿等編

行實

戊辰冬，眾請陞座，師云：「山僧道德荒涼，有玷師位，三會之語，諸子竊編為十卷，不幸又災梨矣。昨先、權二子入室請曰：『和尚行道多年，歷遷名剎，語錄流布諸方，業已膾炙人口，但先等未聞和尚行實之由，是為闕典，他時後日，先等寧辭不請之罪乎？』予笑曰：『汝等是何心行，裨販我耶？山僧行既虧矣，實則何堪掛齒？』二人謹退，復商同兩序大眾設辦茶筵，懇之至再。予揣自來敗露又多，既辱敦逼，只可家醜略揚一二，幸諸兄弟包含，勿使外人知之可也。山僧乃浙江紹興府會稽縣錢氏子，其先為吳越國氏之苗裔，祖源世系，忠厚傳家。先君諱繼美，性純謹，不事冠巾，嘗奉佛樂善，自稱逸民。年三十七無子，默禱於潮音大士，母陳氏夢感天台僧投室，覺而有娠，月足，生於明季崇禎七年甲戌歲四月二十七申時也。自出洗盆，輒雙目緊閉，經四十日。先君與母氏嘗泣對神明曰：『何罪所致，誕此盲兒？』一日，有異僧托缽到門，言其所以，僧曰：『如我解此意者，此兒淨眼暫不耐見穢耳，當有慧眼開時，未可以肉眼為慮也。』先君喜，命饌飯供之而去。未幾，予眼忽開，父曰：『兒眼獲明，又遇高人接談，何幸如之？』予嬰兒時，性平靜，乳餔間，母不甚煩累。歲餘，聞父誦經，喜靜聽，凡見僧，輒合掌稱南無二字。長為童，常隨父入寺，見僧著袈裟衣禮誦行道，歸則脫自裙搭左肩上，合掌效之。老幼見者皆鄙笑，予恬然自若，殊無赧色。一日，予獨自入寺，於山門拾得一朱漆小牌，縱廣約三寸許，上有金字偈四句。偈曰：『一缽千家飯，孤身萬里遊。要知生死路，隨緣度春秋。』兒童氣局，雖不識字，以為寶玩美物，或玩指掌，或藏懷袖。持歸，祖母見，即索閱之。祖母知文，閱偈已，即潸然墮淚，謂吾母曰：『何物匪類，賺此兒耶？』嘆曰：『此迨非宗祧子也。』遂投牌於火，子即倒地，嗥泣不已。祖母憐之，取一銀錢與予曰：『此可買果噢，何用那蟲毒蛇毒害人之物耶？』予雖受其哄駭，終戀慕之，豈非當時天假示予披緇之兆歟？嘗從祖遊，薄宦於滇楚間，遂僑寓湖湘焉。年六歲，入鄉校，先生授以書史，輒易背誦。遇外祖喪，營葬事畢，予曰：『孔孟之學，齊家治國，博一功名而已，安得長生不死之術乎？』俄國有甲申之變，四方擾動，居不遑處，先君抱病不起，喪於亂世。三年之喪畢，予便零丁孤苦，遂廢學。母因舅氏接於任

所，予曰：『大丈夫碌碌聲利，唐喪光陰，何日是了？』卒不隨行。常尋良友，歌詠道情曲調，慕出世因。此時苦無善友指引，遂為浪蕩散人。年二十有二，傳聞慧山和尚旺化大溈，曰：『此吾歸仗處也。』即跋跡到山。溈問曰：『少年來此何為？』予曰：『生死事大，願求度脫。』溈曰：『我者裏苦行生涯，不著書生驕態之氣。』予曰：『願從慈訓。』溈曰：『著槽廠去。』遂求披剃。嘗慕六祖之風，願入碓房負舂。閱四月圓具後，入僧堂，誓明生死大事。溈命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予在堂中，隨眾經行坐臥，如龍得水，甚為快意。夜，眾放參後，與同志七八輩排遣至三更、或四更、或五更、或有夜被竟忘展，率以為常，工夫無分曉處。上方丈請益，溈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老僧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會得者個意，許你有入處。』予退思曰：『七斤布衫與一歸何處？是何道理？』晝夜提撕，夜昏沉重時，乘月到窯上搬磚一轉，再上蒲團，力為體究。一日，溈垂問云：『天地未分時，靈機電光在甚麼處？』出水牌命眾下語，眾著語畢，予亦隨下語云：『遍界不曾藏。』悅眾在傍云：『既是天地未分，有甚遍界？』予曰：『既無遍界，誰知天地未分？』互相杜撰不已，同眾到方丈呈語。溈閱畢，曰：『總是意識邊鼓粥飯氣，禪未夢見在。』如是湊泊不得，久無入頭，遂興遍參之念，束裝辭行。首謁醴陵雲巖，此老肅眾嚴密，惜其為人下刃不緊，遂辭去。次參石霜爾瞻和尚，纔禮拜，霜問云：『因我得禮你，你作麼生會？』予曰：『禮拜和尚不為分外。』霜曰：『俊哉禪和！猶挂脣齒在。』予曰：『和尚不可壓良為賤。』霜微笑曰：『且坐喫茶。』掛搭後，入室請益工夫，霜曰：『你在溈山有何言句？』予曰：『和尚命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霜曰：『我者裏則不然。』予曰：『和尚如何？』霜云：『我者裏一歸萬法。』予曰：『未審萬法歸一，一歸萬法，是一？是二？』霜劈脊便棒，云：『且道是一？是二？』予罔措其旨。慚愧，諸兄弟！知識如此相為，直切提持，當時其奈鈍根不薦，無怪今時初參者鈍置，山僧也曾恁麼來。雖不領會，而且自強不息，晝夜推窮，無暫時放捨，憤恨不已，因循歲月，無所入作，曰：『予因緣不在此乎？』遂結伴過江西，遊百丈、洞山、寶峰、雲居，尋思當時馬祖法中之王，為江西法窟，天下宗仰，直下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予雖生不逢時，且幸獲瞻禮靈塔焉；雲居一粥之緣，幸得掛搭焉。歷過數叢林，其奈馳求心不歇，所見知識挑剔處，如瓜園選瓜相似，空遭岐路使卻也。慕廬山勝概，即到開先，以途中工夫散逸不純，復收攝身心，重新整頓話頭，提得現前。因上黃巖觀瀑布，見百千尺飛泉從空墮下，不覺毛骨聳然，便會得青州布衫、趙州答話之意，心意

快然。遇雪嶠大師高弟石濤和尚住開先，垂問云：『曹源一脈，源遠流長，因甚瀑布斷流？』予應聲曰：『且喜某甲親到開先。』濤曰：『甚處見神見鬼來？』予曰：『開先門下。』濤曰：『脫空妄語漢。』便打。予接住拄杖，一送而退，遂留七佛樓度夏。因閱《傳燈》至玄沙章，云：『直得如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只饒忘知于覺，覺即佛性矣。喚作了事人，更須知有向上全提始得。』便撫卷負慚曰：『若如是，工夫大約未在。』自此不敢言會禪矣。復自策勵推究。夏畢，登九華，禮地藏聖蹟。入浙中，路途疲困，又用心過甚，而身體失調，以飲食不時，寒暑未均之間，遂染沉痾痢疾。至湖州長興縣，病沉重矣。晝夜行瀉六十餘次，九死一生，命在旦夕。對主事僧，將隨身衣缽托以薪水之助，即冥心立誓於佛祖曰：『此生無緣，參禪不遂，至此而已。倘蒙加被，不昧正因，再來參罷。』即撿點此身，乃四大合成，病從何受？本有靈光，何嘗痛癢？咬定牙關，隱忍一坐。至五鼓，病覺漸退，慰曰：『此生尚有參禪分乎？』又喜做得病中工夫，調養二十餘日，將健粥飯，即上報恩見玉林和尚。此老門庭孤峻，規矩嚴難，予身體尚未復元，難受曲折，遂散誕無意緒。到嘉禾，參古南牧雲和尚。此老晚年無佛法，身心不事事，樂於山水吟詠。嘗在九峰、三泖、太湖之間，學者求其與眉毛撕結，受鉗鎚甚罕。聞弘覺師翁住金粟，湖海衲子雲臻水赴，予隨列而往。洎到彼，見其叢林整肅，安眾有方，一時麟角鳳毛，不一而足，庠序進止，一準百丈清規住持。予曰：『如此叢林，如此知識，若不放下依止，是自暴棄也。』遂求圊頭之職，負行結緣，灑掃換水，略無懈倦。但工夫不甚得力，卻甚忙然。遇結制即進堂，晝夜廢寢忘餐，目不交睫者累日，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如魂不散底死人相似，打七亦不知身在何地行止。兩堂首座輪次考工，或答話亦不知所出，或亦忘禮拜，杜口呆立，如木偶人，雖竹篦在脊，亦如風過耳。七畢，隨眾上方丈作禮，首座云：『兩堂禪師七完矣，禮拜和尚。』師翁云：『未在，待階前石獅子點頭，是完七之時。』眾中一僧云：『石獅子點頭也。』師翁云：『以何為驗？』僧便喝，師翁即喚僧出曰：『老僧者裏不許下喝，喝者罰銀五錢，你喝老僧那？』遂痛打幾死。予在眾不覺通身汗下，如桶底脫落相似，從前凝滯一時冰消瓦解，曰：『諸方傳聞此老子乃文字善知識，原來機用如此威烈。』遂不疑天下古今老凍儂舌頭瞞也。次日，入方丈呈見，師翁曰：『老僧不許人下喝，喝者罰銀五錢，你作麼生？速道！速道！』予云：『某甲今日失錢造罪。』師翁拈棒，予便拂袖而出。偶師翁受龍池請，命予隨行就職操履，雖諾而不果行，欲渡江以了吾母禮普陀之愿。到寧波，以國

有海禁，但望海禮之，即上天童見先師，先師問云：『那裏來？』予云：『金粟。』先師云：『老和尚安否？』予云：『安。』先師云：『來時老和尚道甚麼？』予云：『教和尚莫多口。』先師拈棒，予拂袖而出。予見先師為人本色厚道，舉止安祥，遂親依焉，俾為侍者。予發揮古今公案語句，投誠請益，先師曰：『此乃諸方舊套子，可厭。我者裏須是脫略窠臼始得。』被先師一一按過，予從此服膺。所以山僧住院拈香云：『昔年金粟會裏拄地撐天，末後太白山中七花八裂是也。』自後凡先師垂問上堂，予則與眾爭先，輒當仁不讓，果與尋常不同，如水入水也。四月八日，因督師張少保入山飯僧祈嗣，請上堂，予則當機以五位王子酬唱，言鋒迅捷，一眾聳然。先師座上曰：『大眾看取者員戰將。』予曰：『切莫塗污好。』先師云：『真個。』隨題扇一偈，為予改今字云：『動著清風隨手施，卷舒靈妙在當時，鹽官昔索今吾贈，莫道古今非一揆。』未幾，命掌記室授拂一枚，并自題像讚示之，其略云：『釋迦既解拖水泥，彌勒也曾入艸莽，少林骨髓馬駒心，臨濟拳頭黃檗掌。只可近，不可倣，從來馬糞類驢屎，今古一揆殊不爽。』師翁興刱平陽，予往來兩間，曲盡玄奧之益。西堂乏人，命予分座訓徒，隨送伽黎一頂，并秉拂牌、拄杖入寮。先師見予秉拂語并考工機緣，對眾稱賞曰：『機辯縱橫，揆子卻有從上體裁，說法之式，權衡有準，雖大慧何多讓焉？』有同參來訪，問云：『昔日廬山觀瀑布句，還曾舉似人否？』予曰：『直得匙挑不上。』參云：『既是匙挑不上，因甚分天童座居一眾之首？』予曰：『若不是老兄相悉，揆上座一生受屈。』參云：『即今瀑布又不流也。』予曰：『你再說，我即嘔出。』先師退天童院事，重興瑞巖，予即辭上湖南，先師隨應龍牙請書來，命予先往代為主法。予遜諸同門遊荊南玉泉，尋天皇、天王二道，悟諸祖故蹟。未幾，郢州縉紳眾檀越請住月掌此山，乃保寧勇高弟智淵禪師開山，到院開法，瓣香為先師拈出矣。閱三年，退居楚襄王放鷹臺半載，拳石之地難以容眾，昶菴和尚以永隆古剎見招，又三年遂成法席。郢地一住十載，因先師六旬大誕，即買舟東下省覲拜祝。到瑞巖，先師喜曰：『汝來也，山僧年邁尚苦有眾，累汝代為主持佛法，山僧落些閑去。』即奉命首眾。方兩月，忽神鼎崙使至，迎請住持。先師意在予，以予已離座下十年，同門中未離左右者恐有紛議，遂默禱于韋天曰：『揆首座眼目端正，若與此山有緣，願遂所卜。』即命侍司設香案，先師當眾稽首，竟卜得予，一時大眾譁然稱善，即屢辭不獲免。先師退謂眾曰：『東山演祖云：「我無克勤諸子，真法門中罪人也。」山僧住天童一十二年，於諸子中所得一揆亦不愧也。神鼎乃山僧最初揚化之席，以天童重擔有負湘人之望，至今在懷。今得揆長老說法

其間，山僧死無餘憾矣。』時值隆冬，山僧以師命不辭，冒風雪三千里來到此山灑掃，與諸兄弟波波挈挈坐經七夏矣。先師言猶在耳，自恨薄緣寡祐，有愧先師望重之恩，其間鍋子大小、杓柄短長，一一難瞞眾眼，此是山僧生平敗闕。諸兄弟幸是諸方碩學英靈漢子，當有超佛越祖之大志氣，慎勿效者不唧溜漢也。久立，珍重。」眾作禮而退。

壽塔銘(有序)

余昔宦遊山水，固羨煙霞，　王事勤勞，無暇履踐。邇來喬寓金陵廿有餘載，雖未窮釋氏之奧，而且好方外之交，如染香人，覺有香氣。時以禪風之盛，海內宗工卓絕當世者，雖聞神鼎一揆禪師之名，素未謀面。適其門人真懶上人乃同鄉道契，持其本師語錄、行由，以壽塔問銘於余。余嘗聞多寶佛塔全身不散，為證妙法，而釋迦如來劫歷剎塵，籌佛壽量有所未盡，誠不可思議之功德，表無數量之數量耳。按禪師諱元揆，字一揆，號昂叟，體真於威音那畔，示蹟於會稽錢氏。生而穎悟，志且超邁，露囊錐於太白，受心印於遠公，為平陽弘覺國師法孫。初住郢州月掌，次遷永隆、寧波、瑞巖，即今繼席神鼎。每座道場，大啟潑天門戶；揮揚佛事，重開列祖玄關。手眼圓明，門庭孤峻，設三問以驗來學，謂之三關碩學，參徒鮮有契其機者。嘗有僧問：「達磨分皮分髓，未審和尚此間分個甚麼？」師云：「有願不撒沙。」僧云：「無價寶珠，阿誰欠少？」師云：「猶帶瓦礫在。」師之機用，率多類此。由是湖海浩歸，道素深懷法乳，將崇壽塔，以永瞻依。余知師迴超幻海，頓契心宗，體法性身，稟智慧命，則與多寶如來、釋迦善逝貫穿鼻孔，其揆一也。夫何壽量而可量？又何塔銘而可銘？且師之本地風光，纖毫無累，而復帶水拖泥，崇事塔廟，不亦玷乎？曾憶唐代宗帝問南陽慧忠國師曰：「和尚百年後所須何物？」忠曰：「與老僧造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忠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忠曰：「吾有得法弟子耽源，卻諳此事，乞詔問之。」帝問源，源曰：「陛下會麼？」帝曰：「不會。」源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克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是則幾能明師塔者？蓋諸門人久被陶鎔，欲展衷誠，共襄斯務，以塔其可塔，銘其可銘，而銘之曰：

靈鷲分光，　支那肇朗。　五葉花敷，　濟燈愈晃。
源遠流長，　正派沆瀣。　太白峰高，　平陽法長。
寧波瑞巖，　永隆月掌。　神鼎聯輝，　道彌霄壤。
壽量無量，　塔焉奚倣？　適諸門人，　報存殊想。

就下平高，　人天標榜。　塔事聿成，　永垂瞻仰。
佛祖芳蹤，　傳傳旌獎。　太史銘之，　用昭谷響。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孟陬月穀旦，賜進士第、徵仕郎、兵科掌印都給事、前戶科給事中加一級、丙辰會試同考試官、殿試收掌試卷官、翰林院庶吉士車萬育撰。

法語

示昱堂炯上座

從上古錐擔荷法門鉅任，非圖名聞利養、片衣口食，獨善其身而已。於一切處、一切時，莫不孳孳切切以道自警，或有相應分，便就水邊林下深培厚養、實履真操，不以得少為足、不以枯淡為嫌，以待時至龍天推出，卓卓以利生為務，入泥入水為法忘軀，雖赴火蹈湯有所不惜，始是大丈夫出家之能事矣。先德有言：「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豈虛語哉？世日下衰，法門凋敝，多見近時流輩半青半黃，如三家村裏弄猢猻相似，往往弄出人前一場笑具，良可嘆也。古人標格規模不可復見，唯在當人力行之可也。山僧昔年瞻風撥艸於吳、楚、浙、直間，所見老師宿德、所得所證，終不輕易自肯，及到天童服勤十稔方得平貼，所以此事大非容易。要做我臨濟下烜赫兒孫，須看從上榜樣，便得上不愧於佛祖龍天、下不愧於時賢後學，炯子其勉之。

麗宗和尚語錄敘

先師遠老人，荷大法擔，而應湖湘緇白之請，來主神鼎法席，大振臨濟之道。凡天下士志於道者，莫不水赴雲臻，聞風而至。一時麟角鳳毛，龍驤虎驟，騰踏座下，不讓妙喜之於雙徑，馬祖之於西江。千百年來，湖南法席之盛，再見於神鼎，實謂祖印重光矣。我麗宗法兄禪師，以穎悟之姿，入室最蚤，得其機用，眾所推許。未幾，弘覺師翁應詔皇都，宣命先師繼席天童，以師綱維神鼎而攝院事，輒司法柄安眾焉。又數年，以法乳恩誼未忘，買舟東下，省覲天童，卒為表率，經二寒暑。迨返湖湘，為巴陵四眾挽住普濟禪院，為四方學者所歸，遂成法席。其應機說法，鍛煉衲子，純以第一義諦接人，斬釘截鐵，不涉廉纖，較之諸方院之大小、眾之多寡，求於實效，則指不多曲矣。會神鼎虛席，先老人俾命住持，使符將至，師俄從別道長往矣。嗟嗟！是豈祖庭秋晚，末運澆漓，而師誠不欲住持之縛乎？蓋師名位不稱其德，不能無慨。晦堂曰：

「功名美器，造物惜之，不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嗚呼！倘幸按下雲頭，吼無畏音於祖山，則師門大有起色，未可料也。予以譾劣無似，來補其處，其得法諸門人，編輯師示眾、小參、晚參、拈古、頌古、偈語等為上下卷，繡梓流通，問序於予。予忝同門之誼，不為不深，故撮其要於卷端，凡閱是錄者，當得魚忘筌可也。如以文質較量短長，則師於常寂光中不為住持所縛，亦甘心矣夫。

紺眉和尚語錄序

圓悟佛果老人道大行時，座下法將如大慧杲之傑出，海內無雙。有問果曰：「隆藏主何其柔易乃爾？」果曰：「瞌睡虎耳。」及出世，以吳越令行，道聲遐播，直使濟上宗傳綿延至今，兒孫遍天下，皆睡虎之裔也。佛果之遠訛，寧有加焉？我同門紺兄，昔年天童入先師之室受記莂，後陸沉於吳越間，吟詠詩篇，與騷人韻士為伍，以毛遂之錐未露囊穎，鮮有能識之者。及乎先師化洽兩浙，而龍牙一席支應不暇，幾為波旬之所湮沒。戊辰秋，余拉同志力為推挽，逼上曲彔，吼無畏音，則祖燈再燄，法席重光，正所謂等閒不鳴，鳴則驚人也。先師若在，寧不為三十年鹽醬之慰哉？或謂神鼎肘不外曲者，請以斯錄速付剞劂，流行諸方，自有明眼高鑒。

神鼎誌略序

天下叢林皆有誌乘，班班可考。湘陰神鼎以軒轅氏得名，可獨無耶？余承乏此山十有餘載，常慨夫殘碑斷碣、鐘磬版鑄之類，有片言隻字成文者，輒遭毀匿殆盡，則誌書概可知矣。所幸開山諶祖語錄存諸皇藏，如日月麗天，而波旬輩莫容得其便者，則誌本有在焉。是故山誌者，僧史也。昔賢竹院逢僧，尚矜偷閑半日。唐宣宗，人主也，嘗披緇為寺沙彌。羅念菴，大儒也，奪高魁而恬為僧隱。況於吾道深有契證者，如白樂天之於鳥窠，蘇子瞻之於佛印，張無盡相國、楊大年內翰，率多公卿巨儒，醉心祖道，不可枚舉。嘗曰：「吾從學佛而後，知儒也益深。」是又不獨為僧史也。或有進而語予者曰：「吾儕山林寓興，惟知樸速無文而已。若夫史者，將以為名也。然則僧亦須名乎？且吾聞之，僧也者，外形骸以理自勝，名利不攖其懷，是非不入于耳，幾忘人世間事，又烏所用名為？」余曰：「噫！何其迂也！大象不繇兔徑，又非子之所能悉。當今沉空滯寂之徒，名為耽著小乘；和光同塵之士，號為圓通聖侶。凡接物利生處，雖花街酒肆、虎穴魔宮，曾無間然。況高豎剎

竿，主盟斯道，以叢林為己任者歟？茲山宗工，近則聯芳數代，名播寰區，象龍騰踏其間，又越幾數十年矣。不誌將見紊亂，久而散失，魚目混珍，後之修誌者無由考鏡焉。」客曰：「唯唯，敬聞師命。」于是歡忭作禮而去。余遂書此，以為誌略弁首。

三書合刻序

余住院湖楚南北，經今二十餘載，自慚庸拙，於法門毫無裨益，一聞鬥諍堅固，傷觸法門者，靡不欲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何則？法門衰替之時，吾輩捨己從人，冰競弘忍，尚恐不及，況角力乎？去歲浙中之行，以天童、平陽、瑞巖祖父塔頭為了瓣香之念，歷徇法道，見聞與昔殊異，曷勝太息。從平陽出，遇顯聖見一書，出自惟直智楷禪師。楷，白巖位中符公嗣也，書曰《正名錄》，隨閱一過。嗟嗟！名固有正，其言不順。何哉？古人云：「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其《正名錄》之謂乎？是書因其師符公嘗以自恃著述為業，集一書曰《大統》，將皇藏內《傳燈》諸錄刪改迨盡，以生滅心變亂舊章，削去彼宗祖師五代并我濟宗二代正傳之祖。細觀符公削意，不值一唾。何也？我濟宗玄祖傳至吾超輩為三十三代，洞宗价祖傳主符公令師明輩為三十三代，符公不甘居超輩之晚，肆其蠆毒，千方百計削去五代、二代，自陞為二十九代，與我濟宗通輩班等。如此忍心悖逆，點自祖宗，妄自陞高，曾市頑村豎之不若，敢僭著述，名列正士乎？不免南泉云：「饒汝陞與釋迦齊肩，猶是王老師兒孫在。」諸方出書，非之、闢之、攻之，無累十餘數家，即彼本宗鼓山為霖禪師兩辨其謬，符公抵死不放，硬自搪塞。及乎敗露，銷釋不去，則又東牽西掩，今已謝殼漏矣。為之後者，亦欲雪父之恥，刻書辨之掩之，殊不知欲隱彌露。語云：「揚湯止沸，曷若爨下抽薪？」至哉言乎！何堪更逞臆見？往往傷我濟上血脈。我濟宗一派，正大光明，亙古亙今，莫誰敢為？妄議之者，生心喪謗，自陷泥犁，是則把火燒天，徒自疲耳，於吾諸祖何損？渠書之出，已有諸家闢書行之久矣，諸方自有明眼者鑒。但恐後之來者，與夫初留心禪道、護法高檀，見其書，受其惑，從冥入冥，疑誤後學，欲藉管城折其憍慢，恐屬多事，且經攻擊者眾，所謂罪不重科，然亦不忍坐視其猖獗。諸家闢書不暇彙刻，但將彼宗〈鼓山辨謬二篇〉、弘覺師翁《敦本錄》、禪林公討檄為三書合刻，以告夫天下法門知己，以見楷公師資之妄足矣。有冀楷公息其狂悖，清楚自宗譜牒源流真贋可也。明教嵩曰：「人情莫不專己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諍，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焉得去其專非，從善

如流之士，與論法門正大哉？或曰：「師刻三書，亦揚湯止沸，可乎？」曰：「是又不然。君子達權識變到此，余欲無言，不可得也。如國家兵器，用之豈得已哉？彼既傷我濟上源流，是豈免楔以楔出，毒以毒攻乎？據款結案，良有以也。知我罪我，我曷敢辭？」

康熙丁丑春王上元神鼎住山昂叟元揆謹撰

三書合刻後跋

三書合刻，便見宗旨明、源流正。向遭妄筆駭異者，群疑頓釋，正所謂日月出矣，爝火何堪？斯皆白巖師資之所致也。拋磚引玉，不其然乎？白巖既爾僭操著述之權，而以一人智識見聞有限，雖屬矯強，有擅改皇藏舊章之罪也，不徒然全謂無功。已爾是渠明設難問，半似請益諸家，既出闢書，豈非教授教誡而何？如弘覺師翁之《寶鐸醒迷論》是也。白巖扭捏處雖無所逃遁，其實獲益甚多，但未肯屈明輸降款于諸家，獨向師翁修書下意求懺，傾心拱服者，誠良心雖昧耳。其削自宗五代祖而成偽書，諒亦既伸難縮，只成顯聖一家之私書耳。若乃通都大國曠代之典，古有《五燈會元》、《續傳燈》、《指月》諸錄，昭代有《續略》、《繼燈》、嚴統《纘續》、南澗之《續燈存稿》、《正宗錄》、建隆《續指月錄》。至若京都聖感《五燈全書》，乃奉　旨所修，　御製有序，如杲日麗乎中天，有志之士孰不從其正大，肯信白巖之偽書誑惑者歟？

康熙丁丑夏初，昂叟揆道者再書於神鼎丈室。

（四眾弟子等各捐刊貲刻此
本師　揆和尚語錄全部一十二卷，人于
大藏流通。伏願法輪常轉，共證無生。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菊月望日謹識。）

一揆禪師語錄卷第十二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